

李甜甜与马立德是一对欢喜冤家。

十九岁的李甜甜在美国的天才学校拿了个博士学位，松口气放了自己的大假，回香港玩玩，吃东西，探探中学时代的老同学。

因缘际会，被女同学的姐姐拉到一间保险公司去当个经理助理，助同学的老姐一臂之力。

谁知拉了谋人婆上了轿，半年后，李甜甜工作表现出色，老姐又嫁人移民澳洲去也，于是，李甜甜就坐上她的位置，当了经理。

李甜甜觉得工作富挑战性。香港忙碌、紧张的生活她不单适应，还享受。工作带来的压迫感，竟然满足了她的野心。

她不满意只当个经理，她要做得更好，升得更高，还要到更大的集团去工作。因此，她逼自己努力，上进。

她学问好，勤奋，有冲劲也有魄力，做任何事都胜任愉快，天天精神奕奕，从没娇女孩的毛病：过劳、疲倦、体力不如男孩子、节食减肥的头晕、睡眠不足的憔悴……不，不，她什么毛病都没有，精力好像水运用不完。

她坐上了经理位置的时候，一次生意上的交易，她认识马立德，他是另一间机构的老板之一。

两个人被外表吸引，几乎是一见钟情。

马上开始拍拖。

最初相处甚为融洽，原因是彼此享受初恋情，互有保留。

马立德也颇为疼爱她，因为，那时候李甜甜才十九岁半，是个小女孩。马立德比她大五年，二十四岁。

一年半后的今天，李甜甜二十一岁，马立德二十八岁。

李甜甜已经转了两次工作岗位，现在是一家财团的高级行政人员，并加入了董事局，成为红股董事。

升得快又升得高，很难不骄不躁。

一个女学生，短短两年时间就事业有成，有房子，有名车……好不威风，羨煞多少人。

知恩报德，她拉同学——汪安莉进财团。由于汪安莉能力有限，因此只能当个小部门的副经理。

马立德仍是那大机构的股东，自己还开了间保险公司，发展甚佳。

事业方面，两家同步前进，但，就在李甜甜二十一岁生日那天，开始

了他们第一次争执。

因为二十一岁是个重要的生日，不只是年年有今日，马立德原想陪李甜甜到美国，好让她和家人团聚，一起欢度生日。

但李甜甜有两份合约等着签，走不开。马立德便为她请了一屋子的客人：她和他的同学、生意上的朋友……开一个热闹的生日舞会。

马立德那天没有上班，汪安莉也请了假，为舞会的事忙碌。

本来马立德想一早接李甜甜吃早餐，但李甜甜说公司有事要回去走一趟，办妥了自己会来出席舞会。

但六点、七点、八点……李甜甜始终不见人影。

马立德心急如焚，问汪安莉：“甜甜到底在忙些什么？”“高层的事我不大清楚，我打电话回公司……”汪安莉放下电话。“甜甜不在公司，连她的秘书也下班了。”马立德打电话到李甜甜家，菲佣说李小姐早上出去，还没有回来。

找了半小时，李甜甜像失了踪似的。马立德气得半死，只好吩咐晚餐开始。

十点钟，舞会依时进行，但由于寿星女没出席，男主人心神恍惚，因此气氛甚差。

马立德不停地问汪安莉：“甜甜不会发生什么事吧？”汪安莉又问谁呢？“既然她今天回公司，公司的人一定知道她的去向。”“好。”汪安莉答应道：“我设法找她的秘书”汪安莉走开一分钟，佣人就来请马立德听电话。

“甜甜，你没事吧？”马立德第一句话就问。

“没事，我很好！刚吃完一顿丰富别致的上海菜，好满意，一回到酒店我便给你电话。”“什么酒店？”“不，应该叫宾馆，这儿最豪华的了，设备也不错，大概值……哈！四粒星。”“你去酒店干什么？为什么电话有杂声？”

“当然啦！这是长途电话……”“你不在香港吗？”“当然不！我现在在上海。”“上海？”马立德怒火上升，“你忘记今天是你二十一岁的生日吗？”

“怎会忘记？刚才他们请我吃饭，马上回酒店，是因为他们为我准备了一个好特别、好特别的生日蛋糕。我就趁生日蛋糕推出来之前，给你电话……”

“他们？他们是谁？”“呀！我忘了告诉你。早上九点半，我已经拿到世达的合约了。他们就是世达的威美顿先生、夏西先生和夏西太太。他们说自华东水灾之后，没有回上海视察过他们的工厂，所以这次由美国回来，一定要去一次。他们手上有四张来回机票，邀请我一起去，顺便带我看看他们的工厂。我上一个月去北京之前已领了回乡证，一提手袋就可以上飞机。”“你既然一走了之，为什么不通知我把舞会取消？”“我跟他们说好，乘黄昏那班飞机回来，就算赶不及吃晚餐，也可以出席舞会，又何必取消？”“舞会已经开始了，你还在上海等吃特别蛋糕，我们这儿有三个生日蛋糕等着你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我一番心意……”“到上海，我发觉可以在这儿发展，他们愿意帮助我。后来知道我今天生日，就请宾馆的美国厨师为我做个蛋糕，还请我吃饭……”“一屋子客人等着向你道贺。”这时刚巧有两位客人来打听是否是李甜甜的消息，马立德立即说，“你听到没有？你叫我怎么办？”“对不起啦！你代我向大家道歉，我回去补请客。人家刚把代理权给了我，又答应帮我在上海发展。为了公司，亦为了自己的前途，我不能不应酬他们。”“公司？你就只知道有公司，我呢！你有没有为我设想？”“我不为你设想就不会给你电话，你为什么不能体谅我？蛋糕来了，很好玩……拜拜。”“喂、喂……”

甜甜，别挂线，我还有话跟你说，喂……喂……”马立德握着电话筒，气个半死。

“你和马立德冷战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。”下班后，汪安莉被邀到李甜甜家里吃饭，饭后又重提马立德。

“不，才只六天罢了。”“这样下去，到底持续多久？”李甜甜耸耸肩，她穿套粉红运动装，光着脚板，从冰箱里拿出两盘中型的美国名牌雪糕，一盒给汪安莉，自己捧着一盒，半躺在法国睡椅上享受饭后甜品。

汪安莉把雪糕拿回冰箱，换了个西柚。

“又减肥？”“没办法，我又胖了三磅。”汪安莉的确很丰满，“你们两个只要其中一个肯让步，马上可以和好如初。”“让步那个人肯定不是我。”“但那天是你不对。你要去上海，去之前为什么不给他个电话？”“赶上飞机呢！一通电话就误时了。我又不是去玩，又不是移情别恋，我去公干，他就是不肯体谅我。”“他也好惨的。他设计食物，搞气氛，请客安排舞会……他做了那么多，全是为了讨你欢心，希望你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。但你突然失了踪，他既担心你的安全，又难以向宾客交代，实在很难堪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“我知道，所以，我已经向他道歉，我在电话中说了对不起，我没说我对。”“有些事情，不是说句对不起就可以算数。”西柚酸得汪安莉闭上眼睛。

“他想我怎样？叩三个响头？”“那你不应该突然挂上电话……”“生日蛋糕推出来，三个人对着我唱生日歌，难道我还握着电话，婆婆妈妈向男朋友解释？”“你起码应该告诉他你什么时候回来，免他担心，他又可以去接你下飞机。”“我一头一尾才去了两天，回上海不是去北极，也要烦他接机？”李甜甜理由充足，她继续进攻第二盒小庄雪糕，“何况我回来后，已经叫比提打电话通知他的秘书。我回来六天了，他为什么不来找我，替我补过生日？”“你又为什么不直接找他？要你的秘书找他的秘书？”“告诉他我回来了嘛！他高兴自然会来找我，他不找我，证明他仍在对我生气。嘿！

难道我还急巴巴找他，让他出气？”“他等你给他电话，你等他给你电话，这样等下去，可以等一年。”“我有的是青春，一年后才二十二岁。”“一年时间，感情会变质。”“由他！他大男人，死要面子毫无量度，不要也罢。”“你不再爱他了吗？”“安莉，你好肉麻。”“何必为了面子，一时意气，牺牲了一份珍贵的感情？”“别吃那西柚了，酸死你。我们喝茶，听说普洱茶可以减肥……”李甜甜和马立德两个人，一个大男人死要面子；一个大女人，骄傲。发生争执，谁也不肯向谁低头。结果，还是汪安莉想办法，把他们拉在一起。

和好如初，当然感情大胜从前。

不过，有了第一次争执，便很容易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

有时候，马立德带她去交际应酬，话题不合，她便会一言不发，反应冷淡，马立德会怪她不重视他的朋友。

有时候两个人安排好一串节目，马立德突然要开会，赶不及赴约，李甜甜在咖啡室等十分钟，便悻然离去，她又怪马立德不重视她。

看场电影，也会为戏中的主角吵架。

“你是男孩子，为什么不可以大量些，迁就她？”“过去我就是太迁就她，才使她越来越骄傲。她本来脾气就不好，容易冲动、发脾气，我希望改造她。女子柔柔，女孩子不可以太强太硬，应该温柔些。”“你到底爱不爱她？”“爱并不等于纵容。”“但你当初的确很宠她。”“就因为太宠她，把她宠坏，现在

正要补救。”“太急进，她接受不来。”“我从来不会责备她，为难她，没事，我一样疼她。但她无理取闹，耍小姐脾气，做错事，我就不理她。不会像从前那样盲目宠，明知她犯错，都逗她高兴地说她对。”“你们大吵小吵，冷战十几次，哪一次她肯认错？还不是为难我中间人？”“起码，给她一些时间让她冷静思考，知道自己犯错，当然，安莉，若没有你，可能事情不堪想象，说不定……说不定……不过，我相信你会支持我们的。”“她事业顺利，会不会造成你们之间的障碍？”“一定的。”马立德叹口气，“若她不是步步高升，工作顺利，早就乖乖地做了我的太太。”“那你们马上结婚。”她肯吗？去吗？她刚入董事局，正是形势大好。她说过，女人做总经理兼董事才算威风。她还要向上爬，她野心好大。”“你就把保险公司给她打理吧，做女老板不更威风？就算做总经理吧！到底替人打工。”“甜甜喜欢大机构、大财团。”“你的保险公司，规模也不小。”“但和大财团比，就差远了。况且她爱面子，一旦人家说：‘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公司是你男朋友的。’她就不高兴，怕别人认为她不够实力。”“唉？”马立德也苦笑。

“你都跟她说过了？她是那样回复你？”“我没说过，我知道她不会同意，她耍威。”“你怎能想当然？向她提出，起码为自己争取一个机会。”一个女人，辛辛苦苦工作了一整天，有时候，好需要一个宽阔、温暖的肩膀。山顶，亭子。

李甜甜靠在马立德的肩膊上，舒了一口气。

“好疲惫，唔？”马立德拨好她额上的发丝，轻拍她的面颊。

“中国开厂，英国分公司闹罢工……一天就是听电话，耳朵都聋了，光讲话，喉咙都沙哑了。派谁去英国也伤脑筋，各部门都等人用。”“你太辛苦了，女孩子体力有限。而且你辛辛苦苦，到底也是替人家赚钱，多不划算！”“打工仔总是要为老板打工赚钱！”“所以，还是当老板最好，又可大权在握。”“好！有一天，大概五十岁吧！我做董事局主席。”“红股董事鲜有做董事局主席，除非你是主席的女儿或妻子，才可以承继他的股份。”“女儿做不成了，做他妻子？呸！我们的主席差不多七十岁了。”“当然不可以嫁个老祖父，但为什么不可以做他的女儿？”“子女是天生的，他姓史，我姓李，怎能成父女？”“义父、干爹，许多人对非亲生的义子义女都很好。”“会很好，但有个限度，总不会所有的股都给她，还捧她上主席位。”“那也是。”马立德点点头，今天，他是身负重任，“你来我的保险公司，我让你当老板。”“哈，嘿……阴谋！阴谋来了！”李甜甜捏着他的高鼻梁。

马立德含笑拉下她的手，吻吻她的指尖。她不发小姐脾气时，是很可爱，很好玩的：“胡说八道。”“还想赖？你比我大五年，没可能做我义父，那当然要我做你的妻子了。”“我不想赖，的确想娶你为妻。”马立德把头钻到她的脸下，求着：“嫁给我。”“拒婚。”李甜甜点了点他的唇，“我才二十一岁，年纪小嘛！”“我妈咪二十一岁已经养了我二组了。”马立德想咬她的手指，她咯咯笑着缩开了。

“那，去娶你的妈咪……”“废话。二十岁不算大，但也可以做人家太太了。”“我不甘心。我书念得那么好，有天份，有才能，工作出色，前途无量，放下工作去做太太、生孩子，太浪费人才。”“要是你三十岁、四十岁更成功，一辈子不嫁人？”“我三十岁应该是一人之下了，要等到四十岁那么老？太看不起我。”李甜甜望着天空，转了转眼珠子，“我有计划的。女孩子嘛！最有魄力的时间是十八到二十八岁，所以呢！我准备二十八岁结婚，但生孩子

不能太迟，这是生理问题。先享受一年二人世界，总之三十岁之前生第一个孩子，多美满。”“那我岂不是还要等你七年……”“你可以不等。你马公子俊朗轩昂，不愁没有美女垂青。”“就怕我移情另恋，你会痛哭七日七夜。”“不会！哭七日七夜，不变猪头才怪。唔！大概哭七分钟吧！然后以我的青春美艳，两日之内就可以找个俊男补上你的位置。”“看来你才早有预谋。”马立德放开拥抱她的手，“想过如何把我踢走？”“不会，除非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。我只是热心事业，没兴趣玩换情人游戏。只是，我不喜欢别人管束我，把我关起来做金丝雀。那么好的商业奇才，囚起来做贤妻良母？只有你这种大男人才想得出来。”“你不是大女人？只顾自己事业，不关心男朋友的感受。”“我是大女人，但你不能说我不关心你，我下了班不是和你在一起吗？假期我没陪你出海吗？我们不是经常见面吃饭吗？我试过在外而约会男性朋友吗？我只是不想太早结婚。我理想未达到，也没心为人妻的心理准备。我什么都要做到最好，将来，要么不嫁，否则一定要做个好妻子，不对吗？又是我错了？啊！”“你没错，十条道理。你暂时不想结婚，我不会强迫你，但我不要你太辛苦。你喜欢做老板，来我的保险公司，我全权交托给你。”“那不好，人家会说我闲话的。”李甜甜又嗲嗲地靠着马立德。

“什么闲话？”“我知道我会做得好，但再好人家也会说：‘她当然成功，靠男友呀！’”“你那么介意人家的话？你能干，商界都知道。”“但也不会能干到做老板，你的保险公司不是蚊型公司，所以我很介意，我不想靠别人成功，特别是男人”“你真是大女人，又钻牛角尖。”“但我有志气、有实力，不必依靠任何一个人。”“我没说把公司送给你，你也是受薪老板，我依正式手续聘请你。男朋友不应该被歧视。”“我不喜欢做中型公司的老板，都已经做老板了，还能再做什么？”“做老板还不满意？”“不是！但已经没有挑战性，也没可进取。我喜欢和别人挑战，和自己挑战。根据我们财团的制度，我还可以继续升上副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、总经理助理，甚至总经理。你看，还可以升四大级，多有趣，多令人振奋！”李甜甜仰天深深吸一口气，“我的红股也因此可以增加百分之五，每年分利润，收益就可观了。”“说到底，你仍是嫌我的公司小。”“你是独资老板，公司对你来说不小了。但，任何一个有进取心的人都希望到大机构做事，你应该明白。”“明白。”马立德叹口气，“但七年有二千多个日子，谁敢担保你或我七年内不会改变？”“对！有什么方法令两人都不变心？”“结婚，婚后我是你的丈夫，你是马立德夫人。”“你是说，一纸婚书可以维系两个人的爱情？七年之痒你听过没有？婚后七年，正好是夫妇的一个危机。”“危机可以自我控制，起码你是有夫之妇，我是有妇之夫，少了外来诱惑。”“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，绝不会因为她有丈夫就罢手；相应，女人喜欢一个男人，情况会一样，只是程度上低些。所以，吸引力不会因已婚、未婚而增加、减少。”“哪个男人或女人，破坏别人家庭，肯定不是好人。”“好人坏人是另一回事，事情会不会发生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况且，坏人也可能是好情人。”“你总是牙尖嘴利，大条道理。”马立德摇头叹气。

“嘴嘛是用来说活的，还有，”李甜甜转脸过去，擦擦马立德的鼻尖，嘴对嘴，“是用来接吻的。”她轻吻他的唇，马立德双手抱着她不肯放。

“别嘛！大庭广众。”李甜甜笑着推开他，走向汽车去。

李甜甜到底仍很年轻，才二十一岁。

事业方面才能甚高，绝对胜任有余，但工作以外仍很孩子气，未成熟、

爱玩、好动。

又可能童年到少年，读书、事业……都一帆风顺，少年得志。

不大清楚什么叫忍让、体谅，犯上是时下年轻人的通病——想做就做，不顾后果。

她固然未有心理准备做人家太太，实在，她亦未有条件做一位贤妻。

她除了出得厅堂之外，入不得厨房，未上过床。

叫她管理一间公司，发挥其所学，没问题；但叫她管理一个家，照顾丈夫，做贤内助，带孩子，那简直是个笑话。

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年轻女强人，但另一面呢？她下了班回家，便赤足在地毯上通屋走，吃东西、唱歌、嘻笑，晚上还要抱住个大毛毛公仔睡觉。

她也不懂人情世故，讨好翁姑。

比如难得陪马太太打一场卫生牌，人家都想陪老人家玩玩，逗逗她开心。李甜甜竟然一连两次，以“一番”的小牌截马太太的满贯。

老人家一直输，还未开过糊，有两次机会都给未来媳妇——李甜甜截去了。

她第一次不气，笑笑，第二次就忍不住了。

当然不会骂甜甜，但她不肯再玩了。

事后，马立德忍不住埋怨她：“今天早就跟你说好陪妈妈玩一天。”“我不是来了？我又没溜。”“她今天突然兴头来了，想打牌。她不是沉迷赌桌的赌徒，难得她有兴趣。”“我知道，所以我陪她。”“但我已早和你说好，牌是为你而打，主要是逗她开心，尽量令她糊牌。”“但她的牌不好，她老拿一手烂牌，难道我把全部好牌过户给她？”“她今天的确手气差，没摸到什么好牌，但也总算有两次机会，既拿到好牌，大嫂又不停供给她好牌。”“大嫂坐上家，当然能供给她要的牌，我坐她对家，怎样放牌给她？”“你是不能放牌，但也不应该截了妈妈的牌。她喊糊啦！你就不该翻牌。第二次我在你耳边叫你，你不听，还去把牌拿回来。”“我是真的糊牌嘛！我坐了那么久，就只糊了两次。”“你没必要以一番牌去截妈妈的满贯，你拿的又不是大牌。”“总之我糊呢！有得糊就好，管它一番还是十八番。”李甜甜顿着高跟鞋，“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好啦！赢了的钱都给回她。”“你以为我妈妈会计较那些小钱？她是一直糊不成牌，又被你截牌，气着。”“打牌不是赢就是输，现在是她自己小家子气，不肯继续玩，若打下去可能她会赢呢！”“陪长辈打牌，让她赢，是逗她开心。牌局开始之前我就跟你说好，你同意让她赢牌，逗她开心。”“对呀！我是答应了你，但玩得性起，我什么都记不住。而且一直没糊过牌，好闷，轮到自己糊牌，若不糊，我可忍不住。”李甜甜也觉得很委屈，“任何人玩游戏都应该遵守游戏规则，她不守规则，玩一半又不玩，是她没量度，你还来怪我？”“她年纪那么大了，我们忙事业少陪她，让她一次会死吗？”马立德被她弄火，老人家懂什么游戏规则？“我错了，怎样？有什么莲子、鸡蛋、猪脚茶？我叩头向她道歉。”“不可理喻。”“你一家人才蛮不讲理！我早说过我不会搓麻将，你偏要我下场，又要我台底交易、出猫……早知道如此下场，我宁愿给她钱。”“你不要侮辱我妈妈。”“她不是输不起钱，翻脸离台吗？”“你……”马立德指住她。

“怎样？”李甜甜叉住小腰，挺起胸膛，“输不起想打？哼！”“你……你……嘿！”两个人背对背，半小时之内，没人说过一句话。

还是马立德忍不住：“大嫂是大哥的太太，你看她多会善体亲心！老放

牌给妈妈。”“大嫂最会做好人，我承认。”“妈妈本来最不喜欢大哥，但因为大嫂，她会对大哥改观。”“那是好事，做父母不应该太偏心。”“妈妈是最疼我，但你老与妈妈作对，妈妈会伤心，对我也会改观。”“你还是坦白说，是不是我的存在会影响你母子感情？”“我妈妈不难相处，你只要尊重她，她便疼你。老人家都喜欢受小辈尊重。”“我怎样不尊重她？我只是不会奉承她，讨她欢心。我知道以前何百亿的孙女儿追求你，她很会走伯母路线，你妈妈很喜欢她。你做孝顺儿子，为什么不就娶了何小姐算数？”“不要拉扯别人，我喜欢她就不会和你在一起。”“话不是这么说，何小姐的祖父有财有势，可以助你发展事业；何小姐又会讨你妈妈欢心，将来马家的财产你起码占大多数。我无财无势，对你毫无帮助……”“住嘴！你把我说成什么人？”“事实嘛！为什么不可以说？你叫我住嘴我就住嘴，我还哪有颜面？”李甜甜的嘴巴一向不饶人，“你继续和我来往，继续令你妈妈失望，你妈一生气，将来分家产，一角钱也不分给你，你可就惨了。”“我叫你对妈妈好些，是想分身家吗？如果你爱我，不应该对我妈妈好些么？”“我对她不好么？从何说起？如果因为今天打牌不会谄媚她、截她糊，就嫌我不够听话。你不要我算了，去追一头狗，狗最听话，千依百顺。”“你神经有问题，人追狗？”“你骂我？刚才叫我死，现在又说我神经病……”刚巧管家进来，礼貌地说：“太太请二少爷和李小姐去吃点心。”“嘿！”李甜甜向他抿抿嘴。

“哼！”就这样，一个晚上两个人没说过一句话。

李甜甜和大嫂、二姐嬉笑，甚至忘记打牌的事和马太太聊天，就是不睬马立德。

马立德也不理她，陪父亲下棋论兵、马。

后来还是二姐替他们打圆场。

后来又叫小弟送李甜甜回家。

他们总是三天好，两天吵。

李甜甜又总要赢，不认输。

喜欢驳嘴，常气得马立德跳脚。

不过并非没有可爱的时候。

比如这天，她突然打电话给马立德：“你到底喜欢什么颜色？”“为什么问？”“唔，你说不说？”“你别弄什么颜色喷发胶耍我！”“我说正经的。”“为什么要知道？”“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不可以知道吗？”“送我玫瑰花？”“你别管，快说呀。”“白色。”“白色？哗，还有呢？”“蓝色。”“都是冷色，热闹些的呢？”“今年流行的草绿。热闹？唔，火红色。”“差不多了。下班你不用接我了，我自己去俱乐部。”“别是偷偷跟男人约会吧。”“不用套口风，我不会告诉你，迟些你自然会知道。”“知道什么？”“知道我伟大，知道我对你好，知道我除了做女强人，还会……不说，不中计。等会见啦！拜拜！”以后几天，李甜甜总是忙着要回家。

一反她以前的性格——除非不出去，否则不到十二点不肯回家睡觉。

这引起了马立德的好奇。

“明天我要陪一班中东客，可能抽不出时间陪你了。”“没问题。”李甜甜答得出奇的爽快。

“明天，你有公事应酬吗？”李甜甜手托香腮想一想，搔搔头：“明天没有。”“我请安莉陪你吃晚饭？”“主意不错。啊！不行！安莉明天要和一个客户吃饭，她也没空。”“那你一个人怎么办。”“回家！下班回家踢掉高跟

鞋。”“吃菲佣烧的垃圾上海菜？”“叫她煮西餐，煎牛柳还不错。”李甜甜挥挥玉手，“一顿半顿委屈一下。”“何必委屈？到二姐家吃饭。二姐刚换了个法国厨子，你还没有试过他的厨艺。我叫二姐派车去接你。”

“不！下一次和你一起去。我下了班要回家，不想出去。”“有事吗？”“有啊！”她又忙尴尬地一笑，“也没有什么事，只想下班回家休息。”“你身体没事吧？”马立德一半关心，一半奇怪，“你一向精力充沛，跳来跳去，不是不喜欢在家里窝着的深闺女孩。”“我很好。”李甜甜拍拍脸，“看我面色多好，刚才又吃了那么多，我想回家不是因为疲倦，是因为……因为刚迷上一些……一些……”“什么？”马立德很紧张。

“噢！”李甜甜话题一转：“还没有推水果车出来。唔，玛瑙果我吃不惯，今晚还是吃蜜瓜和草莓。”李甜甜已吃过菲佣的杰作：蜜糖豆扒牛柳和罗宋汤。

她洗过澡，换了件粉红色的娃娃装睡裙。

开了唱机，听经典名曲轻音乐，半靠在睡床上编织羊毛衫。__织一行，又看看书，左对右对才织第二行。

慢是慢，但全神贯注。

就因为太集中精神，连马立德进了房间也不知道。

“甜甜。”“呀！”她吓得跳起来，把书、毛线球、织针往身后塞，你怎会进来的？”“莲达开门让我进来的，你没听到门铃声？”“我不是问这些。”甜甜坐起来，双手放后，“你不是有应酬，要陪中东客？怎会来了这儿？”“吃过晚饭，他们要去‘大班’，我不喜欢上那些地方，就叫我的助理陪他们。”马立德坐到她身边去，“刚才你埋头埋脑做些什么？”“听歌。”“你手中拿着东西的。”“啊！看书。”“书在茶几上，你手里好像拿着长针……”马立德往她背后翻。

他今晚突然出现，其实是想解开心中的疑团：为什么近日甜甜老爱跑回家？她家里有什么？做些什么？显然不是批阅文件，写报告书。

“毛线球，还有编织图案的书，还有……这是什么？啊！你在编织？”

“唉！”甜甜见马立德把什么都翻了出来，等于翻开了她的秘密，她放松地倒在睡椅里。

“你真的在忙编织？”“不可以吗？以为我只会写公文、赚大钱做女强人？我不可以像普通女孩子一样编织？我念中学时已经会编织，不过最近忘了，原来拿笔比拿织针容易。”马立德疑团尽释，心情开朗：“你真是得上得写字楼又会家政的神奇女人。”“不！是女孩子。”甜甜更正他。

“对，你是个内外兼备的神奇处女。”“不是吗？有什么好笑？事实嘛！”甜甜用小脚踢他。

“笑是开心，不是笑你。”马立德捧起她两条腿放到他的膝上，“我现在明白你前几天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的原因了。”“你知道什么？说来听听。”“你想为自己织一件毛衣，颜色我喜欢的。”“为什么要你喜欢？”“要我欣赏，讨好我。”“嗤！臭美，门儿都没有。你根本表错情，这毛衣我根本不是为自己而编织。”“那是为谁？”“送人的礼物。”“谁？安莉？”“不是，安莉不用我为她那么费神，她自己也会织毛线。”“那是谁？男的？女的？”“男的。不过，我不大清楚他是男孩子还是男人。”“不可能是你爸爸和哥哥，他们都结了婚，是男人。”马立德紧张兮兮，“到底他是谁？”“是不是告诉你，你就打他？”“快说出来，我立刻去找他。”甜甜咬咬下唇，瞟他一眼：“就怕

你看见他，不敢动手。”“我不敢动手？他抢我女朋友，我女朋友还为他织毛衣！”马立德放开她的腿，站起来，好激动。

“你敢打他？下得了手吗？”“啊！老头子！”“笨蛋，老头儿还是男孩子？以为他是和尚？”“追求你的年轻情敌，为什么下不了手？”他解开西装的钮扣，叉起腰，差点未站好马步。

“你会不会打？身手如何？”“当然会打，身手敏捷，参加过校级柔道搏击。”“那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甜甜向他挥手。

马立德一个箭步过去，坐在甜甜身边。

“把头伸过来，唔，你小心听着了，”甜甜把嘴凑近他耳边，张大喉咙：“是你呀！”

“傻猪。”马立德弹起，拍拍耳朵，再问一次：“毛衣是为我编织？那个男的就是我？”“唔！啊！”甜甜点着头。

马立德突然扑过上，用十只手指搔她的腰：“你耍我，你耍我，吓……”“别……别……停手，咳……玩玩嘛。”她又笑又叫。

“唬我？唬得我半死！玩了我一个晚上，好大胆……非要惩治你不可……”“停手，咳……救命……哈……”甜甜翻来覆去缩起腰，笑得没了气，“莲达……救……命……”马立德怕引进了菲佣，便停住，甜甜乘机想溜，马立德拦腰抱紧她：“别动！想溜，你这顽皮的小东西。”“你……到底想我怎样……”甜甜踢他，又踢不到；想推他，气力又不够。

“你要说：‘打今，我错了，以后不敢，会乖乖的，都听你的。’”“那么多话，我不说。”“好，我继续搔你。”“不，不，我腰酸了，没气了。说几句行不行？”“不！罪大恶极！少说一句都不可以，快，否则我扔你出露台。”“亲你一下算数？”“不！你会咬破我的唇皮，我不会再上当。”甜甜笑，立德也笑。

“亲你的鼻子总可以了吧？”“你把我的鼻子咬下来怎么办？嘿，你这个凶狠的处女……哈……”甜甜笑得浑身抖。

“你再不说，我又来了。”“不要，我说，对不起！我错了，打……今……”“还有一切依我，听话。”“我听话啦。”“这才乖。”立德抱她坐在膝上，不让她走。

“我好心好意为你编织毛衣，你还折腾人。暴君！杀手！”“好女孩应该受赏。”马立德吻吻她的面颊，吻吻她的发顶，“你忙了这此天，就织了这么少？”“一针一针织，又要依书看图，一点都不简单。”“是嘛！你真伟大，百忙中还为我编毛衣。是毛衣吗？还是颈布？”“温暖牌羊毛外套。”“还是外套？”“你不喜欢？”“喜欢，但我身体这么大，毛衣是加大码，你一针一针织的，要多少时候？”“最快，一年半吧。”甜甜摇着两腿，“慢呢，可能要三、五年了，应该不会快。”“五年？我都冷死了。”“哼！不要算啦，织好了送给新男朋友。”“要，我要。”“你等不住嘛！”“我等！五年等，五十年也等。”马立德掐她的面颊，“等到白发苍苍都等，因为它是你编织的第一件温暖牌。”“是不是你的第一件？”甜甜趁他不在意转身。

“当然是我的第一件，其他女孩子送我，我都不要。”“那么一往情深吗？”两人面对面，甜甜伸手到他西装里，“现在轮到我搔你了。”“不！好狠……救命……”

李甜甜今天真是精力过盛，变成为忙碌日。

有文件要送到另一个部门，CALL 秘书没回应，一分钟后，才记起秘书比提家有要事，请假两小时。

甜甜决定自己走一趟。

近日冰淇淋吃得多，重了足足一千克，便放弃电梯不用，蹬着高跟鞋到十一楼，虽然两层楼梯不算多，是减肥妙法，但高跟鞋也令她有轻微倦意。到十一楼，又经过大办公室，才发觉自己拿的并非要送上来的文件，而是自己还未完成的计划书。

于是又沿楼梯走下去，一来一回四次，后来赶时间还要急步走。

完成工作，下班啦！这回非乘电梯不可，但步出电梯才发觉，手上拿着的是公文袋，手袋仍留在办公室。

去赴男朋友的约会，带公文袋干什么？又没带身份证，于是，又转身回电梯，去拿手袋。

终于到了停车场，拿车匙，翻了整个手袋都找不到车匙，发脾气把东西扔回手袋，才记起今天早上上班，人未坐下便来了个长途电话，说得兴奋，车匙没放回手袋，随手便放在电脑机下。

好啦！开车啦！前往赴约地点啦！

突然一声爆响，车“吱”的一声前冲，就停住不动了。

她跳下车察看，果然车胎爆了。她用高跟鞋踢着车轮，随口说了句英文粗话。

车胎她不是没换过，她在美国高速公路就换过了，但当时穿牛仔裤、皮靴，今天呢？看看自己。

一件头连身膝上裙，彩蓝丝绸把身体包得紧紧的，一蹲下来，大概五分钟就爆棚走光，还有那要命的奶黄高跟鞋。唉！怎能去换车胎？回到汽车里，打手提电话通知车房。嘿！倒霉，手提电话吱吱叫，没电啦！

她发了一会火，还是把手袋背上，拿了奶黄外衣，推开车门，也没看外面环境，拍上车门就走。

“吱！”她抬头看见一辆汽车驶向她，好意外、惊骇……还来不及叫就坐在地上。

一个年轻人由车上下下来，没骂她是不是赶着去拿出世纸，盲眼苍蝇般冲出马路去，只是紧张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她不知所措，答不出话。年轻人又说：“可以起来吗？要不要我请救护车？”她定一定神，想想，哪儿都不痛，叫什么救护车？再看一看：汽车在她身前约一尺处停下，还没碰到她身体，叫救护车自找麻烦？“不。”“我送你去医院验伤？”她扶着站起来，年轻人也帮她一把，她终于站起来了。

手脚都没事，祖上积德。啊！屁股先下地呢！裙子爆开了？走光啦！

“小姐，你可能有伤，我送你去医院检查。”裙子完好呢！当然不会走光了，真好运。有惊无险，一切都好。

“我送你去医院……”“不用了！你的车根本没有碰倒我，是我受惊跌在地上罢了。”“可能跌伤了？检查一下比较安全。”“我自己知道没事，谢谢你。”她轻轻推开他，笑：这好心的年轻人。跟着，她走到他的汽车前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“召计程车，我赶着赴约。”“我送你一程，如果你坐下后

发觉有什么不舒服，还可以送你去看医生。”“不麻烦你啦！可能目的地不同。”“不麻烦，而且我想确定你有没有受伤，请上车吧。”“谢谢。”坐上车，报上目的地，甜甜想想刚才自己的情形，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真对不起你，刚才我那样冒失的由车上下来，冲过去，幸而你技术好，否则，你伤不到我，也害你撞车。”“你可能心事重重，赶赴约，每一个人都有精神恍惚的时候。现在好了，大家都没事。”“我今天……”陌生人前不便说那么多，“我的车突然爆车胎，我又急又气，冲出去想截计程车。”“你的车呢？”“还在那儿，连车盖都没掀起，虽然挨着行人道，但也会阻塞交通。”“为什么不通知车房？他们会派人为你换车胎，并把车送回给你。”“我刚才也想这样做，但手提电话刚巧又没有电，真气人。”“我有！这儿有汽车电话又有手提电话，请随便。”甜甜也不客气，打了电话给车房。

“你赶着赴约，一定过了约会时间，打电话通知朋友吧。”“不用了，今天发生这么多事，他应该谅解。”“前面就是你要到的地方，我还未备名片，你可以抄下我的手提电话号码，觉得不舒服就通知我。我叫史柏高。”“我姓李，相信我不会找你了，因为就算我有伤也与你无关，我自己应该负责，没有理由麻烦你。而且，我知道一定没事。”甜甜解下安全带，“谢谢你送我一程，史先生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再见。”甜甜加快脚步进酒店，进扒房。马立德已经在座，黑着脸。

她没留意，坐下，就叫侍应生给她一杯鲜橙汁。

“好渴。”“你搞什么鬼？迟到一个多小时，朋友都碰见一大堆，我像傻瓜一样坐着。”“你以为我想迟到？出门忘了拿手袋，又忘拿车匙，走来走去，跑上跑下，好啦！”

开车啦！半路又爆车胎，若不是遇上位好心的年轻绅士，我和车都在……”“什么年轻绅士？谈生意谈得过了头？连约了我都差点忘记？”“谈生意？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他也不是我生意上的朋友……”“你不认识他，怎知道他好不好心？怎知道他是不是绅士？额头写着好人坏人、流氓、绅士？”“我差点害他撞车，若史柏高的心不好，他会担心我身体，送我来？”“啊！”马立德指住她，“你刚才说不认识他的，但你知道他叫史柏高……”“交谈自然知道……”“他又担心你身体……”“他怕我撞伤啊！蠢材。”“他还送你来呢！初相识怎知道你来这儿吃饭？”马立德可能等得火起，又跑出个史柏高，火上加炉，语气很差，那是发自内心的不快，“怕是你们吃完下午茶，聊够啦才肯来，还依依不舍的直送到门口……”“喂！你哪一双狗眼看见我和史柏高去吃下午茶？”甜甜一拍桌，真是忍无可忍，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够她烦了，刚到来，马立德唠唠叨叨她都不在意，算啦！但马立德还冤枉她、指责她，令她也肝火冒升，不顾仪态。

“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这儿是街市？”马立德看看四周，面都红了，“刚才傻瓜瓜等你，现在又大吵大闹，想通告全世界？”“谁叫你冤枉我？哼！”甜甜仍气着，把橙汁喝了。平平火嘛！她自己也有头有面，不想变泼妇骂街。

“你害我等了你一个多钟头，不应该道歉吗？”“本来可以道个歉，但你态度恶劣，不谅解我又不关心我。拉平。”“一个多钟头，火呀！又尴尬。你出了事，为什么不打电话通知我？反而去找别人？”“我的手提电话没有电，打电话给车房，也是用史柏高的手提电话……”“你还说不认识他？他连手提电话都给你用了。”“你知道吗，我和他只不过偶然在街上……”“好！我不冤枉你和他约会吃下午茶，但是，你既然可以打电话到车房，为什么不顺

便给我电话？”“我……”她本想说，她是急着来赴约，人急心乱，况且都要见面了，但看看马立德那张本来俊朗的面，因不信任及怀疑而变得丑陋，她突然不想说话。

解释也是多余。

“没话说了。是不是？认识了新朋友就忘记我？既然心里没有我，又怎么会想到给我电话？”“你，神经病。”甜甜俯身过去，压着声音，“小小事情故意夸大，你是小家种、八卦公……”“李小姐。”一位经理过来招待。他们因为忙着吵架，还未下单点晚餐，“今晚的糖心鲍鱼和山鸡扒都不错……”

“谢谢！我已经吃得好饱，正准备离去。”甜甜背上手袋，拿起外衣便走。

马立德想叫住她，但经理在，顾面子，正眼都不看她，还请经理替他点菜。

足足三个星期，大家没见面，也没说过一句话。

汪安莉开始重操旧业，来往奔去，做和事佬。

但似乎仍未发生效用。

马立德从汪安莉那儿知道甜甜被车撞倒，渐有悔意。

李甜甜固执坚持，强硬到底，拒绝汪安莉的和好安排。

近一月没拍拖，人空闲多了，这天，和汪安莉看完电影逛百货公司。

心情不好，狂买奢侈品泄愤。

“差不多了吧！”汪安莉摇头，“相同款式的耳环都买？”“不同颜色不同种类呢！一对是紫水晶，一对是人造绿宝石。”“二千多元一对。”“八折了！超值，复古宫廷式，流行。”甜甜心情不平静，“我们到楼上。”甜甜喜欢水晶，每次逛百货公司，一定到水晶品部。

那儿有许多名贵、漂亮的水晶摆设。

甜甜正看得入迷。

汪安莉百无聊赖。

“李小姐！”甜甜蓦地回转头，看见一个年轻人，中等身材，白皮肤，两个酒窝，斯文光洁，穿一套芥菜黄的西装。

“你是？”“我叫史柏高！记不起我了？”甜甜尴尬一笑。

“那天我差点把你撞倒，后来又送你赴约。”“我记起来了，史先生！那天多亏你，不然我第二天一定没车用。”史柏高有礼貌地端详一下她：“没事吧？”“什么事？”“那天你撞倒在地上，有没有碰伤？”“没事。在学校打棒球抢垒，分分钟滚地葫芦。”汪安莉好奇地过来，李甜甜也为他介绍。

“啊！原来是史先生，世界真细小。”汪安莉并不太喜欢史柏高，她站在马立德的那一方，“陪女朋友逛公司？”他尴尬地笑，雪白的脸微红：“我一个人来的，只想买东西。”“买水晶？”甜甜皱眉看汪安莉一眼。

“我妈咪最喜欢水晶。李小姐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”“能做的我不会拒绝。”“我不大懂女性心理，我想请你替我选一份摆设给我妈咪。”“乐意效劳！我自己也最喜欢水晶。令寿堂喜欢哪一类？动物？车？瓶子？”“她都喜欢，相同的她也有几个。你呢？李小姐，如果是你，你喜欢什么？”“我也是所有水晶摆设都喜欢，我喜欢它晶莹通透、洁白无瑕。这盆水晶百合怎样？刚才售货员小姐说，插上电，花芯会亮光，应该很美。”“是吗？”史柏高很高兴。

“而且这儿只有一盆，独一无二。”“我不能买了李小姐心爱的东西。”“我今天不打算买，刚才买东西太狂，花了不少冤枉钱。你买下吧。”这盆花要

好几万呢！若是几千早就毫不考虑的买了，毕竟是打工仔，用钱不可过分，何况，人家一片孝心送给母亲，有钱也不该争，又不是必需品。

史柏高开开心心地把它买下了。

“我请两位吃饭，答谢李小姐为我费神挑选礼物。”“我们今天有约。”汪安莉迫不及待，“还有，明天、后天都没有空。哈，谢谢。”“史先生，上次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这次就让我效点小劳。”甜甜向他微笑，“下一次吧，下一次若是我们那么巧又碰上了，你请我吃茶，好吗？”“好。”他失望，但仍然很有风度，“我希望很快可以见到李小姐。”“再见了。”“再见。”史柏高惘然目送。

“快走嘛。”汪安莉拉住甜甜就走，“别让他缠上。”吃饭的时候，甜甜问汪安莉：“你好像不喜欢史柏高？”“不是我不喜欢史柏高，是立德。”“他又不认识史柏高，关他什么事？”“上次是立德冤枉你，因为你今天连他都认不出来，但没冤枉史柏高。”“人家才冤枉，连马立德是高是矮都不知道。”“但他喜欢你。”“傻的！马立德又说了什么鬼话？”“不关立德的事，刚才我自己亲眼见到的，你感觉不到他喜欢你吗？”“你神经过敏，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是不是因为他想请我们吃饭？人家有风度，客套而已。”“绝对有根据，旁观者清，他看你的眼神充满爱慕。”“啐！”甜甜笑起来，“是你看上他，盯着他不放吧？喂！”“啐！”汪安莉打她，“史柏高有什么了不起。”“虽然，或者立德高大些、俊朗些，但是，史柏高其实长得也很好看。”“皮肤那么白，没有男子气概。这种人肯定不爱运动，哪有立德健康？”“有些人的皮肤是晒不黑的。”“酒窝那么大，女孩子一样。”“但他并不娘娘腔，他大方、潇洒。”“眼带桃花，这史柏高很风流的。”“这门子事我就不懂了，只知道他很懂得尊重别人。”“你对他印象似乎不错？”“是不错！如果不是有了男友，我第一个就考虑他。”“这么说，立德仍然地位稳固，他根本无须担心什么？你其实很爱立德的？”“不爱他就不会选他，只是他的大男人令人讨厌。”“算了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。”“你知道吗？他有时候实在好过分……”开会、讨论增加澳洲分公司的职位。

澳洲的经济近期似乎渐有起色，反而人才有限，总公司要加一个营业及市场部的高级经理。

人选由总公司提升，留在澳洲二年，成绩好，回港可再升为副总经理助理。

经过一番讨论，都认为应该派一个年轻又有冲劲的人前去。

于是，有人提议李甜甜。

李甜甜虽然也有出席会议，但由于是红股董事，职位又不太高，她极少发言，只负责报告。

聆听提名道姓，先是一呆，去澳洲，一去就三年，还算是“开荒牛”呢！

澳洲的平凡、冷寂、慢调子，还有“拜拜”！澳洲人的手势是赶苍蝇。澳洲除了堪培拉牛羊多之外，到处都风凉水冷又清静，独有苍蝇。

澳洲没亲人，没朋友，唐人街又短，电影一放几个月不换画。那间雪梨百货公司很大，去三、五次无所谓，但要三年啊！

想想也心寒。

怎样去打发了班的日子？她是男性还好？何解？澳洲人叫星期五为PAYDAY，中国音是悲DAY。因为星期万发了周薪，就要把一星期辛辛苦苦赚

来的钱交给妻子。

男士们一下了班，就约几个好友知己去酒吧喝啤酒，聊发泄。

甜甜不知是否有周五 PAYDAY，因为可能照总公司规矩发月薪。就算有，她也不能去狂饮啤酒，不是不够豪迈，是怕影响美好身材，总之苦。澳洲赌场多，偏她又不爱赌。

幸而总经理反对，因为甜甜是他辖下的一名猛将。

一番辩论后，主席董事认为应该由甜甜本人决定。

“我愿意去。”说出这句话，连甜甜本人也吃惊。

但她没有反悔。

一切决定，一个月后启程赴任，因为李甜甜还要完成一项任务，交代一切才能离港。

由会议室出来，许多人向她恭贺，当然，也有人依依不舍。

讲真的，她是有点飘飘然了。毕竟，恭贺和羡慕的人多，升职加薪啊！

不过，首先要得到马立德的谅解，因为他始终是她的男朋友。

她主动提出要汪安莉任调停大使。由汪安莉安排，马立德和李甜甜分别到汪安莉家吃晚饭。

汪安莉居中拉拢他们谈话后，便识趣地避向房间去听音乐。

“你要到澳洲公干？什么时候去？”马立德开心地问。

“一个月后。”“还有一个，看看我能不能抽出时间陪你去。去多久？”这些日子马立德都很想她，希望公私两便，陪陪她，补救感情。

甜甜咬咬下唇：“三年。”“三年？你说三年？”马立德怀疑自己的耳朵，“公干要三年？干什么？建酒店？你又不是工程师。”“去工作。那儿会加一个新职位，但只须三年，我仍可回总公司。”“三年是一个很长的日子，澳洲那么清静、寂寞，除了花草树木还有什么？你挨得住吗？公司怎会这样放逐你？辞职，别干了。你嫌我的保险公司不够大，来国际，凭我的股份和你的工作能力，当个经理不成问题。”马立德紧紧捉住她双手，怕一滑，她就溜了。

“只要我肯去澳洲，马上可以当高级经理。”“我们好像没有这个职位。”

“三年后回港，我就可以做副总经理助理。”“我们股份少，我也只不过当个副总经理，恐怕……”“所以，只不过耽三年，我就连跳两级，做副总经理助理。”“甜甜，你不是真的要去澳洲吧？”“你知道我不会开玩笑，在会议上我已经答应了大老板。”“那我怎么办？”马立德叹口气，好烦恼，“一对恋人分开三年，而且我们不是老情人，相识相恋才一年半。”“我并不是上星球，我不过去澳洲，你分分钟可以去看我，到雪梨直航才八小时，晚上上机，第二天天亮就降落。”“人家移民，两夫妻分开才两年就闹离婚。太空人的悲惨故事，你听过没有？”气氛越来越紧迫，甜甜把手抽出来：“是你对我没有信心。”“我对你是信心不足，甚至对自己也有怀疑。恋人分开三年，绝不是小事。”“我说过了，你可以去看我，我每年放大假也要回来总公司开每年董事会，又不是三年断绝来往，你烦什么？”“那些太空人也一年数次会妻会夫，结果还不是分手收场？”“我还不是你妻子，你不支持我，不让我上进，不给我机会。你大男人，怕我比你强，压制我。”“我不支持你？”马立德对她的指责不满，“把我的保险公司全间交由你管理，你嫌它规模不够大。好吧！支持你到国际集团做经理，你又嫌职位低。小姐！我应该怎样做？请指教。”“我从来不要求你为我做任何事，特别是事业，我要自己闯天下，

你只要支持我就够了。”“支持你去澳洲三年？为了满足你的欲望和野心？”

“有野心不是坏事，适当的野心可推动人前进，我又不是不择手段，又没伤害他人。”“甜甜，我实在好怀疑，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？如果你还爱我，怎舍得离开我一千个日子？”马立德苦恼地说，“还记得我的同学朱迪与米高？”

“听过，忘了。”“朱迪先去纽约，米高在香港。一年后，米高耐不住寂寞交上个女朋友，一年半后，朱迪又在美国另结新欢……”“好极，大团圆结局，各自找到新欢，由一对夫妻变成两对佳偶。”甜甜忽然问：“你是不是暗示我去澳洲一年后，你耐不住寂寞，会另恋别人？”“我不敢保证完全没有可能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留下来不要去，甜甜。”“NOWAY。”“那一切后果你自负！”

“我马上承担。”甜甜点了点头，冷笑，“我们分手。”“分手？”马立德一愕，虽然这一年半来，三天好，两天吵，但甜甜从未提过分手两字，“分手是你说的……”

“不错！我说的，我愿意承担后果。从今天起，你自由了，不必做假太空人，放心去另结新欢，悲剧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”“你……”马立德一挥拳头，鼻子都酸了，“你为了爬升就放弃我，还说野心不伤人？”“不要说得那么严重，立德，你太抬举我了。”“你这个人好残忍，自私自利……”

“不见得，只是观点与角度不同。”甜甜吸一口气，心真是有点累，“其实，我们经常吵吵闹闹，危机早已存在，分开三年，应该是一件好事。如果三年后我未婚，你未娶，我们有缘，可能仍会在一起。”“你对感情根本不负责任，说分就分。”马立德扶着窗框，“真无情！”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若你要把责任推在我身上，我也负担得起。”甜甜拿回手袋，“我还有很多大事等着要办，没空跟你聊天。请你告诉安莉，我不吃饭了……”立德伸出手想叫住她，终于又忍住了，眼巴巴看着她离去。

不是不想她留下，实在不愿意看她离去，但她太固执太有野心，就算求她、叩她，她也不会改变初衷，反而会增加她的气焰。

他警告自己，不能再纵宠她了。

甜甜呢，其实并不是想和马立德分手。在美国十八年，追求她的地道美国少爷、混血儿、留美中国男生，数之不尽，拖是拍过，但谁也牵不动她的感情。

风花雪月，嬉戏耍乐、消遣时光，独未留下一点情。

回来香港半年，加入商界，亦有不少商业奇才、年轻名流追求她，无奈神女无心，襄王痴心枉送。

直至遇见马立德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被对方的外表吸引，一见钟情。

从此情根深种，欢乐时光如风飞逝，就过了一年半。

不爱马立德？假的！

但她真的不能忍受他的大男人主义，如果他追出来求她、亲她，分手的事就算了。

但澳洲非去不可，她觉得，若马立德真的爱她，就应该支持她。

大家都年轻，尤其是她，三年后只不过二十四岁。分开三年，有什么大不了？又不是不回来。

不是有：“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这两句话吗？她在电梯口等了一会，马立德没追出来，她绝望了，毅然离去不回头。

李甜甜由经理室出来，松了一口气。

她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，忙了两星期，应该休息一下。因为大概十七天后就要赴澳上任。

还有些公事未交代，但显然轻松得多。

“李小姐。”声音好熟悉啊！回过头，真耀目，穿铁锈红西装的绅士。

“史先生。”“你在这儿做事吗？”“是的，两年了。”甜甜微笑，“你肯定不是这儿的职员，因为我从未在这儿遇过你。唔，我们的新客户？”“我暂时还未正式开始工作，不是雇员也并非客户。”他一脸笑意温柔，令人看得舒服。

“探朋友？慢着！你姓史的，我们的董事主席也姓史，王亲国戚？”他们是由通道到电梯大堂。

“李小姐我想请你吃饭，肯赏面吗？”“我最近真的比较忙。”“但你上次答应过，若我们下一次那么巧又碰上了，你会让我请你吃茶，我相信你会守诺言。”他礼貌地让甜甜先进电梯。

“对不起，恐怕我要做个不守诺言的人，因为再下一个星期，我要去澳洲。”“公干还是移民？”“公干。”“好！我等你回来，但下一次你一定要答应。”“你能等，我一定不会再爽约。”“一定能，我等。”“我三年后才回来。”“那么久？”他显然好失望，“澳洲的生活好平淡，不大适合年轻人。”“有什么办法？打工仔。”甜甜也无奈，“我的办公室在那边，还有许多工作，失陪！”李甜甜穿着行政套装，蹬着高跟鞋，挽住公文袋，走向办公室。

比提已在欢迎：“李小姐，今天有人送了许多花来，你房间都放不下，有些在我的办公室。”甜甜奇怪，因为马立德从来不送花。呀！送过，是今年情人节。不过，还是她叫他送的，马立德老说送花好老套。

偏她却喜欢这些老套。

或许他真舍不得她，没她真活不了，要求她不要分手，所以破例送花求宽恕？怪不得最近连安莉都少提马立德，原来另有阴谋。嘿！哈！

她加快脚步进去，见到红玫瑰；到办公室，就见到一大束包装得好美的百合花。

“李小姐，这儿还有张名片。”甜甜放花，把名片打开——coc1 李小姐：早安！

喜欢百合花吗？希望你能告诉我。红玫瑰是送给为你做事的小姐们。

三年实在很长，我恳求你让我在你离港前请你吃饭。午餐总要吃的，给我一个小时，好吗？请赏面。

我十点钟会打电话给比提小姐，希望我们可以见第四次面，先向你致以万分的感谢。

等待了一个晚上的史柏高 coc2“史柏高怎会知道你的名字？”甜甜问秘书，“你见过史柏高先生吗？”“见过，我一上班就看见他和另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站在我桌子前，他问了我的姓名，放下花便离去。”大房的文员说，“很早就见到他。”“那些红玫瑰你全拿走，是史先生送给你们的，你拿上分给大家。”“谢谢李小姐。”比提很高兴，那么多，她起码可以独自拥有一大束。谁说女孩子不喜欢花呢？“比提，”甜甜叫住她，“史先生来电话，你就告诉他，我答应和他吃饭，等一等……”她打开电脑一看：“我十二点半就可以

去吃午餐。”“是的，李小姐……”史柏高早已驾车守候了。

十二时二十五分，李甜甜早已婀娜多姿地由大厦的大堂走出来。

史柏高还是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李甜甜。

虽然上次在百货公司面对面，就因为距离太近，才不好意思眼光盯着人看，只知道她是美女一名。

第一次在路上，街灯较暗，更不用说。

李甜甜一头微曲的短发，清爽自然；一张鹅蛋脸，额头又阔又饱满，眉毛长而微弯，不需画眉已是浓，配上一双聪慧明亮的大眼睛，恰到好处；鼻梁挺直，一气透到额部，不单好看，而且有气势，是个健康、有天分、少年得志的人。嘴巴不大也不小，很适中，唇线明显优美，上次电梯中见过她的门牙，是大板牙，象牙色，齐齐排，很健康又富生命力。

身高大概五呎五六吋，三围是三十四、二十二、三十四，不算高头大马，也非大肉弹、性感尤物，但很符合国际美女的标准。

今天她穿一条白色膝上裙，鲜红厘士衬衣，外面一件线条简单的短身、贴腰的西装上衣，中间三颗假红宝石菱形钮扣。

蹬着的是鲜红通亮的高跟鞋。

虽然做了半天工作，但仍然精神奕奕、明艳魅幻、风姿迷人。

他一震，慌忙下车迎接。

欢天喜地把李甜甜送上车去。

吃午餐的地方是李甜甜批准的。为了争取时间，就选了李甜甜写字楼附近的酒店。

“……”史柏高就是看着甜甜微笑，“喜欢百合花吗？”“很清幽美丽，谢谢你送花给我和我的同事。”“你最喜欢什么花？”“兰花、百合、甚至玫瑰。”“颜色呢？”“橙色君子兰、白色蝴蝶兰、百合、金百合、甚至粉红色玫瑰花。”“我明白了。”他点点头，“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我关心你，请问你为什么愿意去澳洲工作三年？你会告诉我真正原因吗？”“你既然关心我，我愿意告诉你。说真话，我并不喜欢在澳洲长住。旅行、小住则十分向往，但一住三年，真的会闷死。第一年可以夏天游泳、骑马，冬天滑雪，但第二年呢？而且，我因为要远离香港工作，已经失去……不说了，不能不说牺牲大。但牺牲也有回报，回报就是可以晋升。如果我肯去澳洲，马上由经理升为高级经理，而三年后，我可以升为副总经理助理。”“愿去自己不满意的地方，就因为可以升级？”他说话温柔，绝不像马立德带有质问怪责的口吻。

“我承认自己是个有野心的人，因为我有野心的条件。我是个工商管理系的博士。

我勤奋、适应力强、年轻，我不会甘心做个小小的经理；但若我不去澳洲，依照正常资历和升级年资，起码要等五年时间才能升为副总经理助理。去澳洲三年是苦闷些，但可以缩短两年。”“若有同等机会，你不会走？”“那当然，不要说同等，就是接近吧！也乐意，因为香港实在太可爱了。”“香港的人也很好，好像华东水灾，影艺界的人七个小时就可以筹到超过一亿元赈灾。”“电影界还动用全港天皇巨星，有当时得令的退休红艺人……一起拍了套电影，好像叫《豪门夜宴》，全部收益作为华东赈灾之用。”“工商界名人也各自捐献一千万至几千万。我真的以香港人为荣，小小一个城市，大家团结一致，齐心协力……真了不起。”“你不是香港人吗？”“我是！但中学开始就到英国念书。还记得吗？我的车差点碰倒你的那晚，我才回港三天，所

以，一切赈灾善举都错失，多可惜！”“你回来三天就无牌驾驶？”“不！我有了几年香港车牌，以前放暑假一定回来，后来功课忙，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来了。”甜甜点头，明白了：“你在外国也知道香港市民如何热情捐款赈灾？”“那边也有中国报刊，不过消息可能迟一两天。英国华人也有搞捐款赈灾，但规模小，那天马会有八万多人齐集在一起。”“对呀！影艺界大会还预算有二十万人次，幸好成绩理想，我们大老板也捐了一千。”“你也支持吗？”“支持！经理级捐一千，我们又发起全写字楼捐献午餐的运动，每人把一天吃午餐的钱捐出来，连打扫清洁的亚婶也参加。”“不饿吗？”“不饿！少吃一顿还出 KEE 妈咪 FIT，又可以做善事，一举两得，多好！别说商界，文化界也义卖书本、小说筹款。”“达到各阶层，上下一心。”史柏高赞赏，“香港真是好。李小姐，有机会还是留下来，为香港效力，令香港更繁荣。”“谁不想留下？谁也知道香港好。”“留下吧。”“我根本没有自主权，其实，我也很爱香港。”“尽己所能。”史柏高关怀地说，“吃甜点吧！又快到上班时间了，工作还多着。”甜甜微笑低头吃冰淇淋蛋糕。

分手时，史柏高只说希望她离港前再见她一次面，但没有要求她答应任何约会。

不过，由那天起，甜甜每天都会收到一束花，仍然是百合花，没有变。也好，反正自与马立德拍拖之后，超过一年没有收过花。

星期四，比提拿了张银色高科技西式请柬进来。

“替我看看哪一间公司请客。”甜甜忙着看电脑，下星期她就不用上班了，收拾行装准备上路。

“是大老板在别墅请客，要携带舞伴的。”“餐舞会！不关我的事，十天后天我便上飞机。”“餐舞会的时间是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六时正。”“都快出门了，还要参加这种宴会，做新衣什么的，多费神。”“李小姐会出席的？”“能不出席吗？大老板啊！”甜甜点点头，“把请柬放下。没别的事了吧了？”“史先生打电话来，问你星期六可不可以抽时间和他吃饭。”“你现在知道能不能。”“那我回复他。”“别忘了多谢他的花……”和汪安莉吃午餐。

“星期六我和你一起去大老板家。”“我凭什么出席？”“你不是高达的职员吗？”“我是，但我并非高级职员，起码开经理级会议我都没有份儿，我只不过是副经理，而且是小部门的副经理，不显眼的夹心阶层。”“比提她们未被邀请之列，合理，但你起码是副经理，真是大细眼……不平等。”“今次被邀请的，全是经理级以上的高级人员，连我的顶头上司都没得去，因为他不是大部门的经理。”“唉！我还以为有个伴。”“餐舞会，不携带舞伴出席很没有面子，由舞伴陪你。”“找谁？是不是太蠢？还是太专一？这一年多就只交马立德一个人，想找个人充充场面都找不到，好气人。”甜甜放下筷子，用纸巾轻印嘴唇。

“有一千个垃圾、一百个平凡又有什么用？其实，有一个马立德已经足够，因为他是最出色的，和他到任何场合，你们肯定是最吸引的一对。请立德做舞伴。”“请他？我们已经分手。”“小情人总是吵吵闹闹，热热闹闹；水混油，密蒜豆。”“今次可是认真的。吵闹和分手完全是两回事，这次还是我主动提分手，不是玩玩的。”“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总之，要他占不到半分便宜，两人和好了，一起出席大老板的舞会。”汪安莉拍拍胸口，“回写字楼马上进行。”“进行什么？”“当然是先找立德。”“慢着。”“还等什么？后天就要赴宴，你也要给立德一个心理准备。”“我必须考虑一下，因为那绝非小事，

明大早上我答复你。好不好？”“安莉。”甜甜到她的办公室。安莉忙着，她也要停一停，为甜甜倒杯咖啡。

“你不用抽时间找马立德。”“又发什么小姐脾气？我保证不用你亲口道歉。”“我都想过了。我提议分手，好等各自有机会反省和结识异性朋友的自由，我不能言而无信。”“你没有不守信用，你又没去找他，只不过我去找他罢了。”“还不都是一样？你代表我的，是不是？”“没人说和他好，只不过请他做一次舞伴，方便一下。”“那才够糟，一边叫分手，一边有重要宴会仍得请他做舞伴。自己连找一个男性朋友都找不到，证明他多么重要，我没有他就什么都做不成，所以借邀请舞伴为名，向他举手投降。”“立德不会这样想吧。”“他会的。以后他更大男人，更耀武扬威，我更没有地位。”甜甜决意地挥一挥手，“我决不会请你代我传达任何消息。”“大老板的舞会你不出席？”“当然出席，那是我的光荣。”“没舞伴一个人去么？”“世界上没有马立德就没有男人么？”“你请谁？营业部的经理张文龙？他一直想追求你。”“他是想，可惜条件不足。我已经决定请史柏高。”“史柏高？”“你不要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昨天吃饭，你说收过他一束玫瑰，还是橙色的呢！”

他知道你喜欢橙色。”“你供给资料。”汪安莉并不感动。

“我们吃饭有提过你，但没有告诉他你喜欢橙色玫瑰。他没问，我巴巴地告诉他？”“不管他怎样知道，我这儿没后门，一束花也行贿不到我。”“人家为什么要贿赂你？”“因为你。他摆明车马要追求你，大清早带个司机来派出，收花又全是你的人，不追你，追大老板？又没有生意来往，献殷勤？”“他费尽心机讨好你们各位小姐，也是为了想讨我喜欢，这份心意，我是明白和接受的。”“所以你就请他做舞伴，给机会让他追求你？”“任何人都可以追求我，我根本是小姑独处。就算我结了婚，人家要追求我，我也不会打他，而且证明自己有魅力，好事！不过，我喜欢不喜欢他，接受不接受，控制权在我手上。”“你肯请他做舞伴，证明你是喜欢他。”“暂时没想过要不要喜欢这个人，况且这机会本来是马立德的，是他放弃转让给史柏高。”“立德没说过放弃，不信，我马上打电话问他。”“不要。”甜甜按住她的手，“我早已吩咐比提通知史柏高，不能闹双胞胎。况且，我都快离港了，我和史柏高跳一晚舞，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，你就别节外生枝。”“你仍然喜欢立德，除了他，不会再接受别人？”“这又不是！只不过最近太忙，又要到另一个国家生活，没心情谈情说爱，误己累人。到了澳洲，安定下来，我说不定很快会交男朋友，那要看该国人的素质。你转告马立德，他不交新女朋友，是他的损失，我不会死守着等三年，不会……”史柏高坐簇新的金色劳斯莱斯，穿白色晚礼服来接李甜甜。

第一次送上一束白色的蝴蝶兰。

“你今晚特别漂亮。”史柏高禁不住地称赞。

“谢谢。”她欣赏着花。

甜甜今晚穿一条深紫色的丝绒长裙：低胸、无袖无领、贴腰，胸前钉满用白色丝绸做花瓣、金水钻做花心的小白菊，小花一朵连一朵，更显得胸高腰细；深紫红高跟鞋鞋头同样的小白菊，和晚装手袋配一套。还有，紫手套上也有一样的白菊。

淡淡化妆的俏脸两旁，是用最名贵的贝壳和金水钻做成的小白菊耳环，把她衬托得美艳绝伦。

史柏高忍不住偷偷看了她几次。

“李小姐，谢谢你今晚邀请我做舞伴。”他很高兴甜甜选中他。他相信自己在甜甜心目中占了重要的地位。

“谢谢你帮我这个忙。”“别客气，我们是朋友。”“可惜友情短暂，我很快就要离港了。”甜甜其实在暗示，他和她没有什么将来。

他笑笑，没答话。

史家大别墅又大又美，真有点像欧洲古堡，全米色，好有气派。园子内停的来宾汽车，绝大部分是劳斯莱斯。

上台阶，进大玄关，穿制服的女菲佣为甜甜脱下白缎大衣，史柏高轻扶甜甜的纤腰步入大厦，引来了不少惊艳的目光。

有些认识的，有些不认识的，但都是名流、淑女，非富则贵，独不见大老板和他心爱的太太。

甜甜见过史夫人，大概要比大老板小二三十年，人漂亮，会保养又会打扮，看上去四十左右，娇娇嗲嗲，难怪得到大老板宠爱。

大机构，嘴巴多，传说大老板前后结婚几次，情妇无数，但自娶了现任的史夫人便一颗心定下来，连那班情妇也散了。

所以，史家几位公子少爷，年纪都比现任史太太大。

豪门富户，家庭关系是复杂些。

六点，是酒会时间。大家喝鸡尾酒，吃点心，聊天。

选择自己的交际对象。

晚餐都订好桌子，分好座位，交际的范围相应缩窄。

史柏高替甜甜去拿宾治，何总经理突然邀请甜甜到隔壁的偏厅谈谈。

甜甜来不及通知史柏高。

“坐吧。”相对坐下来。

甜甜很喜欢何总经理，因为他一向赏识她，重用她。

想必对她澳洲之行有所嘱咐。

“李小姐，你下星期不用去澳洲了。”“怎会这样？”真是晴天霹雳，她什么都准备就绪。

“星期一，我们和史先生开过高峰会议，决定下来的。”“是不是我做的最后一个妈咪 PROJECT 不好，各位对我失望？”“当然不是，是我们总公司很需要你，你走了，找人代替你并不容易，所以决定留下你，继续助我一臂之力。”“但是……”甜甜垂下头，三年后当副总经理助理，没希望了。

“你是个人才，有能力的人肯定不会被埋没，因此，董事局决定升你为业务及海外发展部的高级经理。”“那部门并没有高级经理的职位。”甜甜又喜又忧。

“职位是人设立的，澳洲可以有，总公司一样可以加设。以后，你虽然不用去澳洲，但澳洲的业务推广，你一样要尽力。”“这个当然，这个当然。”“真是好消息，不用到澳洲与寂寞为伍，可以天天继续享受香港美食，又可以升级，高级经理啦！”

“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如果你继续表现良好，董事局可缩短你的年资，三年半左右，你就可以升为副总经理助理。”“吓？真的！”“哇！发达啦！不必离港，升级照旧，她轻捏自己，真怀疑发美梦。

“开心吗？”“好开心，简直难以形容。”甜甜泪水都涌出来了。“总经理待我这么好，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……真不知道怎样报答你。”“你实在应该报答一个人。”“是的，总经理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”她准备随时下跪。

“那个人不是我。虽然，我一直很欣赏你，争取你留下，但在我权力范围内，帮不上今次的忙，因为最后的决定权仍在大老板的手上。我上次在会议中也极力争取你留下，都不成功，你记得吗？”甜甜点了点头：“总经理，那个人是董事长？”“不是！当天董事长决定派你去澳洲，又怎会自己收回成命？是史夫人，她也是董事之一，不过极少出席会议。而星期三的会议，是史夫人请求召开的，大老板支持。”史夫人？怎么可能……李甜甜是见过史夫人几次，比如周年餐舞会，也交谈过，但她职位不算高，说的都是一般客套话，史夫人是否能记得住她仍是个疑问。

而且，史大人凭什么帮她这么大的忙？若是男性，还可以说看中她，希望她以身相许，但史夫人是女人，不可能！

“史夫人为什么要帮我？要谢，要还恩，也说不出理由。”“你不熟识史夫人，但你应该熟识八公子？”“八公子？我不认识，就算认识，他也不会帮我这个忙。”谁是八公子？真意外。

“八公子是史家里最小的公子，也是现任史夫人的独生子，你还不明白？”李甜甜想了一会儿，摇摇头：“我见过六小姐、七小姐，二公子去美国之前也见过，但从未见过八公子，我不认识他，也不明白……”这时候，史柏高拿着鲜果宾治找进来：“原来你和何叔叔在聊天。”他说着，送上饮品。

“你认识我们的总经理吗？”甜甜喝口宾治。

史柏高含笑点点头，坐在她身边。

“我看着柏高由小到大。”“啊！哪天你是到公司探望总经理，怪不得你对我们公司这么熟识。”柏高心里还有我这个何叔叔吗？总经理哈哈笑，“他由英国回来，今天还是第一次面对面，看清楚他长大了，英俊了。”“你那天找谁？”“我爹。”柏高似乎有点难为情。

“你爹也在高达做事吗？”“你知道柏高姓什么吗？”总经理还在笑。

“姓史，大老板也姓史。你不要告诉我，你是八公子，我的恩人就是你……”甜甜瞪大眼睛。

“柏高，你没有告诉她吗？”“根本没有机会。我们虽然见过几次，也通电话，但只吃了一顿午餐，我没有理由一认识她就告诉她我是谁……好像在夸耀……”“天！”甜甜手中的水晶杯子几乎掉在地上，“你真是八公子？”

“对不起，李小姐，我并非存心瞒你。只是我们相交不深，我根本没有机会清楚介绍自己，而那天在走廊碰见你，我才知道你在我们公司工作，我亦没理由一见你就说你的大老板是我爸爸。”他很紧张地，又带点慌惶地解释。

“既然不深交，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大的忙？”“那天我和你吃午餐，你说过根本不想去澳洲，全是公司控制；由你肯去澳洲，也只不过是到了升级。我也觉得你一个人去澳洲实在很孤单，便帮助你。”“八公子，你教我怎样报答你？”甜甜虽然兴奋快乐，也有些担心，“正如你自己说的，我们相交不深，我怎能领你的情？”“甜甜，你千万不可因不能领情而坚持去澳洲。我尚要依重你。至于如何报答柏高，两个小朋友好好谈一下。”总经理起立离去，“我还要帮忙招呼贵宾。”“现在你可随意留下，又可升职加薪，仍然不高兴吗？”史柏高问。

“高兴，高兴得疯了头，真是形容不出来。今天是我二十一年来最兴奋快乐的一天。”甜甜想想，忍不住笑了。

“你开心就好。”“但我欠你一个大大好大的情，叫我怎样报答你？”“我也不是无条件帮你，总之一定拉个平手，你想不想听听我的要求？”“你说。”

甜甜的心跳加快，快乐？担忧？“第一，从此你不要叫我史先生。”“是的，八公子。”“更不能叫我八公子，叫我柏高最好。”“柏高，还有呢？”“我做你的朋友，希望常常可以见面，聚首。”“男朋友？”“啊！不，最初只是朋友。像求职一样三个月试用期，如果三个月期满，你觉得我不错，我想做你的男朋友，要求是不是很过分？”甜甜释然地笑了。

真是松了一口气。

如果史柏高要求她做他的情妇，她才烦。她当然不会做这人情妇，但放弃高职厚薪，她同样不愿意。

若史柏高要求做她的男朋友，她会答应，她和马立德分手时，说过各自交朋友。没人追求她，马方德才骄傲，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男人。

为表现自信心，说过分手后各交朋友，就交一个给马立德看看。

剃剃他的眉毛，下下他的脸，教他不要做大男人。

何况，史柏高有权有势，条件又高又好，最重要的是关心她。她只不过向他提一下不愿意去澳洲，他就帮她留下来。他帮助她并不附带卑污兀突的条件，他是个正人君子，值得一交。

“甜甜，怎么了？”史柏高见她不说话，很担心，“你不喜欢和我交朋友？我不够好？”“不！你很好，又对我有恩，不过……”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有男朋友的，那天我送你去赴约，就是会男朋友，你担心男朋友不高兴，怪责你。”“是有一夫一妻制，但并没有法律规定，有了一个男朋友之后，就不可以交第二个男朋友。”“对呀！公平竞争。”“况且，我和男朋友因为意见不合，已经分手了。”“对不起。”“不必经过三个月试用期，我接受你的追求，你可以做我的男朋友。”“真的？”史柏高忘形地握住她的手。

“不过，只是做男朋友，我没有保证什么。”“那当然！难道要你做我的妻子或永远的女朋友？如果你嫌我不够好，不适合你，你可以不要我。”“此外，还有什么条件？”“没有了！不，有的，我请你做我今晚的舞伴。”“你弄错了，是我请你做我的舞伴。”“哎唷，我太开心，什么都记不住。”史柏高轻打自己的头，就是笑。

“还有什么附带细节的条件？”“真的没有了。你对于这次工作上的调动，完全满意吗？”“满意！真要好好报答你。”“我知道你最终目的是希望做总经理助理，但一时之间……”“别傻啦！就算你请我做，我也不敢接受。速跳几级，没经验，年资太低，强做上去，也难令他人信服，变了无兵司令怎么办？”甜甜心满意足，“已经很好，真的已经很好。明天，明天我请你出去玩一天，全部由我付帐。”“不……”“唏！恭敬不如从命。”“是的，遵命。”史柏高向她敬礼，逗得甜甜咯咯笑，“要不要香槟庆祝？”“一定要！我会买一支上好的，还要请朋友开个小派对，庆祝一番。”“现在先喝杯香槟，敬贺你。我去拿酒。”吃晚餐时，甜甜和史柏高与大老板、史夫人和六小姐、七小姐同坐一桌。

大老板没什么显著不同，史夫人对甜甜特别留意。

静静地看她的一举一动、言谈笑意，又由头到脚的看了几次，终于微微地点头。

舞会开始，史夫人和丈夫领跳第一个舞，史柏高也邀请甜甜跟随。

“你妈咪长得好漂亮。”甜甜望过去，史夫人今晚穿一袭纯黑的西式旗袍，把她的皮肤衬得雪白，链坠的巨大泪形金色钻石，闪得一件旗袍都发亮。

“很多人都这样说。”史柏高也在看父母，“我像爸爸还是妈妈？”“你的

两位哥哥像大老板，只有你像史夫人一样的斯文、白净、矜贵。”“因为只有我才是妈咪的儿子，其他兄弟姐妹都是同父异母。”“六小姐和七小姐也是美人。”“我爸爸的几任太太都很漂亮，但人家都说我妈咪最美最温柔。”“所以，最得丈夫欢心。”他们一个舞、一个舞的跳下去，由复古的慢华尔兹到快华尔兹，由大厅的一端到另一端。

还蛮合拍。

“我爸爸的确很爱我妈咪，几乎是言听计从。”“而你妈咪又最疼爱你。”“她亲生的嘛！”“所以，你求史夫人帮助我？”“我把你不喜欢去澳洲的事告诉妈咪，其实，我本人也想你留下。”“为什么？担心我走了，不能做你的女朋友？”“当然不是。我可以跟你去澳洲陪你三年，在那儿，还可以避开你的男朋友。”“你妈咪准你去澳洲三年？”甜甜怀疑：裙边的乖剩仔。

“她不准，我不快乐。只要我开心，她从不加以阻挠。我去澳洲，她只会担心，不会反对。”“那你为什么想我留下？”“因为你去澳洲不开心，你不开心，我也会不开心。你喜欢留下来，我就要想办法令你留下来。一切都是为了你。”这些话令甜甜十分感动，比马立德第一次向她表白“我爱你”时还感动，因为他是开玩笑地说，根本马立德从未认真、诚恳地说过爱她。甜甜在史柏高怀中，面对着他，此刻，她觉得史柏高比马立德更可爱。

她柔柔地问：“因此，你请史夫人代你向大老板求情。”“是的！虽然，爸爸宠爱妈妈，但妈咪从不恃宠生娇，也不大过问爸爸的公事，又甚少要求。这一次，可以说是她的创举。她深夜召开大会决定你的去留和职位问题。”“你怕爸爸，不敢当面求他。”“怕就不会。爸爸在家并不专制独裁，但他不和我们谈公事，尤其是我未正式融入公司工作。若我求他，他会考虑，但一拖可能两个月，那么你始终要去澳洲。可能去了又调回来。多烦。只有妈咪亲自去办，才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为你解决问题。”“除了你，我还欠史夫人一个人情。”“你没欠她，妈咪也只是为了令我开心。”“那我欠你双份。”“欠什么呢？你是我的朋友，不！是女朋友，我不应该为你服务吗？”“也未必每一个男朋友都真正关心女朋友。”去澳洲这件事上，马立德做过些什么？就只会和她吵，增加她的烦恼。

“那他就没资格做人家的男朋友，我对女朋友一定支持到底。”“谢谢。”“你升级后，应该有新办公室，我叫何叔叔为你布置一间新办公室。”“不！不！太烦人！千万不可！”“怎会烦？有好的办公室，工作效率才会理想，我叫设计师画了图，你看过若不满意，再修改到合心意为止。”“太麻烦会引起公愤。”“我深信你的工作能力。为公司赚钱的人应该受到厚待。”甜甜心里已经满意得想醉。

男仆过来：“八公子，夫人请两位过去。”史柏高和甜甜望过去，史夫人含笑向他们挥手。

柏高很自然地拖着甜甜的手走过去。

原来大老板要休息，先退席，史夫人当然陪伴他。

史夫人左手握着甜甜的手，右手覆盖在甜甜的手背上。

“一点钟还有个抽奖节目，继续开心地玩下去。”“谢谢夫人。”“叫我安娣。”“谢谢安娣。”包括几种心意。

“傻孩子，别老说谢，以后有空来我家里吃饭，我和史先生都欢迎你。”她说得慈祥。

“谢……是的，安娣。”“柏高，好好招待、照顾甜甜。我叫你甜甜不介

意？”“那是我的光荣。”“你很乖，讨人喜欢，希望很快可以再见你。再见！”

“晚安，安娣！晚安！董事长！”甜甜恭送。

大老板也不断向她点头微笑。

“好啦！继续跳舞。”史柏高拖她回舞池。

“你妈咪有没有四十岁？”“四十？我已二十四岁了。”“也许她结婚早。上一代的人，十六岁生小孩不稀奇。”“不！妈咪上过大学，只是没念完。她念经济的，一开始就做爸爸的高级秘书。”“她到底多少岁？”“妈咪二十一岁结婚，二十三岁生下我，她已经四十六岁了，爸爸比她大二十八年。”“四十六岁，如果她不是你妈咪，我会猜她三十五，因为她的皮肤仍然很细嫩，又雪白。”“苏州人，皮肤是美些。”“苏州多美女，怪不得安娣那么漂亮。”“告诉妈咪，她一定开心透顶。”“同样的话她听过几百次，反应冷淡。”“你说的话，她听进耳里会特别开心。”“啐！你甜言蜜语逗我才真。”“我的甜言蜜语还未出口呢！你赞妈咪是识英雄重英雄，美人惺惺相惜，两人相比，当然，你还要加上年轻貌美。”“好啦！好啦。”甜甜开心地笑，“反正明天我请客。”

四

星期一，她本来就不必上班。

收拾行装上路。

她本来星期六要坐夜机去澳洲赴任。

如今留港，她想回公司交待一下。

史柏高劝她不要回办公室。

因为她本该走又不走，又升职加薪，多少会引起某些人的妒忌。

闲言闲语一定多。

“何必影响自己的愉快心情？”“我担心总经理临时派给我工作做。”“你的新办公室没那么快装修好，回去没地方工作。”“一定要等装修完工吗？坐着不用上班，白拿工资吗？”甜甜毕竟是个负责任，甚至工作狂的人。

只是还年轻、爱玩，百忙中也会抽时间去消遣，是个事业、拍拖并重的女强人。

“本来这星期你都不用上班。耽太久不好，少上班一星期，等一切都安定些。”“我不去澳洲哪还有假期？”“你本来的工作已经做好，休息一星期应该不是问题。”“派谁去澳洲代替我，我可以不理，但我原来的位置谁代替？要不要交代一下，跟一下？如果依原来计划升副经理还好，我交代过了，但如今一切有变。那晚光跳舞，狂开心，什么都没问总经理。”“我代你问何叔叔。但无论如何，你明天不要上班，好好休息一天，晚上接你吃饭，好不好？”史柏高那样关心她，又肯代劳，她能说不好？星期一，她一直睡到中午。

因为星期六跳舞跳通宵。

星期日又和史柏高玩了一天。

真是有点累。

起床刚吃了早餐，汪安莉就来了。

“怎会这个时候来的？不用上班吗？”“利用吃午餐时间。”甜甜叫菲佣为安莉煎牛扒。

“你不用去澳洲？”汪安莉有点迫不及待。

甜甜点点头。

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是你老友。”“老友！我刚起床，正想下午打电话向你禀告。”“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“星期六。”“就是大老板请客那天？”“就是那晚。”她用遥控器关掉电视机，因为午间新闻报告完毕。

“你昨天就该告诉我嘛。”她表情并不喜悦。

“昨天？啊！昨天刚巧有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小姐，人总有私隐吧？”“八公子？”“你也认识八公子？”“我没资格认识八公子。不过，听说你这次不用去澳洲，又升做高级经理，完全是八公子的帮忙。”“你知道的也不少。”“不多！反正全公司上下都知道，大老板下令和番的又不用去，一夜之间又加薪升职，全体职员都惊羨。”“没有人同意我是个能干又努力的人？”“就算你以一敌十，能干到会飞，也不能一夜之间有此成就。你否认八公子没有帮过你？那我也可以说，没有你我也能当我的小经理。”“我从不否认八公子帮助我。”“你承认八公子和你相识，那么我和你是老同学，你提都不提。”“我事前根本懵然不知，那天餐舞会才知道。”“到底是你先升职，还是先认识八公子？”“当然是我先认识八公子，否则，他怎会知道我调往澳洲？但我认识他时，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大老板的儿子。对了，八公子其实你也认识，他还送你橙玫瑰。”“史柏高？大老板姓史的，难道就是他？”“是呀！”甜甜点点头。

“真是史柏高。”汪安莉拍一下手，自己打开冰箱取了个柠檬，“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了。”“担心什么？我总会叫莲达为你买些柠檬或西柚放在冰箱里。”“以为我会担心柠檬？”汪安莉笑起来。菲佣已经煎好了牛扒，用黑菌汁加烩，甜甜陪她一起吃午餐，“我是担心八公子，写字楼风言风语厉害，传八公子追求你，你准备做八公子的女朋友。他是史柏高就不可能，因为，我知道你不会做史柏高的女朋友。”“那不是谣传，是事实，我已经接受史柏高做我的男朋友。”“怎么可以这样？”汪安莉大口咬牛扒，时间匆忙，“你已经有了立德。”“分手啦。”“暂时分手罢了。”“暂时也好，永久也好。有了马立德这男朋友，我仍可以有史柏高、ABC、或甲乙丙……男朋友多是好事。第一，证明自己有魅力；第二，多项选择，找一个最好的。如果只死守一个马立德，怎知道是好是坏？以为他最好，谁知嫁了他，才知道其他男孩子都比他好，原来他最坏，怎么办？离婚？”“我知道你不会喜欢史柏高，要喜欢，早就喜欢了。突然接受他做男朋友，是不是因为他是大老板最宠爱的儿子。”“有一定影响。”“可以借助他的势力升官发财，达到你的理想？”“他的确可以帮我达到理想。”“那你喜欢的不是史柏高本人，是他的财势，你是因为他这次帮了你一个大忙，报答他，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。”“以身相许？我若不择手段，今天的成就不只于此。一年半以前，追求我的人哪一个不是有财有势？还记得我初来香港不久，由你姐姐介绍，一位中东油王愿意给我打理一间银行，条件是做他的外室。我一口拒绝他，害你姐姐连生意都做不成吗？”“我没有忘记。那你为什么又愿意做史柏高的女朋友？”“以他的财势条件，的确可以帮助我达到理想。有个男朋友做自己靠山有什么不好？我又不是贪懒不努力，最重要的是他关心我，对我好，他对我真的好。”“立德对你也好，争执并不等于他不关心你。”“是吗？”提起立德她仍有气，“他会不会因为我快乐他也感到快乐？”“立德不是个会说甜言蜜语的人，这就比史柏高吃亏。”“史柏高不是光会说，他也做了。”“唉！大势已去。”汪安

莉吃下最后一块牛扒，“立德知道了一定很伤心。”“除非你告诉他。”“我不会伤害立德，你和立德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唔，我要赶回去上班了。”汪安莉出门时，甜甜叫住她：“安莉，我真要你传句话，有空请你告诉马立德，分手后，我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男朋友；他那么英俊不凡，应该交了不少女朋友，等他的好消息。”“我不会说的，你喜欢自己去说，不过，听你的话，就知道你仍然很在乎立德。”“哪有这回事？他有什么好处值得我回忆？”“否则你不会在乎他，想刺激他。”“因为他太自负，太大男人。我只想惩罚他。”“由你说吧，上班啦。”李甜甜正在享受在马立德那儿得不到的一切。

话事权：每次外出拍拖，全部节目由马立德安排。

甚至去看场电影，看哪一部，同样由马立德作主，虽然口味颇相似，但仍不是味儿。

甚至吃饭时，中菜、西餐都由马立德订座后才通知甜甜。

如今，一切由李甜甜做主，到哪儿玩，吃什么，看什么电影，史柏高全听她的。

控制权：马立德真是大男人，有时，甜甜想喝杯啤酒，马立德就说，女孩子喝什么啤酒？喝薄荷酒吧。

为什么女孩了不可以豪迈一下喝啤酒？分明是歧视女性。

如果他说，喝啤酒会令小腹膨胀，影响美好身材，她就乐于接受。事实如此，而且男朋友关心自己，总是心甜，但马立德可不关心她。

穿衣服：甜甜追潮流人又怕热，会喜欢穿些布料少些的衣服。马立德就反对，不准她穿性感衣服出现在公众场合，晚装也要保守一点，露出全个背就不可以。

想穿暴露衣服，可以，在家里穿。他常去看她，那就是穿给他一个人看。专制不专制？自私不自私？李甜甜最反感。

和史柏高在一起就不同，她穿什么他一定大赞特赞，从无异议。天气凉，甜甜穿件暴露裙子在里面，宁愿外加一件大衣，史柏高还说她配搭适宜。

就别说他，连史夫人也这样说：“甜甜，女孩子身材好真是有福，穿什么衣服都好看。”“安娣，你不觉得我这件衣服过分暴露一点吗？”甜甜反而不好意思，她毕竟是长辈。

“暴露？是呀！流行嘛！女孩子都赶时髦。不过，性感衣服并不是人人可以穿，太瘦，像竹竿；太肥像裹粽，最好像你，甜甜，不肥不瘦，身材标准。”“安娣身材也很标准，有足够条件穿。”“我就不行了。”“我明白，安娣身份高贵。”“与身份无关，环看世界，就算皇妃、公主、贵族的衣服，都趋向性感，复古嘛！”

十五世纪的宫廷衣服，已经很性感了。我所以说不行，是年纪已经老了。”“不老！安娣的皮肤比一些少奶还嫩得多。”“皮肤好，对穿衣是有帮助，但年纪大了，保养得如何周密仍会松弛。你就不同，年纪轻，身材好，肌肉结实，富弹性。”史夫人捏一下她的手臂，“穿上那些贴身、暴露的时装，就真真正正达到性感的效果。”甜甜不开心，连上了年纪的长辈也称赞她。

交际应酬：马立德常要带甜甜出席一些生意上的、非生意上的宴会。甜甜若是拒绝赴会，马立德就不开心；甜甜与他共同进退，就轮到甜甜不开心。

大家同在商场，谈生意吧！但做生意的方针、行业不相同，很难有共同话题。再说男人聚在一起，总有男人的话题，女人不会感兴趣。

马立德常劝她和他朋友的女伴交朋友，甜甜试过，但发觉多半都很依赖男伴，大家很难沟通。

甜甜通常闭口坐在一旁，没趣得很，也觉烦。

史柏高从不带她去交际应酬，因为她告诉史柏高没兴趣。

史柏高亦认为无必要应酬任何人。

他自己也不大爱交际，少和朋友来往。

因此，他们通常都是二人世界，有时应邀到史家。

少了交际应酬的麻烦。

两代相处的矛盾：马立德常常带甜甜回家。

每次都要甜甜逗他母亲开心。

他妈说什么，最好别反驳，一切遵从，称为尊重。

他妈咪首先不能接受甜甜穿性感时装。

老说怕冷着她，其实是封建、保守。

凡事礼让、听话，连打麻将也要“放牌”，否则老人家不高兴，她不来啦！甜甜就要受马立德埋怨，来来去去两句话：“她年纪那么大，活得了多久？都不肯忍让她一点？”老人家，她肯忍让。

她并非不尊重老人家，但是，马家的辈份：长辈晚辈实在分得太清楚了，好烦。

尊重长辈应该，但讨厌做作、虚伪，比如打牌放牌，就奉承得出了轨。

况且回心一想：“我爱马立德，不是爱他妈咪，将来要嫁也是嫁马立德，又不是嫁他妈妈，为什么一定要演戏？在她身上下功夫？为什么一定要讨她欢心？”甜甜也看得出来，马太太并不是那么疼她，因为她不是马太太喜欢的女孩子：人乖、又听话，千依百顺，三从四德。

马太太对甜甜不错，也只为疼爱儿子而爱屋及乌。

基本上，年纪不沟通。

史柏高也带甜甜回家。

史夫人年纪轻些，人又通情达理、民主。不摆长辈架子。

有相同话题，彼此沟通。

史柏高从不要求甜甜忍让母亲，就连他父亲是大老板，在家里也不摆大老板的架子。

史夫人也爱打牌，但不是中国麻将（甜甜最讨厌、不耐烦），是玩扑克：十三张，二十一点。

甜甜在马家打牌必输，天然输，人造输，赢家当然是马太太，否则牌局不成。

甜甜在史家玩纸牌，多半赢。

这天，史夫人、七小姐、史柏高、大老板和甜甜玩二十一点。

玩了一会，大老板到书房听长途电话，甜甜开始又赢。

不是钱的问题，因为赢钱总比输钱兴奋，因此甜甜一直笑哈哈，很开心。

史柏高输，笑。

史夫人输，也笑。

真热闹。

史柏高派牌：史夫人先来一张 Q（女皇），甜甜一张红心 8，每人再派一张，甜甜来了张 K（皇爷），她喊够啦！一共 18 点。

史夫人看看自己第二张牌，摇摇头：“又是甜甜点数最高，不玩了，结帐。”她盖好两张牌，表示投降。

“妈妈，你赢，应该甜甜付你钱。”七小姐叫了起来。

“哪儿话？妈咪可是愿赌服输的，甜甜十八点，最大，她赢。”“你一张Q、一张A，21点，应该通赢。”“哎唷！我们的七小姐，我哪来的A？只不过是梅花2，看样子，你要配近视眼镜啦！”史夫人推推纸牌，她也很疼七小姐，虽然她是前任史夫人所生，“大家去吃点心，来，我和你去叫爸爸。”甜甜已经怀疑，看她们母女离去，她叮嘱史柏高：“我认得那两张牌是你妈咪的，揭给我看看。”“不用啦！妈咪12点，输啦！都结帐了。”“我的话你听不听？”“听。”“照做。”史柏高不大愿意地翻开两张牌：一张Q、一张A。

“果然是21点。她通赢的，”甜甜讶然：“是她赢，她为什么还要付钱给我？”史柏高不在意地哼歌。

“你刚才一定已经知道安娣拿了21点的好牌？”“我不知道，是你叫我翻牌。”“还撒谎？”甜甜斥责他。

史柏高不敢再哼歌了。

“对我说真话。”甜甜把声音转柔，“你答应过永远不向我撒谎，为何不守诺言？”“不！我不骗你，我……”“把实情告诉我，唔！”“妈咪说，你输一点无所谓，如果一直输，或输多赢少，她又一直赢，那么就要变一变，如果她的牌比你不好，她就盖牌，投降，让你赢。”“安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玩这些小牌，一直输也输不了多少，我又不是输不起，而是愿赌服输。”“不是钱的问题。妈咪说，年轻人好胜，都喜欢赢。况回老输就不耐烦，没兴趣。

她让你赢，是想令你开心。”“她输了，就不耐烦吗？最近她都输，没为自己的兴趣着想？”“妈咪说，老人家应该让让小孩子，看见你笑，她就开心。”“噢！天！”甜甜用力拍一下额头，“报应，真是报应。”“甜甜。”柏高轻抚她的额，“你做什么？不开心？都是七姐不好，她总记不住，揭穿妈咪的牌。别生气，啊！”“我生气？”“妈咪是不老实，骗了你，但她只不过……”“只不过疼我，想我开心？”“是的，妈咪就是这样，别怪她……”

“如果这份心意我也不领受，我根本就不是人。我不仅不怪她，还感激她处处为我设想。有这样的长辈真好，我好感动，也很快乐，就算永远输都快乐。我喜欢玩，喜欢公平，但我仍然感激安娣。”看！分别多大！

玩牌吧！甜甜要放牌给马太太逗她欢心！反过来，史夫人盖牌博她一笑。

马立德老要甜甜忍让马太太，因为她年纪大，是长辈；相反的，史夫人认为自己是老人家，应该让小孩子。

那算不算是报应？甜甜来史家是最快乐的，有时，她随口说句：“好想吃意大利菜。”第二天，史夫人就来电话，请她回家吃饭。

果然由厨子做好了意大利菜，一家人陪甜甜吃了三四个小时。

一点不假，真的要三四个钟头吃一项意大利餐。

单是头盆的意大利粉和粉皮，已经有十几款，颜色也有几种。

大老板年事已高，会提早退席去休息，但史夫人一定开开心心地陪到底。

七小姐老喊：“妈咪谋杀，肥死人。”“你怎算肥？”史夫人逗她，“查理都没嫌你肥。”“他没说出口罢了！男人都喜欢高挑身材的女孩子。”七小姐嘟起嘴，“你引诱我吃那么多，查理嫌我肥不要我，我要你赔。”“赔什么？”

陪你个未婚夫。好，柏高，明天去找个胖小子配你七姐。”“啊！你终于说我胖了。”七小姐在撒娇。

大家看见七小姐那么好玩，都笑。

史夫人更是眯上了眼，问甜甜：“七小姐肥不肥？你说。”“不肥。”甜甜答上，“顶多算是丰满。”“丰满和高挑，不是差远嘛！”“男孩子或者喜欢女孩子高挑，但丈夫都喜欢太太丰满，不信问柏高。”柏高忙不迭地说：“丰满好，丰满健康。甜甜说得对，七姐，你不肥，是丰满。”“丰满的女孩子有福气。”甜甜说。

“甜甜就明白这个道理。”史夫人接着说：“查理的妈妈最喜欢抱孙，有福气的女人会生养，子女多。嫁了查理，三年抱两，不，应该说是年年有，一年一个。”“妈咪乱讲。”“真的，高挑的女孩子不容易生养。你生不出孩子，查理才会休了你。给她连生十二个，老人家开心透。”“唔，十二胎，以为我是猪！”大家又哈哈笑。

七小姐自己都忍不住笑，边笑边嗲声问：“等会儿的冰淇淋可不可以吃？”“别问我，”史大人摇摇手，“等会儿你撒娇说我诱惑你。”“我想吃，又怕肥死，猪一样。”“喜欢就吃，多吃雪糕，将来孩子的皮肤又白又滑。”“真的呀！”大家又哄笑。

吃得饱，多笑笑，帮助消化。

总之，在史家就开心，比和史柏高二人世界还开心。

史家热闹、温馨处处亲情涌现。

史家上上下下都很尊重她，更得到史夫人的疼爱，真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

此刻，甜甜感到自己像个皇后，像个公主，不是男朋友富有，重要的是被人重视、宠爱。

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最珍贵。

李甜甜的新办公室终于装修完工。

全部落地玻璃，可以看清楚维多利亚港。

全室以白为主，白色办公室呈半月形，特别设计，功能甚多，比如门开关、百叶帘上落、灯光、放影板、隐藏式世界地图及世界各地营业报告表显示……全室铺上白色地毯，一半面积为会客之用，家具全部为法国运到的白色镀金，另外还有个小型酒吧。

酒吧后面有两盒茂盛强壮的大叶植物，设计师解释说，此乃为风水之用，可招财及令室中的主人大展鸿图。

室内放满百合花、君子兰、蝴蝶兰、金百合……全是甜甜喜欢的，当然是史柏高的心意。

史柏高还邀请与甜甜有关的上司、同事午餐时喝香槟，吃点心。

点心由大酒店供应，保证丰富。大众同乐，庆贺甜甜。

和史柏高一起，的确是事事如意，威风八面。

史柏高条件之好，虽达不到一百分，也有八十分。

二十分输在哪里？记得有一次——“我好想乘游艇出海。”“明天去！我通知船长准备，由他驾驶很安全。”“为什么让他驾驶？他守着船就好，自己驾驶才多乐趣。”“对不起！甜甜，我不会开游艇。”“什么？连开游艇都不会？你在英国不游船的？”“也是船长开。”柏高解释说，“英国人最喜欢骑马，我会骑马，也会击剑。”“学开游艇并不困难，你又不笨。”“是不难，但

外公的意思，欺山莫欺水，他怕有危险，不准我自己驾驶船。”“你外公？”
“他在英国，我去英国念书，也是因为有你照顾，爹和妈咪才放心！甜甜，如果你要我学就学，不难的。”“船长驾驶也一样，我不想你外公太担心。”“外公已经去世了，所以我才回来。现在我做什么都不用怕。”史柏高补上一句，“只要你喜欢。”“有船长不一定要自己驾驶。船到海中央时我们游泳很好玩。”“对不起！甜甜，我不会游泳。不过我会学，学游泳应该不难。”“外公不让你学游泳？”又是欺山莫欺水。

“我马上请船长教我驾驶，马上请游泳教练，很快就能陪你出海。对不起，甜甜，忍耐一下。”“没关系，暂时不出海，我们去打网球。”“甜甜，对不起，我……”“你连网球都不会打？”“对不起！”史柏高的头垂得好低对低，很羞惭的样子。

“又不是打水球，没什么好怕，你外公为什么又反对？”“我外公外婆生下十二个子女，就只养到我妈咪。我妈咪好喜欢运动，是运动健将。

到中四那一年，因为中暑和疲劳过度，打篮球时在球场上晕倒，病了足足一个月，外公外婆好担心。外婆一急，心脏病发作就去世了。”史柏高顿了一会，透透气，“从此外公不准我妈咪参加任何运动。轮到我，由于我是妈咪的独生子，外公唯一的孙儿，因此，他看我看得更紧，别说网球，任何球类都不准我参加，怕太激烈，我体质会挨不住。”“其实，骑马也很危险。”“外公也反对的，但中学我念名校，要留宿的，而骑马和西洋剑是课程之一，外公反对也反对不来，但他一提马已经紧张。”“哎！”甜甜为史柏高感叹。

“对不起！甜甜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很窝囊，又追不上时代，和你一起，令你没趣又没面子，对不起。”“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？”“甜甜，你不要生气，不要恨我……”“有什么好生气？又不是你的错。”甜甜拍拍他的手背，“恨你更过分。不喜欢运动并非罪过，而且你情况特殊。”“不怪我？真的？”“真的。”甜甜摸一下头，“不过，你皮肤太白，应该多晒太阳，多运动，更有男人气概。”“我是不是很娘娘腔？”“不是，起码外型不是，但就不像……”她本想说像马立德那么健康形象，少了他那份活力与阳光。

“不像什么？”“不像运动家，像八公子。”“但我会打高尔夫球。外公说，高尔夫球斯文，不激烈，所以他不反对。”高尔夫球本来就是中年名士的玩意，到底有多少年轻人有这份能耐？她把话忍了，看史柏高多苦恼，何必再刺激他：“反正我不会打高尔夫球，你做我教练。”“好，我会很耐心教你。你比我聪明，一学就会。”“谁说我比你聪明？会游泳有什么了不起？”“我不是说这些，你十九岁已经是博士，我二十四岁才能拿博士学位，多笨！”也只不过相差五年，而且英国教育一向比美国高深严谨，你应该比我更有真材实料。”“不会的。你聪明，反应快，有经验有资历。由明天起，我要学运动，请一个游泳教练、网球教练、壁球教练……甜甜，你不喜欢玩什么运动？”“滑水，美国人都喜欢滑水和玩风帆。”“都一起学……”就算他全部学会，双方也有一点距离。运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需要时间去磨。

和马立德出海开快艇、滑水、跳水、大海中畅泳的欢乐刺激场面暂停。

虽然，史家的游艇十分豪华，比马家的名贵，但也只可坐在甲板上垂钓。

打球老要迁就“学神”，实在没有什么兴趣。

所以，常回史家打纸牌，玩电脑游戏机，听音乐看影碟，斯斯文文。

但，甜甜下班后喜欢轻松一下，癫一下、刺激一下，不喜欢老坐着。

这一方面，史柏高满足不到她，所以要扣分。

但史柏高尊重她如女神，做到千依百顺。甜甜喜欢的、他不会说不，让甜甜事事作主，很满足甜甜的大女人心理。

两个人在一起从不吵架，因为甜甜稍不高兴，史柏高便又跪又拜，她一个人怎样吵？和史柏高一起，达到心平气和，心如止水。

过去，马立德总爱挑剔、指责她，甚至指使她，才令她怒火中烧、大发脾气、大吵大闹。

史柏高做了小男人，天天想办法逗她开心，就连史柏高的家人都捧高她，任她发挥。

话事权、控制权都在她手上，满足了她的权力欲，她还要争什么？吵什么？史柏高既不会骂她向上爬、野心重，又天天陪在左右，支持她、捧她、扶助她，更不会要求她不要工作嫁给她，她还有什么奢求？目前很满足，起码事业十分如意。

“很忙？”史柏高坐在梳化上静静地看着她，等候她。早已过了下班时间。

“是呀！总经理同时间让我负责两个 PROJECT。”“何叔叔怎会让你一个人做两份工作？”“一个是总公司的，一个是澳洲分公司的。”“你太辛苦了，我叫何叔叔把其中一个 PROJECT 交给另一个人做。”史柏高十分怜惜地。

“你千万不可，否则我不饶恕你。”甜甜用笔指住他，“我能胜任，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，而且，正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，你别插手过问。”“但……”

“但什么？我不会满足做个高级经理，要向上升，就要抓紧机会表现实力，你不要妨碍我，你到底明白不明白？”“我明白，你要大家知道，你能干又有魄力，是个实力派。”“聪明。”甜甜赞他。

史柏高就开心了：“渴不渴？我给你倒杯橙汁？橙汁帮助消化。还是替你弄杯奶茶？”甜甜点点头，继续工作。

史柏高把杯送到她手上，她接过马上喝一口：“柏高，你饿不饿？”“你呢？”“喝了这杯奶茶应该不会饿。”“我也可以喝杯奶茶。”“我不知道还要做多久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”“回去干什么？又没事做。”“可以休息一下。我可以走的时候，通知你来接我。”“我现在不是坐着休息吗？况且，写字楼的人差不多都走了，我不放心你一个在这里。”“有保安嘛！都惯了。”甜甜喝完奶茶，史柏高马上替她把杯子接回去。

“我忙着工作，根本不觉时间，你坐着没事做，会很闷很无聊，觉得时间特别长。”“我看着你，陪着你，怎会闷？我又不是孤单一人，和你一起绝对不会无聊。你不用理我，安心工作。看，还有许多经济杂志，正好看看进修。你别说话，继续工作。”你说，怎能不感动？男朋友如此支持自己。

李甜甜真是没话说。

五

这些日子，马立德总是闷闷不乐，家人难得见到他的笑容。

他埋头苦干。他的保险公司已在加拿大开分公司，把业务扩展到海外。

由加拿大回来，到底不放心李甜甜，便约汪安莉吃饭。

汪安莉一直暗恋马立德，因为在她眼中，马立德是最完美的人。

马立德十分英俊，像年轻时候的亚伦狄龙，就连身型也极为相似，是所有女孩子的梦中情人，看一眼都会被她迷住。

不过，她从未想过插入李甜甜和马立德中间，去破坏他们的感情。

她是一个道德观念很重的女孩子，不会夺好友所爱。

但是，她的确很喜欢见到马立德，尤其和他吃饭。

见面都是谈保险公司的事。

“什么时候见过李甜甜？”他突然爆出一句。

“大概半个月前。我们很少有机会说私话。”汪安莉说着仍觉不满。

“为什么？你一直是她最好的闺中知己，现在不是了吗？”“仍然是！女朋友中，她对我最好了，只是没有时间。”“她真是那么忙，不要命？”“忙，固然是一个问题。大老板给她许多机会，很看重她。另一个原因，是史柏高像跟尾狗似的，一天到晚跟着她，他在场，我什么都不愿意说。”“他不用工作吗？”“谁知道？反正是老板，大家所见的，他只不过是甜甜的跟班侍从，好肉麻。”“甜甜始终会嫌他烦，不能忍受他。”“相反，甜甜不知道有多欣赏他，老说他疼爱她，关心她。早就渴望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。”“不错，甜甜的确很大女人，要比男人强，要男人佩服她，任她指使控制，但她不会喜欢一只跟尾狗，尤其在她得到之后。”“但甜甜说过，她和史柏高在一起并非因为他可以助她扶摇直上，而是真正喜欢他。”“她没有撒谎，她是喜欢他，但爱情和喜欢是两回事。”“你说，甜甜不会爱史柏高？”“应该不会。”“那她何必骗史柏高，和他在一起？看样子，史柏高对她真是痴心一片。”“真的，她正在为自己惹麻烦，说得严重点，她在玩火。”“你说她玩弄史柏高？”“又不完全是，她尽量说服自己爱史柏高，实况如此，她有苦自己知。”“她何必这样做？”“证明自己魅力没法挡，颠倒众生，有人为她为奴为马。她才是真正的大女人，可以支配、控制男人，哪怕对方是八公子。”汪安莉望住他：“你既然这样了解她，必然仍在爱她。”马立德苦笑，不置可否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采取行动？”“什么行动？”“劝她及早和史柏高分手。”

“凭什么？正如她所说的，我们已经分手，我又没有找她，表示同意。那么她和我都有权各自认识男女朋友。”“告诉她，你仍爱。”“有用吗？她会迫我认错、道歉，甚至写悔过书。”“至少两人可以和好。”“能好多久？我们吵架不下数十次，每次吵了和好，好了还不是继续又吵？”马立德叹一口气，晚餐都吃不下，放下刀叉，“根本治不了本。”“双手把甜甜送给史柏高？”“甜甜其实说的话并非完全不对，她二十岁不到时认识我，就恋爱了。以前她从未真正拍过拖，我是她的初恋情人，若把她娶回来，十年、二十年后，她会后悔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嫁给我，婚姻肯定有遗憾，因为她会一直梦想可以爱别人，另一个人更能给她幸福。如今，她自由了，可以随意选择，加以比较，若她觉得仍是最爱我，使回到我身边，口服心服。”“若她真的玩火玩疯了头，又或一时意气，真的嫁了史柏高？”“到时再说，总之机会一定要给她。如今拉她回来，只会增加她的气焰，拉回她的人，拉不回她的心。”“甜甜有时候会意气用事。”“不要太担心，甜甜不是傻的。现在，就让彼此自由些，各自交朋友，从中选择。”“立德，你到底有没有新对象？”“我明白自己，我不会报复甜甜去玩火，误己误人。”“你就这样孤零零的、痴痴地等甜甜回来？”马立德叹口气，拿起叉子，玩弄着，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你让甜甜看出你仍然爱恋她，增加她的自豪感，间接鼓励她。”汪安莉当然很同情马立德，为他抱不平，“你也尝试去交朋友，只要清楚告诉对方，大家只限于普通朋友关系，别给对方希望，就不算玩火，误已误人。”“值得考虑。”他举起手，“吃些水果好吗？”“你胃口不好，因为甜甜？何苦？你真的好像瘦了点。那么大个子，不吃肉，光吃水果怎么行？”“你真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别担心，我只是此刻好想吃水果罢了。”汪安莉会相信吗？不过，她又能说些什么？汪安莉是不能说，但，马立德的母亲真的有话说了。

爱子情深嘛。

“立德，立德……立德。”“妈妈，”马立德如梦初醒，“你在叫我吗？”“这儿还有第三个人吗？”马太太走进儿子的房间，坐在睡椅上。

“对不起！有事吗？”“没事母子俩不可以聊天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马立德坐到母亲身边。

“你刚才眼光光地看着窗外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“我？只不过吸口新鲜空气，看看树。”“你近来总是不大开心，到底有什么心事解决不了？”“不是不开心，只是忙，开分公司呀！我由加拿大回来没多久。”“你搞的保险公司，是亏本还是赚钱？”“当然是赚钱，没钱赚怎可以开分公司？”“赚钱又怎会愁眉苦脸？我很久没见你笑过。老实告诉妈妈，是不是因为甜甜？”“我不是不开心，真是因为忙生意有点累。过去二十六年，我哪一年哪一月为女孩子不开心？”“你们是不是已经分手了？”“是暂时分开，大家冷静一下，检讨一下，这叫冷静期，现代人流行的。”“但，甜甜和史家的八公子出双入对，那是不是事实？如果你们未分手，她在外面和其他男子交往，现代人叫不叫移情别恋？”“暂时分手的意思，除了彼此冷静之外，还可以各自交朋友。她可以交史柏高，我也可以交别的女孩子，只是我忙，没有空。”“她是不是移情别恋？”“不是，她只是和史柏高交朋友，不会爱上他的。”“这还不算？”马太太不以为然，“其实，甜甜除了年轻貌美，身材好，读书聪明之外，还有什么优点？”“妈妈，那已经很不错了。”“以你的人才还怕找不到一个比她更好的。”“你又认为甜甜有什么缺点？”“别的不说，先说她这次和史家儿子出双入对，就证明她对你不专一、人花心、慕虚荣。”“她这个年纪应该是未定性，难免会三心两意。而且，过去我也有过几个女朋友，她现在交一个史柏高，算是拉平。妈妈，此外她还有什么缺点？”“骄傲，常与你吵架，又不会尊重长辈。”“妈妈，她不是不尊重你，是太直，不会奉承你。好像打麻将放牌，她就认为不公平，愿赌就应该服输。她年纪又太轻，还不懂得尊重老人家，等她长大些，或者自己做了妈妈就会明白。她的优点是不虚伪，不造作。”“哗！你把她说成圣人一样。”“你宁愿要一个心直肠正、不虚伪、不造作的儿媳妇，还是要一个表面尊重你，心里不接受你的虚伪女人？”“你不要挑虚伪的女人。”“但，真有不少女人为了争取丈夫的爱而仇恨家婆，但婚前又掩饰得很好，像很贤淑似的。”“你不会遇到那些女子吧？你几位世妹对你都很好，不乱发脾气，又听话，又尊重老人家。呀！乖仔，过几天请戴丝或明珠回来吃饭，好吗？”“妈妈，暂时我真的不想交女朋友。”“仍在等甜甜？若她真的变了心，嫁了姓史的呢？”“那就由你作主，你要我娶谁，我就娶谁。”“真的那么乖？”“反正都一样了。”马立德闭闭嘴唇，“目前我想专心事业。”“因为甜甜？其实，讲家世，我们是世家，比他们显赫啊！近几十年，财产地位他们的是领先些，我们落在I大E富之后。都是你大哥不好，帮不到你爸爸。”“香港巨富，通常几十年就大换位一次。”

马立德说：“我们的家族生意不能更推前一步，也不能怪大哥，他的兴趣不在商场，他喜欢做研究工作；而且，他要管那么多生意，压力好大。”“你不要偏帮你大哥。我们几代都是生意人，研究什么科学？不长进。你看，他把几间工厂弄成什么样子？一塌糊涂。”马太太趁机说服小儿子，“立德，你大哥不中用，你帮帮他，反正是家族生意，将来你起码占一半。先接管工厂好不好？”“我能帮一定帮，但大嫂……”“大嫂是望夫成龙，但她也说老大很吃力，大嫂说他忙得连生孩子的时间也没有。”

大嫂想减轻丈夫的工作，养个长子嫡孙。哪一个女人不喜欢生孩子？何况，长子嫡孙可以分两份家产。大嫂早跟我说，想把工厂交回给你。”“如果我接管工厂，要大改革。”“好！你喜欢怎样做？”“扩展到大陆。”“好！好！像你表哥，把什么都推上大陆，利用廉价劳工。”“我和表哥的做法不同，我不会结束香港的工厂。”“啊？”“若全部厂商贪图廉价劳工，纷纷结束香港工厂，会引致不少工人失业，直接打击蓝领的生活，对香港的经济有破坏欠建设。大哥没有办法搞好工厂，是因为我们国际地位好，人面广，因而订单多，但香港厂房小，工人少，接了订单也很难按时起货。”“老大也是这样说。但香港工人的工资实在厉害，若重金请工人，起得了货，利润也不大。”“香港不单工资过高，而租金、厂房楼价更惊人。所以，我会在大陆购买厂房，请廉价劳工，多添机器运上去，做大生意。”“现在楼价贵，把厂房卖出去，赚一笔，也不用付庞大工资。最头痛的是那些工人搞麻烦，又争取福利，又怠工、罢工。”“工厂不卖，那是爹当年用廉价买入的。至于香港工人……虽然，香港工人工资高，又爱争取福利，要求多。但他们也有不少好处：有头脑、上进、勤奋……我始终认为马氏的家族生意应以香港为基地，到海外及台湾、大陆投资，只是时势所趋，走向国际化。”“立德！你真聪明伶俐，老大有你一半醒目就好了。”马太太欣赏地望着住儿子。

“别担心，今晚我和爹说，听他的意思。”“他若知道你肯帮忙打理工厂，一定开心死，举双手赞成。孩子，辛苦你了。”马立德既然暂时失恋，亦好想为家族做点事。

过去，他很有志气，不想依靠父荫，想自己双拳打天下，所以家族生意不沾手，仍由父兄主理。但渐发觉大哥并非做生意的专才，父亲年事已高。加上李甜甜权力欲望高，既然保险公司看不在眼内，那么马氏实业或可吸引她。

真是一举三得。

总经理请李甜甜到他的房间。

表扬她的工作。

八月底，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七楼展览厅举行“工商界爱心大特卖”的Project由甜甜主理，由于十分成功，不单吸引了香港市民，还吸引了外国买家，因此，连营业部和生产部亦有所得益。

因此，除了在下月董事例会提出表现奖外，总经理先来个恭贺。

工作有成绩，甜甜自然开心。

不过。今天就算总经理不找她，她也想借机会来见总经理。

“我们和郭氏的合约差不多又到期了。”“对呀！时间过得真快，下个月又三年了。”甜甜之所以对郭氏如此关心、记挂，完全是因汪安莉姐姐的影响。

汪姐说，郭氏的老板最看不起女性，除了打字员、接待员、接线生、

文员有女性外，全部高层人员包括他的私人秘书全部用男性，可想而知，他对女性如何歧视。

从未有女性和他谈生意有成功的。

郭氏大老板十分情绪化，喜怒无常，令人难以捉摸。

所以，谁人能与郭氏交易成功。就等于向自己挑战而大获全胜一样。

汪姐很想去和郭氏交易，但，第一，当然是她的性别；第二，她职位低。

郭氏不与职位低的人，特别是女性交手。

汪姐移民前，最遗憾的是这件事。

因此，甜甜想办妥的也是这件事。

她想升级。大部分也为这件事。

“总经理，和郭氏谈续约的事由哪一个人负责？”“今年？唉！我想，还是由我自己主办。”“保险些，你和郭老板识英雄重英雄。”“可惜，到时候我刚刚要去比利时开商业会议。人老了，两边跑，长途飞机一来一回，好累。”“可以请你的助理或副总经理帮忙。”“到时他们亦不在香港，外出公干，一个上南美，一个去百慕达，连抽时间回来都不行。唉！想想也够烦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地区越来越广，显得人手不足。柏高又未肯坐阵帮忙。”“我想做，可惜我帮不到你，条件不足。”甜甜在试探。

“呀！”总经理按一下手掌，“这件事如果交给你主办，我就放心了，因为成功率很高，郭老头喜欢你。”“总经理逗我开心。”“郭老头有个女儿，年纪跟你差不多，也是美人。”“真想见识一下。”“她为了个混血儿而离家出走，跑得不知所踪，这使老郭第二次伤心。”“第一次呢？”“他太太跟他的结拜兄弟……后来，也跑了。老郭心灵上的创伤复元之后，便一心一意疼爱女儿，谁知女儿又被个混血儿骗走了，才十七岁。那一次，他心伤得很重，几乎再起不来。”“这是不是他憎恨女性的原因？”“八九不离十，特别是他的宝贝女儿。若女儿在他身边，她应该跟你差不多大小，二十二岁左右。他看见你，可能令他想起心爱的女儿。”“也可能再创他的伤口，令他痛恨？”“不会。我和他谈过，他一点都不恨他女儿。他随时等待女儿回归，他只恨那混血儿。”“那就好！总经理，我可以为你分劳了。”“甜甜，谢谢你的心意。”“真的，我想做，你也认为我办得到，不是吗？”“我刚才说的大部分是私事，公事上又不同。”“总经理仍然觉得我工作能力不够？”“问题并不出在你身上，是老郭，他自负自大，不肯与低级职员平起平坐。他太孤傲，可能这是令他妻离女散的原因。”“但我现在已经是高级经理了。”“她不是比汪姐高一级吗？”“他要求好高，相当麻烦，我们公司又不想失去这个大客。”“什么职位才可以和他坐下来谈生意？”“副总经理，特别是女性。他真是很过分，不过甜甜颓然倒在椅里，完全绝望了。总经理说什么，她一句都没有听进耳朵。

回到自己办公室，用高跟鞋踢椅子，心情十分恶劣。

那晚，史柏高还在一间大酒店包下一个宴会厅。

有烛光、白色蝴蝶兰、四人乐队。

精挑细选的佳肴美食……浪漫气派一应俱全。

甜甜心情不好，随便穿件黑色透视长裙赴约。

史柏高可能太开心，一点都看不出甜甜有心事。

还问她：“我们来往了一段日子，你觉得我怎样？”“不错。”非常敷衍，

其实心里在盘算，三年半后升副总经理助理，就算靠史柏高的人事帮忙，最快也要再过两年才升为副总经理。

也就是说，五年半后才可升上副总经理的职位。

还要史柏高从旁协助。

今年郭氏合约签不到，三年后也签不到，最快最神速也要等到第三度。

人都老了，好不悲哀！

唯一愿望，自己又能办得到的，竟然要等五六年。

还有什么希望？“这么说，我可以做你的男朋友了。”“你已经是我的男朋友，如果不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会和你吃烛光晚餐吗？”“吓！”史柏高喜出望外，“原来我早已是你的男朋友？那证明我符合你的标准。

甜甜，我们结婚吧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没好气。

“我们结婚，不好吗？”“做梦！”甜甜暗骂，说：“我不会那么早结婚的，你忘记了？证明你不尊重我。”“我记得！我一直记着，我以为你会改变初衷。这只不过是我个人的希望，不要生气。”“我一事无成，怎可以结婚？不了一番事业，我不甘心结婚，我还要努力向上。”“你的确很年轻，结婚太早了，应该再创事业高峰，我支持你。甜甜，我们先订婚好不好？”“订婚？”甜甜皱起眉，“多老套！粤语长片学来的？”“我知道你一定不喜欢订婚，想做就做是你的性格。”“还说？还用多说？”“我不好，对自己没有信心，怕你不要我。”“订了婚，我一样可以不要你。”“订婚虽然没有法律保障，但你既然不肯结婚，我当然要尊重你，订婚是心灵保证的最好方法，起码，名份上我是你的未婚夫……”“别说了。”甜甜大喝一声，扔下叉子，“你好烦！”“甜甜，你不喜欢我？”史柏高吓得跳起来，音乐都停住了，“你不高兴和我订婚，因为我不好，不能付托终身？”“你的声音好讨厌。”她是准备和史柏高吵第一次架，因为她常和马立德吵。

“你一向很温柔，从未这样生气，一定是我做错事，告诉我犯了什么错？对不起！”

甜甜，我一定会改。”他紧张得几乎想哭。

“对不起！我刚才语气太重。”独脚戏不好唱，见史柏高那么惶恐，反而吵不出来。

“你不用道歉，你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。一定是我做错事，起码，我说错话？”甜甜只是摇头。

“你不高兴？不开心？”“我是不开心，但与你无关。”“你美国的家人没事吧？想家了？明天陪你回美国探亲？”“与私事完全无关。”“那一定是公事。”史柏高走到甜甜身边，蹲在她的裙边，“公司有人欺负你？”“谁有胆量呢？”“工作不顺利？”甜甜轻叹一口气，做不成郭氏生意。

“你今天不是见过何叔叔？”甜甜占一点头。

“他不是嘉许你吗？”“是的，不过……是另外一份工作。”“什么工作？你哪一样工作做得不好？何叔叔说了你什么？”“他没有说我工作不好，是我自己想做一份工作，但，但……”“何叔叔不肯把工作交给你做？是不是？他为什么这样做？我从小尊重他，他怎能为难你？”“他没有为难我，是我自己不中用，你不要误会总经理。”“你不中用，你不知道有多能干，什么你做不来的？何叔叔也赞你少年得志，青出于蓝，我一直以你为荣，何叔叔他……”史柏高不高兴，拉长了脸。

“能干并非无往而不利，资格、职位也很重要……”甜甜怕史柏高误会

了，搞麻烦，反正郭氏的事他也帮不了忙，使不想他插手，令总经理误会她搬弄是非，“私人时间不要谈公事。”“你不开心。”“那是人脑的本能反射，我也控制不了，迟些会没事的。菜冷了，我们继续吃晚餐。”“如果你心情不好，我送你回家。”“心情不好不用吃饭？饿了才睡不着，快回座位去，请乐队继续奏乐，令心境平静。”“甜甜……”“去嘛！”声音软，却瞪了史柏高一眼，史柏高马上回到原来座位。

星期日，是特别约会的时间，史柏高来了个电话。

因为史夫人要他办点事，因此，他赶不及依时到她家，一办妥事，便会马上飞车而至。

六

甜甜伸个懒腰，今天好清闲、好舒服。

但不久，铃声就响了。

谁来啦？星期日，汪安莉照例不会出现。

近来也只有甜甜主动去找她。

莲达进来，说有位史太太来访。

“史夫人？”史夫人虽然对甜甜疼爱，但从未来过她家。

甜甜梳梳头发，拉好身上的橙色娃娃裙才出外迎接。

“安娣，欢迎光临。”甜甜看见史夫人身穿金银绿名贵套装，手握银绿手套，站在大厅中。

“甜甜。”史夫人转身过去握着她的手，“我突然到来，会不会怪我没有礼貌？”“怎会？安娣肯来，我已经感到光荣。安娣小坐一会，我去给你煮咖啡。”“叫菲佣吧。”“我怕安娣嫌她粗。”“难道要你这位千金小姐为我张罗？”史夫人拉住她，“坐下，我们聊天。煮咖啡的事就叫下人做。”甜甜就吩咐佣人去煮咖啡。

“我吩咐柏高去办点事，他迟一点来，你不会怪他吧？”“不会。不过，他刚才在电话里应该说安娣会来，我便会煮咖啡等候，我煮咖啡不错的。”是我叫他不要说的，别生他的气，柏高这孩子又纯又乖。”史夫人一直笑盈盈，“甜甜，你现在的职位会不会感到大材小用？”“不会，我这年纪能在大财团内任重要部门的高级经理，已经很少有。”“但你的能力可以做得更高。职位高些，就有更多发挥机会。”甜甜想想郭氏的合约，有同感，无语了。

“不过，也是真的。虽然你能力高，但大机构有大机构的规则，若你突然连升几级，就怕下级不服、上级不满。”“是真的。”“但你工作不开心？”“柏高说的？他真是……”“柏高非常爱你、紧张你。你不开心，他就不开心，牵连我也会不开心。”“对不起，那天我不该在他面前表露，还发错了脾气。”“柏高既然是你的男朋友，就有责任为你分忧，开解你，为你做事，否则，要男朋友干什么？”甜甜笑了，哪有这样开朗的长辈：“柏高的确很关心我、支持我，但有些事情，他也无能为力。”“坦白告诉安娣，你对柏高的感觉如何？以下谈话，一定要坦白，安娣是关心你，想帮助你。”“那该从哪一方面说起？”“外表给人第一个印象，就先说外表吧。”“斯文温柔。柏高

像安娣，外型自然好。”“就是不够高大，虽然他也有五呎十吋，但现在的男孩子又高又大，个个都过六呎。”马立德就腿长、膊阔，六呎几，又高又健康。

“柏高算是中等身材，多运动，身体会更健康。”“柏高身体一向少病痛，跟你一起后，常运动，几个教练伴着，肌肉一天比一天结实。你认为他的外表不错？”“已经很好了。”“外表过关，当然要谈到内在美。柏高的人品、学业如何？”“柏高品性温柔，对人亦好，没有不良嗜好……人品值一百分。他本身也是经济学博士，学问当然好，何况受的是英国教育。安娣一向家教好，柏高的学养也是一百分，只可惜他回港后一直没做事，浪费了他的学问。”“这个问题我押后回答你。”史夫人拍拍她的手，“外表、内在部分析过了，一个人的家庭背景、经济状况也很重要，是不是？”“柏高的家庭背景极好，爸爸是实业家，成功人士；妈妈高贵美丽、明理、慈祥，柏高在一个幸福家庭中成长，因而身心健康。”甜甜站起来，说着把菲佣煮好的咖啡调好送到史夫人手上，“至于经济，别说史伯伯是十大首富之一，就以我来说，柏高根本就是我的老板，我只不过为史家打工，柏高的经济状况是我认识的男女当中最好的一个。”“各自占多少分？”“都一百分。”“唔。”她喝口咖啡，“除了外表之外，柏高几乎可以拿满分。”“柏高外表不错，况且，没有人十全十美。”马立德外表就值一百分，又怎样？整天吵。

“外表是否最重要？”“绝对不是。”“这么说，你对柏高这个人已经颇为满意。”“可以这样说。”“你们感情如何？认识后吵过多少次架？”“感情不错。我们一次争吵也没有，因为柏高肯包涵，他脾气好、又能迁就人。”“听柏高说，你不想太快结婚？”“是的，因为……”“还有一番作为，结婚做贤妻良母实在可惜。”甜甜低头微笑，用手抚着杯子。

“订婚的确很老套，多此一举，但，甜甜，订婚实在对你有利。”“我？”甜甜想不透了。

“权力！权力对一个有上进心的女孩子来说很重要。男人不能一日无权，女人何尝不是？而那种权力，即使你更能干，学问更好也争取不了。”“真的，除非我自己一出世就是大老板。听以，我会等待，经验、年资都要随时日增进。”“这些柏高可以给你。不过，你一定要和他订婚，那不是条件，只是帮助你增加权力。”“你突然高升，大家不服不满，而且，最高层的职位，不可说增就增，一定要有现成位置。你和柏高订婚，你便可以做副总经理。”“副总经理？”甜甜真想把耳孔撑大，是耳朵有毛病，还是在做梦？副总经理是她一个终老的目标，除非她换机构，否则副总经理级以上的人，全部要是公司股东（并非红股），而且股份不能少于十个百分点，公司的总裁由史老板兼任，何总经理是另一美国大股东的女婿。

副总经理总公司共两个，一个自己是股东，另一个的爸爸是股东。

副总经理助理倒有几个，有骄人成绩并且是红股董事，按年递增，大部分都在高达工作了十几年。

甜甜入高达未足两年，父兄又没有股份，她凭什么做副总经理？“安娣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。”“你自己不可能，但，如果你是柏高的未婚妻，便有可能。柏高学成归来，史伯伯本来就要让他做副总经理。”“那应该由柏高去做。”“你明白柏高的情况，将来他要做总经理，甚至总裁都没有问题。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都移民去美国、加拿大和英国，他父亲决定把总公司交由柏高主理，高达将来是柏高的。”“他更应该回公司去做副总经理。”“刚才我不

是说押后和你讨论柏高事业的问题？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，是我不准柏高上班的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事业对柏高来说垂手可得，倒是这孩子很怪，24年交过不少女孩子，从未有一个他倾心所爱的，你是他唯一愿意结婚的人。因此，我要他先成家，后立业，你肯点头嫁给他，他就可以建立他的事业。”“安娣，我……”“你和柏高订婚，你坐上副总经理位置，没有人敢说半句闲话。”“安娣，我和柏高认识尚浅。我喜欢他，但并不保证一定爱他，非君不嫁。”“所以才要订婚。订婚后，两人关系密切了，你更可以去清楚了解他。”“若两个人真是合不来……”“现在你们的感情已经很好，又步入情侣阶段。你以后不肯嫁柏高，一定是他做错事。他变坏，我做妈咪的也不会偏帮他，不会迫你嫁一个伤害你的人。”史夫人爱怜地捏捏她的脸，“不喜欢我这个未来家姑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她的确很想做史夫人的媳妇。

“安娣今天到来，亲自代儿向你求婚，答应和柏高订婚，好吗？”甜甜就是笑，说不出话。她想答应，又好像怕后悔。

“如果你嫌副总经理职位低，安娣还可以想想办法。”“不！足够了，那已经是我一生的梦想。安娣虽然不是要我马上结婚，但订婚后，我是柏高的未婚妻。”“对呀！有婚约约束，彼此都要负责任，否则何必订婚？但你可以继续发展事业。”“因此，我希望安娣给时间我考虑。”“结婚大事，应该好好考虑。不过，不要花太多时间。因为，如果你喜欢与郭老头签合约，工作接上手，也要花一点时间会准备。”她肯急着订婚，也是为了副总经理的职位，特别是接管郭老头的交易。她知道要快，拖下去，吃亏的是自己。本来可以马上答应，但她总觉欠了些什么似的，想拖那么一下：“安娣，不用花很久，我一个星期内回复你，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她爽快地一口答应，“我支持你。”甜甜最满意这个家姑，巴不得一口应承。

“我可以到处看看吗？”史夫人站起来。

“欢迎参观！但地方简陋。”她很用心地到处看看。

“也很清雅！不过，也要搬新房子了。”“安娣嫌哪儿不好，可以装修。”“不单屋内，屋外也有问题。我想你搬高一些，那儿环境、空气会更好。”安娣！这儿方便。政府正在兴建一条全世界最长的行人电梯，着图表和模型很美丽，有玻璃纤维上盖，又蓝又白，很壮观，由半山直到中环。将来我若不喜欢驾车，步行也可以上班。”甜甜一想起那行人电梯就想笑，真的不想搬。

“你喜欢游泳，连个游泳池都没有，多麻烦。”“我们大厦有供本大厦的人使用的泳池。”“多人用就不好，自己有私人泳池，半夜游泳都方便。女孩子喜欢花，应该有个私人小花园。再说，房子太小了，不够用。”“安娣！够了，只有我和菲佣两个人。”“这儿有多少个车房？”“一个。”“一个就不够，起码要两个以上。”“安娣，我只有一部车。”“你做了副总经理，公务多，进进出出，公司应该送你部房车连穿制服的司机，若赶时间，吩咐司机送，假日高兴，自己驾跑车玩玩。”史夫人的话极对，贵为副总经理，连司机都没有，未免太不像话。

“身居要职，应酬自然多了，在家请客平常事，是否起码应该有个厨子？”对呀！莲达的烹饪技术如何宴客？“宴客自然要有个大厅和大餐厅，偶然在家和下属开个会，也没有个偏厅……地方多了，人客多了，自然要用多些佣人，一个工人根本不够用。而且司机也不可能和佣人同睡一间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“是的。”甜甜也笑，“除非请女司机。”“香港治安不好，不能请女司机，因为他必须是司机兼保镖。”言之有理。

“房子要搬大的，地区要更高些。外面风景要美，泳池、花园、小喷泉。车要新，家具当然要新，佣人也必需增加。”史夫人握住甜甜的手：“做女强人，也要做个出色的、有气派的，不是虚荣，人应该上进，否则，何必辛辛苦苦念那么多书？”甜甜十分欣赏史夫人的话，因为说中了她的心事。

想一想前面的路，便心花怒放了。

美好的将来就在她前面，真是垂手可得。

但她还是心很乱，思想多，有点烦。

史柏高还不停地探她口风。

“这个星期我不要见你。”“甜甜，你为什么不高兴？是不是我惹你生气？我道歉，我改。”“我不是生你的气，为什么要道歉？你又没做错事。我在想我的婚姻大事。”她这么一说，史柏高就笑得酒窝深深：“好！你慢慢想，我不烦你。”“你天天来，走来走去，我怎能静心考虑？”“我不走，我坐下。”“你说话吵我。”“我不说话，一句都不说。”“你不说话，又不动，干什么？”“看着你。”“你看我，等于监视我，我根本无法思想。告诉你妈咪，太烦，我不嫁了。”“不要这样！甜甜，我求你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肯做的，不要……”“你这个星期不要来找我，我要静心考虑。”“好！我马上离开。甜甜，不过，你不要拒绝我，我会很伤心。我等你好消息。”“我数三下你不走，就算啦！我辞职。”“我马上就滚……”升职、加薪，史家将会送赠的权力、势力、财力……一切一切，都会令她很满意。

史家的人又对她好，史柏高也听话，千依百顺。

夫复何求？但为什么？总好像有什么障碍？不，是牵挂？她躺在床上转来转去，随意地把床头柜的抽屉拉出推进，一个个……噢！这相架。

是马立德的相片，上一次和他闹分手，一气，把相架扔进床头柜。

拿出来，看了又看，这英俊又自大的家伙，这狂妄又迷人的男人。唉！找到了，她终于找到了，马立德便是她放不下的牵挂。

没有他，她早就答应了史夫人。但答应了史柏高的婚事，便会永远失去他。

想了好一会，看看钟，才晚上十点，便拨了个电话给汪安莉。

告诉她，她很快就要答应史柏高的求婚。

汪安莉安排李甜甜和马立德见面，便识趣地避回房间去了。

两个人相对坐着，在马立德眼中，甜甜仍然是丰姿绰约、美不胜收。

“你约我来的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甜甜可没看他。近来她自是意气风发，什么人都不看在眼内。

史夫人两母子宠她宠得过分嘛！！

“听安莉说，你要和史柏高订婚？”“安莉真是！”“你提出分手后，虽然我知道你和史柏高来往，我也没有找你……”“可能你也忙着交女朋友。”“我没有，只是，我觉得应该给你一个交朋友的机会。”“机会是我自己的，由不得你给。”“我也没有说过你半句。”“你有什么好说？我被放逐去澳洲，你什么都帮不上，就叫我不要去。”甜甜仍有余恨：“史柏高就不同，他为我解决全部问题，我不用去澳洲，照样升职加薪。”“我不是不关心你，我提过让你到国际集团做我的职位，你说你不想接受马家的恩惠，其实，股份是外公留给我的。”“你妈妈不大接受我，我何必自讨没趣？更怕人言可畏。”“我把保险公司交你主理，你嫌公司规模小，没有前途。”“那是事实。我又不想马上结婚，干嘛去做老板娘？”“你怎能怪我不帮你？根本是你自己诸般挑剔。”

“喂！我可没空和你吵架，我也不是以前的李甜甜，不会随便给人骂。”“好！说回今天的事。甜甜，你不应该和史柏高订婚。”“为什么不应该？我和柏高订婚，马上可以做高达的副总经理，大权在握，独挡一面。”“就凭你这么说，你和史柏高订婚，完全是为了升职发财，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权力，你根本不爱史柏高。”“我爱不爱他，是我的事。”“我是没资格管，但你不爱史柏高而和他谈婚论嫁，那你就是玩火，误己累人。”“你高兴怎样加名词，由你，反正你是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狂徒。就算我玩火，也与你无关。”“通常玩火的人，都会为火所害，轻则受伤，重则致命。”“你真夸张。”甜甜冷笑，“不过，你约我来见面，是怕我玩火被人所伤，看样子，你仍然关心我？会吗？”“其实，我一直都关心你。”“谢谢！我好感动。你因为关心我，所以劝我不要嫁柏高？”“是因为你并不爱他。”“女孩子始终要嫁人，依你之见，我应该嫁给谁？”“他爱你，而你又爱他的人。”“柏高非常非常的爱我。”“问题在于你根本不爱他。”“你既一口咬定我不爱他，一定知道我爱的是谁？”马立德向来说话不留口，说到这里也停了下来，颇感为难。

“你吞吞吐吐就不要来找我。”“你自己知道，你爱的根本是我。”“或者。可是，你又爱不爱我？”甜甜得意地笑，胜券在握了。

“甜甜，如果我不爱你，”马立德坐到她身边去，“为何急巴巴地约会你？你嫁给谁跟我有何关系？你应该明白我。”“柏高爱我，什么都愿意为我做，你呢？”他们面对着面？相当接近，甜甜终于看他，马立德瘦了，但仍然很英俊。

“唔！”他点点头。

“我承认对你仍有爱念，因此，我为你做点事；而你，也该为我做点事，公平不公平？”“甜甜。”马立德握着她的手，又点点头。

甜甜声音转柔：“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愿意放弃高薪厚禄，副总经理都不做了，拒绝史柏高的婚事。”“那就好。”马立德吻吻她的手指，眼睛在看甜甜的眼珠子。

“不过，你要用行动表示你的诚意。”“你要我怎样做？”他的嘴快碰到她的唇。

“你先要答应我几件事。”甜甜用手指按住他的唇，形势大好，不达目的不甘休。

“你说！两间保险公司我都可以给你……”“我才不要这些。”甜甜瞟他一眼，他又冲动得想吻她，“首先，你要向我道歉，我被派去澳洲，对于这件事，你既无能力帮上任何的忙，又不支持我，还对我诸多埋怨、责备，你实在太过分，太大男人，我受不了才提出和你分手。”“我承认自己是大男人，脾气不好又苛求些，以后，我会尽量关心和爱护你。”第一步成功，她将会得到一个合心合意又爱他的丈夫：“从今天起，你要对我千依百顺，讨我欢心，支持我，照顾我，我喜欢做什么你都不能反对。当然，温柔体贴是你应该学习的。总之，你不能再做大男人，我讨厌你的大男人。”马立德好像被人打了一下，头一摇：“什么都依你，没有个人意见，我还是人？根本是哈叭狗。”“你说过爱我，出尔反尔？”“我是爱你，但也不能为你做畜生。温柔体贴，可以。千依百顺，乖乖听话，我实在做不到。”甜甜把手抽出来：“柏高都做得到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”“因为我不是史柏高，你也不能改造我成为史柏高。”“史柏高因为爱我，所以肯为我做一切；你根本不爱我，所以你只想到自己的利益，仍然做大男人，欺压我，你完全不爱我。”“我爱你，我

们一有相爱，你心里最明白。但我不会做爱情的奴隶，不会像史柏高那样纵容你，令你黑白不分。”“马立德，”甜甜站起来，这男人真是死性不改，就要和她闹，和她吵，“我肯为你牺牲那么多，听你的话不玩火，你为什么一点也不肯退让？”“我感谢你对我好。我一向不相信谣传，说你贪慕虚荣，因为你可以为了我，放弃史家财势、放弃做大财团的副总经理职位……”“那你还想怎样？我只要求你对我千依百顺，你爱我就不会计较。”“甜甜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不是应声虫、哈叭狗，我有自己的主见。对你迁就些，可以，宠你，都可以，哪一个男人不宠自己心爱的女人？但千依百顺就不行。”“说说都不可以？”“说说当然可以，不负责任的话说出来不难，但发生事情，或共同去处理一些问题，你合理的，我可以依你。但不合理的，我仍会坚持己见，或作有限度的让步。说过了，做到千依百顺，又有何用？甜甜，不要那么孩子气，由对现实……”“别来教训我。”甜甜手一挡，好失望，“柏高的条件比你好一百倍，我都肯为你牺牲他，就是望你好好待我。你既然要继续做你的大男人，算了。”“甜甜……”“我不一定需要爱情，柏高会补偿我的，我不单做到总经理，还可以做总裁，做史家的女主人，做柏高的公主、皇后……总之，我要什么，柏高都可以给我，他肯千依百顺，做应声虫、做哈叭狗、做奴隶……”甜甜摇着头，很激动，“我马上去玩火，不过，马立德，是你迫我玩火的，将来若有不幸，你难辞其咎。”“甜甜，别这样。”马立德捉住她的手臂，“你真的不能答应和史柏高结婚，你会伤害他，对我们三个都不公平……”“你是真爱我的？”“当然，分手至今，我没有去找另一个女孩子，我仍很关心你。”“证明给我看，对我说，你会一切都依我，凡事以我为主。”她不是不心软，她不再坚持千依百顺。

“说话不难，我怕到时做不到，我们又吵架又分手。我不想因为要打退史柏高而向你撒谎，我从来都不骗你。”“好，你说的，反正都分手了。你根本不能证明你爱我，我去找自己的幸福，管他伤害一万个人，都与你无关。放手！”“甜甜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不单伤害别人，也会令自己受伤……”“你到底放不放手？”甜甜不耐烦听教训，大喝一声。

马立德把手抓紧一点，留住她，希望有更好的解决方法。

“甜甜，不要去做傻事……”“你去死吧！”甜甜在他的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，便飞奔而去。

“甜甜，别玩火……”他追出去，甜甜已无踪影。

电梯送上她。

马立德抚着手腕回到屋子，手腕的伤还比不上他心里的痛。

他双手抚着脸，呜咽起来，他开始怀疑自己，把心爱的人放走，到底是坚守原则，明辨是非，冷静理智，还是白痴？李甜甜和史柏高订婚了。

订婚餐舞会的请柬由汪安莉送到马立德手上。

马立德喝酒喝到天光，把家里的人闹个鸡犬不宁。

他好想有风度，扮冷傲……但结果仍然没有出席舞会。

李甜甜在订婚之后获得很多：花园洋楼一幢、名牌房车、一千五百万的六件头钻石珠宝、二百万全美心形金刚订婚戒指……这些她都不在乎。

她关心的是终于正式升任为副总经理，搬到顶楼去当大班，高高在上，好不威风！

史柏高要在顶楼找一个风景最好的办公室给未婚妻，隆重装修。装修期间，甜甜暂用史柏高的副总经理室，那是史夫人半年前为儿子准备的。

这是甜甜第一天学做副总经理。

坐劳斯莱斯，穿黑金制服的司机开车。

李甜甜穿一套新衣，鲜红色套装，袖口、领口、胸前都钉了三行珍珠，仙奴设计。

她坐在车后座，开了电脑，正在看今天的经济行情。

到办公大楼，把戴上白丝手套的手伸给司机，然后蹬着红色钉白珠高跟鞋进入大厦。

“李小姐。”“副总经理……”她第一次乘搭只上顶楼的电梯。呀！她吸一口气，真是与众不同。

出电梯，经过秘书房，比提仍然做她的秘书，但高级秘书是新增加的，一位英国留学回来的波顿太太。

她喝了波顿太太送来的英国皇室式咖啡，便应邀去见总经理。

她走出自己的办公室，看见门上金漆的名字，不禁发出胜利的微笑。

“总经理，早。”“早！请坐。”前晚舞会，她叫他何叔叔的，公私分明呢！

“甜甜，站在上司立场上，我恭喜你。”“谢谢，还要总经理费神关照、指导。”“站在个人立场上，我不赞成你做副总经理，开董事高峰会议时，我反对得最激烈。”甜甜十分意外。

“如果因为你是柏高的未婚妻、史家的媳妇，那么，你每天有空回来玩玩，做副总经理也好，甚至总经理、总裁都无所谓，逗你开心，威风威风就够了。”“总经理，你知道我喜欢事业，不是回来玩玩的人。”“坏处就在这儿！你要真真正正承担副总经理的职责，那就不容易了。”“总经理曾称赞我颇能干。”“是很能干，所以，你可以做经理，甚至高级经理。”“做高级经理时还受过总经理表扬，又在董事会领过奖。”“对呀！你不提醒我，我也不会忘记。”总经理一直皱眉，“但高级经理和副总经理相距甚远。”“你怀疑我的工作能力？”一盆冷水照头淋，姓何的话太令人扫兴，甜甜很不开心，只是敢怒不敢言，谁叫他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？“工作能力、年资只是一个问题，最重要的是你经验不足。经验是很重要的，人怎可以一步登天？”姓何的实在太小看她，她忍一忍：“总经理认为我怎样做会更好？”“正常地，一级一级向上升，你必然会工作顺利，胜任有余；又或者挂个副总经理空衔，每天回来坐坐，多学习，一两年内不要真正执行副总经理职务，尽量先争取经验。”“我马上去对总裁夫人说。”“噢！不！不！”总经理马上制止她，“董事局都通过了，改不掉啦！我只是把你当世侄女看，和你聊聊罢了。我明白，要你上顶楼是你奶奶的意思，讨你欢心，像给小孩波板糖……”不，完全不！做副总经理，高高在上，是她和史柏高订婚的唯一原因，亦是要向马立德一显颜色。若是打回原形，她马上退婚。刚才，她只不过用了一招：大石压处蟹。

一搬史夫人出来，他就惊了。

总经理翻着文件，一边说：“你上任后，一共要负责两个 PROJECT：其一，是你喜欢的郭氏合约，这是郭氏的资料，你拿回去好好地看清楚。另一个资料还没有回来，仍在美国，那就先办妥郭氏大约。”甜甜的笑容回来了，赶升职，也是想接手做郭氏合约。郭老人还是第一次和女性交手，她成功了，会很威风。

“总经理，我回办公室看文件。”“不明白、有怀疑的随时来问我。”“谢谢总经理……”她一头钻进工作去。

既然总经理对她没有信心，她自然要加倍努力。

她决不做美丽的花瓶。

“若郭氏不肯和我续约，岂非前功尽废，贻笑天下？”她老对自己说。

不过，她既然是史家未来的媳妇，未婚夫就不能完全不理。

史柏高好喜欢来黏着她。

“你不用工作吗？”甜甜答应史夫人婚事时有几个条件，其中一个是不能接受一个游手好闲的丈夫。

因此，史柏高必须有工作，而且每天都要上班。

史夫人也头痛，原来职位给了甜甜，柏高做什么？和丈夫商量，史老板倒是同意男孩子不该为情疏懒。史柏高学问不错，但完全没有工作经验，但又不能从头开始，大老板爱子啊！

终于安排他做总裁助理，帮父亲看看文件。

“太太，工作也要吃饭，现在已经六点钟了。”“大老板呢？”“四点半已经走啦！”“大老板不算，我们全体职员都是五时十五分下班的。”“对呀！太太，我五时半才进来，绝对没有偷懒。”“我不能马上去吃饭，我的计划书还没有做好，下星期就要送到郭老板手上，十天后我们签续约。你自己先去吃饭。”“我一个人不吃饭，你不去，我也不去。”“你没见我忙着？别搞破坏，要我放下工作陪你？”“噢！当然不是，我是来陪你，不是催促你去吃饭，你安心工作。”“你不饿吗？”“你都不饿，我又怎会饿？别管我，我来为你弄个龙胆果奶昔……不要理我啦！工作第一。”甜甜对史柏高真是没话说，想发脾气都不好意思。

唯一令甜甜介怀的是史柏高要求吻别晚安。

以前，他从不故作此要求。

所以一直以来，和她亲嘴的只有一个马立德。

没有任何一方要求，自自然然的。

如今，史柏高以未婚夫的身份要求，理直气壮。

甜甜紧闭双目任吻，完全不感陶醉，她只觉怪不自然。

每天见面一吻，送她回家分手时，又一吻，甜甜像喝苦茶，真是好勉强，但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。

幸好是轻怜浅吻，每次甜甜便闭嘴闭目，敷衍了事。

史柏高倒是相当尊重她，这个优点，马立德坐穿梭机也追不上。

为什么还想马立德？自己已是名花有主，有夫之妇，应该安分守纪，不要惹人闲话，做对不起史家的事。

况且，有事业寄托精神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

忙碌的人没时间寂寞，没时间浪漫，也没有时间恋爱。

通情达理的未婚夫是可以接受的，大男人的情人就太烦了。

总经理要到比利时开会，又召李甜甜。

“……你负责的第二个 PROJECT，是要收购一间酒店……”大鱼吃小鱼，应该很刺激。

“对这间酒店有兴趣的，共有四个财团。经过一段时间调查、分析，其中只有万邦财团对我们威胁最大，因为我们同样需要这间酒店。所有资料、文件、图片、影带都齐全。你要加点精神，郭氏我已经安排好，但，我怕你因为经验不足而被人乘虚而入。”“酒店的业权人比郭老先生更难缠？”“酒店本来是 ABC 集团名下的，这次由希尔顿兄弟主持卖盘。他们由于 DD 银行倒闭而负债，等钱用，所以价高者得。我们出价高，应该没有问题，我担心

的是万邦财团，他们人才鼎盛。”收购酒店极富挑战性，甜甜当然想做，但听总经理的语气，似乎对她不信任。

“总经理，如果你担心我办不来，那么，还是派别人去做吧。”先以退为进，而向史柏高争取。

“我早告诉你，我的助理、副总经理都各自有任务。本来收购酒店的事由我自己去做，我亦已去美国完成大部分工作，但一方面，比利时的会议十分重要，而史夫人认为你对收购酒店的工作有兴趣，并且可以应付，所以决定由你全权去办。”“总经理，就让我试一试，考考我的实力吧。”甜甜暗地以好笑，原来又是未来家姑指派的，史夫人真是十分了解甜甜的心意，也很会讨她欢心。

最可爱的长辈！

“我并不太担心你的实力，况且，最近我一直观察你，你的确很勤奋、努力，又聪明，只是我担心……”“担心我的年资和经验？”“你知道就好。高级经理和副总经理级以上要员所负担的工作范围分别很大，一个高级经理，负责的PROJECT 金钱来往数目只不过是数百万元，公司就算损失数百万，也影响不太大，但我们负责的都过亿元。钱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，你研究过文件，就知道ABC酒店对我们多重，实不容有失。”“总经理，我倒有个提议，先看看我做郭氏的成绩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放手给我做？”“任务一个接一个，没有时间给你实习求证。这样吧！我到比利时后，你每天给我一个电话，报告有关ABC的一切，每个细节都要跟我商量，决不可自作聪明、自作主张。”“好的！总之，作指挥，我照办，成功了，功劳始终是你的。”“甜甜，你怎会这样说？”他对这句话十分敏感，“是不是你对我有所误解？”“总经理，你怎会这样说？”“可能你觉得我对你十分苛刻挑剔但是……”“你是为我好，关心我，栽培我，不希望我出错，我明白的。”其实甜甜并不明白，以前，总经理何日南对她十分爱护、赏识。

但自从她升上副总经理的职位之后，何日南每次看见她都愁眉不展，一定对她快速升职不满。他自己也说，董事局开会升她为副总经理时，他反对得最为激烈。

为什么歧视她？为什么不先看看她能否胜任？为什么不把机会给年轻人？何日南还叫她挂着副总经理的名衔，坐坐看看做花瓶，太过分了。

不过，甜甜性子虽然直，但涉足商务已两年，不会连一点风度（确实一点是虚伪）也没有，因此，表面上她还是很尊重何日南。

“放心吧！我会好好向老师学习。总经理，你一定要做个严厉的老师。”“好，这就好，我可以安心去开会了。”

七

和郭氏续约回来，甜甜意气风发。

史柏高买了几箱香槟回来，分请全公司，庆祝甜甜晋升后第一项任务成功。

史夫人也送来一巨篮粉红玫瑰，共128枝。

甜甜喝着香槟，嘴角禁不住微笑。

她怎么也想不到会如此顺利。

十天前她把计划书和报告书（过去三年高达与郭氏合作的业绩）送到郭氏那边去。

但未获郭老头接见，他的高级秘书请她等候电话。然后，三天前她接到林秘书的通知，请她今大早上前往郭氏谈续约的事情。

今天大清早，甜甜就醒来了，第一，心情紧张；第二，要把自己包装得最完美，才去见郭老头。

今天的使命只许成功，否则收购酒店的玩意就轮不到她。

单是穿衣服，她已经花去半天时间。

郭老头既然歧视女性，那么，大红大绿的不能穿，会使他想到女性没有真才实学，只能做花瓶。

黑色大方得体，用黑色似乎不甚吉利，沉闷的郭老头可能更提不起精神，影响签约。

白色吧！白色够纯洁，但又怕郭老头记起他那不贞的妻子。

黄色带点诱惑，0对老头子不适宜，会被他更看不起。

紫色代表野心，郭老头不会接受一个野心大而年轻貌美的小女孩，交易没有安全感。

呀！皇室蓝，既高贵、传统又大方，也有平稳踏实之感。

窄身短裙，不好，还是套装庄重。

她选了一套皇室蓝的套装。

裙裤不太短，刚在膝盖上。上身是及腰的双襟西装外衣型，六颗白色星形贝壳纽扣。

外面一件皇室蓝及膝的真丝大衣。发亮、白贝壳色的高跟鞋、手袋和手套。

总算高雅大方。

未见郭老人时，甜甜的心不受控制的跳，好紧张。

进会议室，见到郭老头，恭恭敬敬。

郭老头由她的发顶到她的鞋尖，上至下看一遍，眼光是凌厉，但并非鄙夷。

于是开会，他说话很有肯定性，对计划书批评和删改几点，补充几点，没称赞也没刁难，两小时后，双方签了三年合约。

甜甜离开郭氏大厦，竟然反而若有所失。

一直想得到的东西，轻而易举就得到了，太容易？她不明白汪安莉的姐姐何故那么渴望与郭老头交易，他不算刁钻、犀利，只是老头子一个。

可喜的，甜甜是第一个和郭老头生意交易成功的女性。

旗开得胜啦！

“甜甜！”史柏高看准时机，过来嗲她，“开心不开心？喜欢不喜欢我买的香槟？”“好开心，今天喝香槟最有意思，谢谢你”“我一直静静地支持你，又乖又听话，就说声谢谢？”“你还想要什么？”心情好，脾气好，说话也温柔。

“亲一个。”史柏高把脸送卜去。

“你这蛊惑的哈巴狗。”甜甜笑笑，在他脸上吻一下。

“这！”得寸进尺，史柏高指住嘴唇。

甜甜瞟他一眼，终于还是在他唇上一碰，史柏高乘机抱住她拥吻。

“别呀。”甜甜推开他，但并没有发火，“这是我的办公室，别胡来，乖乖给我坐回去。”史柏高果然听话坐开去。

“今天别忙了，去玩一天，庆祝，庆祝。”“唔，也该休息一下……”史柏高和李甜甜在 LA 美国俱乐部的法国餐厅吃法国餐，她今天胃口极好，吃得有滋味。

“李小姐。”突然有人叫她，她忙抬起头，原来是刘黄玉儿。

这刘黄玉儿，出了名的高窈猫，从不随便跟人交朋友，既歧视男性，亦歧视女性。

不可一世。

这与家庭背景、出身和婚姻有关。

她嫁了个名流绅士，自己娘家亦有财有势，她本身学识好，叱咤商界，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。

以前在交际场合中见过几次，李甜甜和史柏高的订婚餐舞会，她也有出席。

“刘太太。”甜甜站起来，“真巧，坐一会儿喝杯酒好吗？”“八公子，会不会怪我做电灯泡？”她站定下来。

“欢迎，欢迎。”史柏高忙为她拉椅子，倒香按。

刘黄玉儿拿起香槟杯：“李小姐，恭喜你今天和郭老板签了合约。”“刘太太也知道？”真是意外惊喜。

“商界盛事，谁不知道？特别是女性，你真了不起。”“刘太太夸奖了！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”她只会笑。

“郭老板从不与女性谈生意，今次你打进他的会议室，令他和你签约，不单你高兴，连我也感到很光荣，证明女性办事能力高。”“哪里！哪里！”“我是为此特地来恭贺你，你为我们女性吐气扬眉。来！”刘太太高举酒杯，“借花献佛，敬你一杯，你这么年轻就出类拔萃，将来必可雄霸商界。”“刘太太，我不会说话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谢谢！”甜甜合不拢嘴，真是威到尽，连这样瞧不起人的太太都来贺她，“赏面和我们一起吃晚餐？”“我约了朋友谈生意，他就在那边等。明天你有没有空？晚上不敢打扰，怕八公子生气。我想请你吃顿午餐，好吗？”“好的。”“明天再通电话……”刘黄玉儿终于告辞了。

甜甜兴奋得几乎想唱歌。

“甜甜，你好高兴？”“当然，男人喜欢女人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女人喜欢女人就不简单。”甜甜笑咪咪，“何况这位刘太太一向目中无人，她想主动和我交朋友呢！我是高攀了，她是商界强人，我算是小辈。”“可能她以前想跟郭伯伯做生意，碰过钉。”“不出奇，汪姐也碰过，一直引以为憾。”“你今天替所有女性吐气扬眉，所以她赏识你。明天，你的名字传遍商界。”“你好夸张。”“真的呀！我做你未婚夫也感到光荣。”甜甜咯的一声笑出来。

“开心了，多吃些东西。最近你忙，好像瘦了些。”“哪有瘦？磅数都一样。你就想我肥，不知道有何阴谋？”“每个男人都希望太太肥肥白白。”“我不够白吗？”“够！但丰满些更迷人。”“你呢？你又怎样？”“我！状态甚佳，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死白死白，妈咪说我和你在一起，人长肥了，面色又好。我天天练球，晒太阳。”“我算不算功臣？”“你当然是。如果没有你，我连泳都不会游。你信不信？我还长高了一点，大概肌肉厚了。”“你应该怎样答谢我这大功臣？”“你喜欢珠宝、皮革，还是最新式的林宝坚尼？”“你怎么老说钱？你的肌肉也不是用钱买的，钱买不到才珍贵，都不要，再说。”

“亲一个。”“什么？”甜甜低叫，心情好，“还要我吻你，这叫答谢？”“不！当然是我吻你。”“你讨我便宜。”“吻你表示谢你，表示爱你。”“啐！”甜甜向他皱皱鼻子，“总之吃亏的是我。不来，谢了。”“夫妇俩还计较这些？”“我又未真正下嫁给你，我是你未婚妻，不要叫我太太，还太早呢！好啦！吃田螺吧！”双方投入晚餐。甜甜今天开心，胃口最好。甜甜吃得多，史柏高也跟着开胃。

甜甜笑，他笑；甜甜吃，他吃。

“你明天真的和刘太太吃午餐。”“答应了不好推，也没理由推。你陪史伯伯。”“你真的和她交朋友？”“不好吗？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；而且，我还可以向她偷师。”“她比你能干吗？”“当然！她是商界女强人，她在商界闻名时，我还在念中学。她年纪大，见识广，经验丰富，和她一起，可以充实自己。”甜甜收住笑容：“反正总经理老说我年资不够，经验不足，不能胜任，对我完全没有信心。”“何叔叔最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，老挑剔你，找你麻烦，他真过分。”“都怪自己不如人，如果有真材实料，他就不会看不起我，所以我要多交益友，增广见闻。”“怪不得你急于把郭氏合约副本 FAX 给他。”“一方面让他开开心，另一方面也许他知道，我并非一无是处。”“妈咪说你好本事，叫你别理他。我们是大股东，我们才是老板，你不必受他的气。”“但也要做些成绩给人家看，好像今天，多威风！”“那就笑一下，多吃点……”李甜甜和刘黄玉儿终于做了朋友。

虽然刘太太比甜甜大十年，但相处下来没什么代沟，很和洽，刘太太也不如外传般难相处，而且还很会关心和照顾别人。

她们有空又一起逛公司，李甜甜很需要有个女朋友陪她购物。

以前，陪她逛公司的多半是汪安莉，两个女孩了有商有量，但自从甜甜升上顶楼做副总经理之后，两个人之间便出现了矛盾。

汪安莉只是个小经理，一般公司或者日本公司便可以供应她的需求。

但，甜甜身为高薪要员，又是史家未来媳妇，中上时装都不能往身上披，一定要光顾名店买名牌。

两位好朋友，一套上班服也相差一万几千。

赴宴就更不用说。升职后，要搞好社会关系，应酬相应增加。

花钱、花时间、花精神……又不合甜甜个性，她也很烦，但人在高处，避无可避，除非连生意都不做。

刘太太和甜甜处于同一阶层，购物的需求和眼光都接近。

“你每月的服装费也不少。”“对呀！晚礼服不计算在内，单是上班的服装，不好意思每天穿同一套衣服，又不能穿得比下属差。”“高处不胜寒，女人不易为。在文员、接线生也穿红着绿。”“玉儿姐，你的衣服好漂亮，大部分都有特色，不像高级制服。”“我一年去欧洲几次，大部分衣服鞋袜，我都在欧洲买，因为有退税，算起来，比日本货还便宜，款式更趋时和不落俗套。日本太着重少女服，孩子气，不适合我们穿着。”“可惜我做事以来一直忙着，好久未放大假，根本没时间去欧洲购物。”“你可以订货，托他们空运。”“可以吗？”“我替你查询，你身材标准，购物不难。”“谢谢！拜托你了。”“开口之劳，别客气。我们去吃下午茶，谈心。”这天，甜甜被邀到刘家吃饭。

刘先生去了瑞士公干，只有刘太太和甜甜两个人吃中国菜。

刘太太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念书，他们一家拿的是美国护照。

“甜甜，”刘太太突然说，“我有些话问你，但，若你觉得不方便，就不

用回答我。”“你问，我一定会回答，好朋友不应该有什么秘密。”“LAABC 酒店的收购计划，由你负责？”“我？”这个可真不能说，这是公司的高度秘密。为自己，为公司都不能说，“我……”“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不会让你为难。”“万邦财团？你和万邦？……”甜甜突然想起什么来着，那是她从未想过的。

“美星是我们的家族生意，我是那儿的董事总经理。你忽略了刘先生也是万邦的股东，实际上，我也是万邦的人。”——“怪不得你听到收购酒店的传闻。”“我不是听传闻，根本上收购酒店的事由我代表万邦。”“你真真是你？那我和你……”何日南说过，万邦是他们最大的对手。

“是我。当初，我怎也想不到高达会由你负责这个 PROJECT，因为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新，直至昨天开董事会，看了资料才知道。”“那我们是……”应该是商业敌人。

“同行如敌国，是不是？我这方面不会这样想，自由社会公平竞争，而且公事归公事，交朋友是私人的，应该公私分明。”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仍然可以做朋友！”“为什么不可以？问题只在你身上，除非你觉得我对你有威胁，危害你的利益。但这件事若不是我，你一样会有其他对手。”“玉儿姐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“照旧做朋友，但我们见面，绝对不提收购酒店的事，什么有关这 PROJECT 的一切都完全不提。人事之外，我们仍然是好朋友，你的意思怎样？”“我也不想放弃这份友谊。本来，我还想请教你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。”“千万不可，提都不准提。你收购成功尚可，万一失败，你就会负上商业间谍、出卖情报给敌方的罪名。人要明哲保身。”“玉儿姐，我真是不明白，既然是高度秘密，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，你是代表万邦去收购酒店的人？”“我也犯了规。但我太喜欢你，不想失去你这个小朋友，如果我不先说，将来反正会在 ABC 集团碰头，而且，你不可能到最后一分钟仍不知道对手是些什么人。与其将来你发现我而敌视我，不如我冒个险先告诉你，我们还可以做个朋友，对不对？”“玉儿姐，你什么都为我设想，我很感动，我很喜欢跟你交朋友。”甜甜又喜又忧，“但无论任何一方面，我都比不上你，你收购酒店的事，我肯定失败。”“放心，你未必一定输，你有些优点我没有，你年轻、有冲劲、大胆，初生之犊不畏虎。我的压力比你更大。”“不过，玉儿姐，败在你手上，我也心眼口服。”“千万别说这种话，对自己应该有信心。我未必一定赢、五十、五十。败在我喜欢的小朋友手上，我一样心服口服，而且感到光荣，朋友的成功是自己的成功。”“玉儿姐，你真好，真有器量，我……”“唏！不准再提酒店半个字。”刘太太制止她，话题一转，“吃菜，多吃天然食品对身体有益，又可 KEEP FIT，试试这黑松露菌……”甜甜马上去报告何日南，告诉他关于刘太太代表万邦收购酒店的事。

何日南嘱咐她做好自己份内事，不必理会对手是何人，但干叮万嘱她不可与刘太太来往。

“她是老狐狸，高达不会败在万邦手里，但你会败在刘黄玉儿手上，因为她会利用假友谊，套取公司秘密。”“她不会的。”“别幼稚，完全停止来往，这是命令。”“但刘太太没有……”“你没有经验还可以原谅，但你如此幼稚无知，就没资格身居要职。如果你自作主张又不听命令，一切后果由你负责。爬得高，摔得重，自己想想。”“总经理，喂，喂喂……”原来对方已经挂上电话。

“荒谬。”甜甜也把电话扔了。

这时候，史柏高进来给她送水果。

“不吃。”甜甜推开他的手。

“不开心？欺负你？”“别烦。”“是不是我做错事？我向你道歉。”“你除了道歉还会做什么？”甜甜觉得他又蠢又多余。

“做你的出气袋。你不开心，生气，把气憋在心里，对你身体不好；你说出来，发泄在我身上，一定舒服许多。”他言之有理，甜甜便把刚才和何日南说的话告诉史柏高。

“他连工作以外，交朋友也要管，什么道理？”“何叔叔近来变了，不可理喻。”“刘太太不单没有向我打听任何有关收购酒店的事，我不小心提起，她还马上制止我，怕我泄露任何消息。”“那证明她不是坏人，也不会利用你。消息根本不会外泄，还怕什么？”史柏高永远支持甜甜。

“但他不准我和刘太太来往，我怎样跟刘太太说？”“你高兴跟谁来往，就跟进来往，他有什么资格管你？连我都不敢过问你的事。”“他是我的顶头上司。”“又怎样？爸爸是他老板。”“他会骂我的。”“谁叫你打电话找他？自找麻烦。你不找他，什么都不告诉他，他根本不知道。”“他要我报告工作情况。”“那就说工作。交朋友是私事，根本不必告诉他。”“所以我才生气。交个朋友，他也把我教训一顿，又说我幼稚无知。”“别理他。”史柏高逗甜甜，“真的不用理他。他既然激烈反对你做副总经理，那他根本看不起你。他对你有偏见，存心针对你，想打击你，你不理他，看他能把你怎样？乖！吃水果。”甜甜晚上回家，接到刘黄玉儿一个匆忙的电话。

“玉儿姐，你为什么不找我？我找你又找不到。”“我所做的一切，完全是为了你。”“啊？”“我连打电话到写字楼找你都不敢。”“不怕的，我交朋友有自由。”“但，在这敏感时期，我们还是小心点好，否则，有什么出错，何日南又会责备你。”“他这个人老顽固，连柏高都说他烦，叫我不要理他。”“是不用理他，但也不可以太张扬，毕竟人言可畏。我什么都不怕，亦没有任何人敢过问我的事。”“我知道玉儿姐最关心我。”“朋友照样交，正如你说，那是私事。但为了保护你，暂时我们不再公开来往。”“玉儿姐，你……”“明天有没有空？”“有，明天我请你吃晚餐，喜欢吃什么菜？我叫比提先订座，我始终不大信任波顿太太。”“这就聪明，何日南可能用她监视你。不过，不用订位，我们不出外吃饭。明天你下班，我派车去接你，不过不是我常用的汽车，是另一部，你从未见过的。”翌日，甜甜征得史柏高同意，下班便去赴约。

地点是刘太太指定的，看见一部普通平治车，对准车牌、颜色，马上登上汽车。

行动之迅速，就好像神探办案。

汽车亦没有往刘家驶上。

连司机都没见过。

竟然驶出新界，看看外景，应该是粉岭了。

汽车终于驶进一顿别墅式的房子。

甜甜回首看见大门关闭。

汽车缓缓停下。

一位女管家似的人为她开车门。

引领她进屋子。

刘太太已经在大厅口等候。

“玉儿姐。”甜甜飞奔过去。

“甜甜。”刘太太含笑上前，紧握她两只手。

“哗！神秘、曲折、紧张！”“这儿是我娘家的小别墅，很少人知道，我也极少来。你安全了，不用担心。”“我从来不用担心，只是觉得奇怪和好笑。我们本来是光明正大的朋友，但竟然要偷偷到约会地点，上一辆陌生人驾驶的陌生汽车，出市区，来这间陌生的别墅，我像不像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背着丈夫去私会情人？”“的确很像，你会不会怪我太鬼祟？”“怎会？你在保护我。”“你真聪明，又明白事理。”“何日南还说我幼稚无知，只有你赏识我。”“这个老人家，唉！”刘太太拉她坐下，一张舒服的安乐椅。

管家又送上食物。

“这是鲍鱼山鸡炖燕窝，先吃下它。工作一天，补补神，养养颜。”“谢谢。”女朋友，就有这种细心、关怀、体贴。

“今天我这么急把你约来，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”“什么？”“万邦不会和高达争购 ABC 酒店。”“你们退出收购？”那真是好消息，第一，少了个强劲对手，高达一定争购成功；第二，她可以和黄玉儿继续交朋友。

“退出是没有可能的，若要退出，交计划书的时候就已经退出，表示没有收购诚意。

还有一星期就开初级会议，到出价的时候才退出，万邦就没有面子。”

“那我不大明白。”“先告诉你我们放弃的原因：万邦因为要收购一间美国银行，动用了一大笔金钱，要收购 ABC 也可以，流动资金就会收得很紧，而银行是非收购不可的。因此，昨天早上开会，我提议放弃收购 ABC 酒店。”“是不是因为我？”“在私人感情上，我当然是为了你，收购美国银行的事，也是我提议。”刘太太点点头，“但在公事上，我不希望公司太收紧，根本是一举两得，所以便获得通过。”“玉儿姐，我应该怎样报答你？”“甜甜，你毕竟还是年纪小，太相信别人，你怎可以随便就相信万邦收购银行，花去一大笔资金？”“除了信任朋友，我还能做些什么？”“看一些足可证明的文件。”刘太太起立转身，交了一个文件夹给甜甜，“乖乖的给我看完所有文件，我一会儿回来。”甜甜就一页页看文件。

“怎样？我说的话，可靠程度有多少？”刘太太稍后又回来。

“百分之百，但这些报告书你怎可以随便拿走？”“我自己做的嘛！我本身就有一份。况且，银行已经收购成功，只差一点细节，两星期后就可以公布。”“恭喜你，玉儿姐。”“时间不早，我们一面吃饭，一面讨论酒店的事，好吗？”刘太太又去拖起甜甜的手。

甜甜紧紧反握她。对黄玉儿，她既喜爱又崇拜。

“我会去出席会议，同样会出价。本来收购一间公司，人事方面圆满解决，又付出对方要求的价目，便大致可以成交。但超过一间公司去进行收购，便变成争购，业权人亦采取价高者得的方法，所以，争购的公司便要加码，对不对？”“是的，我们准备加……”“慢着！你又犯了天真和过份信任他人的毛病，妹妹，认真要改啊！”“你已决定不收购。”“但你怎可以信任我真的出价比高达少？或者我在向你套消息？人事计划书已呈交，没得看，你应该先看我们的收购价目建议书。”“玉儿姐，我变成了真正的商业间谍，为高达去偷取万邦的商业秘密。”甜甜很感激刘太太对她的教导、维护与信任。

“我们既然决定放弃，那么谁得到它对我们都不会有影响。既然你是我的好朋友，高达又急需，我帮助你既不损害公司利益，又可令你完成任务，

一举两得。”“我饱了,不吃了。”“甜品还未吃,你会饱?你心急想看建议书?快吃饭,吃饱了才准看。”刘太太装凶,但责而不怒,反引得甜甜发笑。

饭后她们到书房去,甜甜看万邦的建议书,问:“你们只加码五百万美元?”“卖方当然不会接受,我们也不想买,加码是一种礼貌。本来我们志在必得,加码当然不只此数。”“原本是多少?”这是甜甜想知道的,看看他们加码是否合理,同时想学习怎样才算做得最好。

“我们是志在必得的,所以,先衡量自己,我们会加码二千万,同样,对手亦会加码二千万,来回之后再加个保险码,我们原本是加码五千万美元……”“我们也是啊。”“你不要告诉我,何日南的数式我摸得很准,不过,现在你们不必再加那个数目。”“改数?”“当然,否则我今天千方百计请你到来,岂非白费心机?”“但银码是何日南订定,这个我没有权,根本上我还是第一次学习收购,而且还不是小快餐店,而是大酒店。”“何日南根本不知道我们放弃,他花的是冤枉钱,替公司倒米。他不是一直看不起你、事事控制你?如果你这次收购成功,不依照他的模式,更为公司省钱,那么不单何日南要收回他全部的话,你还会受到董事局的赞赏。”“这也是,最近,他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,好过分。”甜甜在沉吟、沉思。

“若他下令,你照办,你只是他一名助手秘书,不是副总经理。收购成功,功劳是他,被赞赏的也是他,因为你连决定权都没有。”“那,董事局何必把任务交给我?太讽刺。”“史夫人是想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,他反对,结果由他监督你。”“那我这个副总经理怎样当?”“做花瓶,美丽的花瓶,反正你做与不做都有史夫人保住。”“真岂有此理!若我要这种人事关系,我早已答应了马……”她不好意思提马立德。

“让人扶一把,不是坏事,但自己一定要有实力,绝不是走后门、裙带亲那么不济。”“玉儿姐,我完全同意你的话。若自己做不来,就算亲父力保也拒绝。”“做套好戏给何日南看。”“好呀!玉儿姐,你教我应该怎样做?”

“我不能教你,否则,我变成第二个何日南。”“玉儿姐,我对收购真的一无所知,怎样努力求知,也只是懂得一点皮毛,求你指点我。”“既然我们是好朋友,我也应该尽点力。不过,我只会告诉你,我自己将会怎样做,决定权仍在于你自己,成功、失败都与我无关。”“谢谢玉儿姐,你说。”“被我幸运发现强劲的唯一对手,原来只加码五百万美元,那么,我会加一千万,但为了保险起见,同时也令卖家开心,我会另加一千万,一共二千万,为公司省回三千万,做大功臣。”“好。”甜甜拍手,“好主意!既可成功,又可省钱,董事局一定会很满意。”“年尾花红才可观。”“我不在乎这些,钱对我真的不那么重要,我就是不甘心被人视为花瓶。”“立下此功,你有足够的实力做高达的副总经理。”“都是玉儿姐从中帮忙。”“不!我绝对不会帮一个白痴,如果你不是一个人才,我根本不会跟你交朋友,所以,根本是你自己有条件。”黄玉儿按住她的肩膀,“我对你很有信心。”这鼓励令甜甜热泪盈眶。

“我就决定加码二千万美元。”“这么大事,你应该回家好好考虑才作决定,也不必把你的决定告诉任何人,相信自己能独立自主。”“包括何日南?”“当然!你怎样告诉他消息来源?”“你……”“我用心良苦帮你。”黄玉儿吃惊地问,“你不是要出卖我吧?”“我当然不会,但……”“传了出去,万邦知道我因为私人感情而把公司的高度秘密泄露,他们会怎样对我?连我的丈夫也会受我牵连。”“对,我这个人真糊涂,都没有想清楚,不能告诉何日南。”“连柏高也不要让他知道实情,他一开心,说漏了嘴,对我固然不好,

你自己也胜之不武。”“不错，否则，我们就不必秘密在这儿会面。”“行有行规，谁也不能破坏，万一牵连了 ICAC，我和你都不得了。”“要是以为我付钱向你收买情报就糟糕。”“聪明女，你终于明白了。”甜甜开朗地笑：“我决定价码，再打你的无线电话告诉你。”“你有任何决定都不须告诉我，因为我不想分薄你的功劳，根本自主权在你，记住了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希尔敦兄弟于同一天分别接见刘黄玉儿和李甜甜，以示公正。

刘太太与甜甜在大堂碰面，甜甜已得到刘太太的照会，两个人见到了，只礼貌地打个招呼，并无交谈。

兄长接见黄玉儿，弟弟接见甜甜。

八

甜甜把漆封的文件交与小希尔敦先生，他马上转交律师，等待三天后开封，以示公正。

希尔敦先生告诉甜甜，她做的人事报告书十分周详，也符合他们的营商意愿（酒店员工无数，卖主希望买家善待他们的旧员工），所以，如果高达出价和万邦接近，他们会优先考虑高达。

“星期一十点钟，如果我们接受贵公司的条件，便会直接通知李小姐。”“万一，只是万分之一，如果我们收购失败？”甜甜满有信心，不过想满足求知欲。

“那就没有必要接触，避免尴尬。但若有任何疑问，仍可向我们的高级秘书查询。”“等候你的好消息。”甜甜心情愉快，“星期一见。”史柏高一直在外面等候，扶甜甜上车：“你好像很开心？”“没理由不开心。”甜甜轻摇高跟鞋，几乎得意忘形。

“他们答应把酒店卖给我们？”“你对收购一点常识都没有。”甜甜盯史柏高一眼，“收购酒店那么容易吗？”“妈咪早说做生意你比我聪明，经验又比我多。但，他们未答复你已经这么开心？”“因为我有十足把握，哈！”甜甜可真意气风发。“希尔敦先生说，如果我们和万邦出价接近，他会优先让我们收购，何况，我比万邦出价多 2500 万美元。”“你怎知道万邦出多少？”“我……”甜甜指指头，“凭我的智慧。我一向聪明、有想象力。”“你的确很聪明！既然有十足把握，我订香槟。”“多订几箱，人人有份。柏高，星期一晚我们请客，好不好？”“你说好，我一定不会反对。是大盛事，在我们家开餐舞会？”“太招摇吧！就在家请客。”“也好，等何叔叔回来，我再请妈咪为你开个盛大舞会。”“在家请客的事，由你去办。”史柏高拍拍胸口：“包在我身上。我办事，你放心。”甜甜笑笑，伸个懒腰。

“很疲倦？”“当然，先搞郭氏合约，跟着就搞收购，坐上副总经理职位，根本没一分钟停过，特别是收购酒店，唉！”“不要再回公司，送你回家睡一天。”“没有这个需要，看我龙精虎猛，年轻呢！哈！真是青春可贵。写字楼不回去了，倒想玩一天，松弛一下神经。”“好呀。”史柏高不用上班就开心，“我们去哪儿玩？”“你自己想想嘛！”“我怕你不满意。”“去吃墨西哥菜。”柏高知道，甜甜并非想吃墨西哥烧鸡或辣味虾，她是喜欢它的风俗，戴上墨

西哥草帽，手摇着摇鼓，跟随乐队跳舞，甜甜就开心。

“但跳舞的节目九时后才开始，现在我们去观戏？打球？还是……”“你在懒，”甜甜没有骂他，心情好，“时间多着，全部一起玩……”甜甜为了加码的问题，一连几天没停止思考过。

看了不少档案，变过不少资料，仍然拿不定主意。

她想一鸣惊人，她想为公司赚钱，她想教训何日南，她自然要立功，但毕竟经验少，心十五十六，也欠缺一点自信心。

黄玉儿叫她加码二千万，她觉得冒险，况且，以她目前的地位，光为公司节省二千万，已经立大功，令人侧目。

最后，她还是决定加码三千万，比刘太太的提议多了一千万元。

星期一，可真是个大日子。

她升任副总经理之后，第二次签超过一亿元的合约。

酒店更厉害，但是她为公司省钱，也可省掉一亿五千多万港元。

两次签合约的对象又完全不同，希尔敦是个三十多岁的人。

她特别为今天缝了新衣。

当然请名家设计。

橙红紧贴上衣，腰下的是五层密褶的橙红膝上裙，外面一件金色皮革裙式及膝大衣，橙红高跟鞋包金鞋头。

她八点半就回公司等候电话。

“香槟都买齐了。”她无心工作，来回踱步，等候电话。和史柏高聊天松弛紧张的神经。

“连晚上用的，一共买了十二箱，不够可以再买。”“好，多买点。”“再买多少？”“自己作主，鸡毛蒜皮，别烦我。”“我先给你煮咖啡？”“去去去！啊，顺便叫比提进来。”比提进来：“李小姐，早。”“通知秘书室，十点钟，谁也不准打电话，我在等电话。”“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，连总机接线生都会留意。”“你还是留点神，别误我大事，出去。”她手心一会冒汗，一会冰冷，金色软皮手套脱了又套上。

“甜甜，喝杯咖啡，坐会儿吧。”史柏高为她心痛。

“收声。”甜甜摆摆手，“对不起，我还是喝杯热咖啡。”“这才乖。”柏高一点都不气。

“十点零五分？”甜甜突然跳起来，“电话为什么没响？”“我们的钟比较快一点。”“柏高，重要时刻到了，我留在这儿，你到处看看。”十时十五分、三十分、四十五分……甜甜穿着好到秘书室。

“一直没有电话吗？”“有的，但都是别一家机构。”“一定是他们妨碍了。柏高，我们走。”“李小姐，”波顿太太追上去，“你上哪儿？”甜甜没心情理她，只是加快脚步。

“李小姐，别忘了你召开的会议……”“我一定会赶回来。”上车，甜甜叫司机：“快，尽快。”“要不要先给他们一个电话？”柏高问。

“亲力亲为才够诚意。”车要抵达时，甜甜看见黄玉儿由大厦出来，气温十八度竟然穿着豹皮大衣，匆匆上了她的劳斯莱斯，开走了。

甜甜也无暇去想，这时候，黄玉儿怎会在此出现？由于她没有预约，只好先到接待处：“我有急事要见小希尔敦先生。”一会儿，他的高级秘书庄信先生出来，把她迎到会客室。

希尔敦说过有疑问可找庄信。

“我没有收到贵公司的电话，可能敝公司线道繁忙。”“我们根本没有打电话给李小姐。”他面带笑容，十分有礼貌。

“但，小希尔敦先生答应十点钟给我电话，由早上八点半我等到现在。”甜甜颇为委屈。

“希尔敦先生也说过，如果我们暂时未能合作，就不会致电叨扰。”“不可能不合作，希尔敦先生称赞我们的人事建议书十分完美。”“还有价高者得。”“出价也是我最高的，我加码三千万美元。”“就说刘太太吧！她加五千五百万，比你多了二千五百万元，那可不是很接近的数目。”“刘黄玉儿加五千五百万美元？不会的。”“李小姐，在商言商，我们没理由卖给比她出价更低的公司。”“这个当然，所以，你撒谎，刘黄玉儿只加码五百万。”“第一，李小姐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没有撒谎；第二，刘太太是商界强人，她应知市道，她不会加码五百万那么少，因为她知道我们不会卖。”“她根本不想买。”“她比李小姐更想得到我们的酒店，我绝对没有骗你。”“黄玉儿，她……”甜甜人一晃，几乎晕了过去。

“甜甜。”史柏高忙扶住她，在她耳边说，“他们不可能撒谎，如果刘太太不想收购酒店，她今天不应该到来。别闹笑话，我们快走。”“不！”甜甜怎会甘心？她实在不服气，输得太惨，况且，她也输不起，“刘太太……”“李小姐，对不起，刚才我犯了大错，不应该为了博取你的信任，而泄漏其他公司的商业秘密，失陪了。”“我要见希尔敦先生！”她嘶叫。

“我无能为力，我自己已是待罪之身，要马上去补救，等候惩罚。接受事实，请回吧，失陪。”他惶惶而退。

“庄信先生……”甜甜马上追出去，但长长的走廊已没有庄信的影子。

甜甜手颤五摇，对追上来扶住她的史柏高喘息说：“扶我出去。”她一上了车就支持不住，晕倒了。

史柏高抱住甜甜几乎也吓得晕倒，司机递上药油，柏高为她手忙脚乱地擦油。甜甜吐一口气，缓缓醒过来。

“快送李小姐回家。”柏高很高兴。

“谁说回家的？”甜甜气仍很弱。

“你身体不好，要回家休息。从未见你不舒服，我好惊。”“送我回写字楼。”“你还回写字楼干什么？精神不好，而且签不到合约……”“我没事的，年轻力壮，闭眼养养神就好，我答应过回去开会。”“整个写字楼都在等候好消息，但你签不到合同，人家的闲言闲语你会受不住。”“都是黄玉儿害的，打电话给她。”柏高马上用汽车电话。

“怎样？找到她吗？”“她的秘书说她去了苏联，飞机半小时前起飞了。”

“撒谎！再打，继续打，我的手袋内有她的私人电话。”柏高把电话都打遍了，她把电话抢过去，大声吼：“她对不起我，没脸见我，但我不会放过她，一定会找到她。”“你气成这样子，”柏高接过电话，又为她抚背，“不要回写字楼，那些嘴脸会使你受刺激……”“既然有成功的喝彩，自然有失败的奚落。”甜甜倒回椅上，“都怪我白痴，被人利用，害了自己，害了公司。”“我妈咪很有办法，等她解决了这件事，平息了才回去。”“这一次她帮不了，我犯的错太大。就算她帮得了，我也不能接受，我不是做花瓶的料。”“你精神支持得住吗？”“你看我吧。”回写字楼，她果然抖起精神，表面仍很风光，但不知道是否心里有鬼，她总觉得连保安员也向她翘嘴。

她咽一下，昂首直上，比提候着：“李小姐。”“等一会我叫你，通知波

顿太太准时开会。”她打开写字楼的门，扔下手袋，脱掉手套，回转身，骇然看见何日南坐在梳化里：“总经理，你不是在比利时吗？”“如果你安分守己我应该是……”刚巧柏高已跟进来，“柏高，你先去办事，我想和甜甜谈一会儿。”“何叔叔，你不要怪甜甜，并不是她的错，她是被人害的。”“你出去吧。”何日南半推半哄，把柏高送出门外。

“我一早说过，她是老狐狸，她利用你幼稚无知，兜搭你，和你称姐道妹，再甜言蜜语奉承你，你一飘飘然，马上把全盘秘密奉上，让她打赢一场有把握的仗。”“是的，是我有眼无珠受人利用。我蠢，无脑没有分析能力，否则高达不会失败在万邦手里，是我跳落黄玉儿的陷困。”“你看过资料，知道酒店对我们多么重要？”“我知道，我们的酒店生意极好，人客特多，多至供不应求，因此而带旺了ABC酒店，我们是等着收购ABC扩展……”“ABC的经营手法是平实、公道，但万邦则不同，霸道而急功，如果酒店落在他们手里，他们一定会尽力压迫，赶尽杀绝，最后连我们的酒店亦会被他们收购去，我们双重损失。”“唉！”甜甜滚出的眼泪吞回肚去。

“世途艰险，商场斗争你死我活，谁都是践踏人家的头爬升，你连这些都不懂，其实，你有什么资格做副总经理？”“是的。”甜甜心服口服地点头，“我根本没有资格。”“你办事不守纪律，不按照常规，我叫你每天向我起码报告一次，你竟瞒着我和万邦的人来往。你为了逞英雄、立功，不惜向万邦出卖公司的高度秘密，害公司损失。”“我承认犯了严重错误，我马上打电话去商业犯罪调查科自首。”“慢着，”何日南按住她的手，“幸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挽救了公司。”“什么？总经理……”何日南坐在椅上，拿雪茄出来，甜甜忙为他打火。他吸口烟，慢条斯理，甜甜可急昏了，无奈，因为她已一败涂地。

“黄玉儿既然找上你，而听你报告的语气，完全不察觉她的阴谋，我只好派专业人士来调查和监视你的一举一动，你们秘密见面……我都知道。我收集了证据，就去找老希尔敦先生，他也很看不起黄玉儿的为人，说好公平竞争，她竟利用你幼稚的弱点，用卑鄙手段，他答应让我在黄玉儿出价后加码。总之，酒店一定卖给我，他并下令两个儿子守秘密。”

“总经理，酒店原来是你买下，怪不得黄玉儿要逃去莫斯科。”甜甜兴奋得心跳加速，“总经理，你真是我的大恩人，为我救了公司。”“你先别开心，因为你的过失，令公司失去一千五百万元。”“怎会？”“为什么不会？黄玉儿在你那儿得到情报，加码五千五百万元，我答应过老希尔敦先生，会再加一千万。本来加五千万可以买到，结果要六千五百万元，令公司损失一千五百万，就等于超过一亿港元。”“我没有能力还一亿港元，怎么办？”“我也不明白史夫人为何要你负责收购酒店，引致公司损失？你根本无脑、无德无能……甜甜，你不能老靠未来家姑支持，最重要的是自己有实力，人只能靠自己……我不想多说，你自己好好地考虑……”何日南出去后，甜甜把自己锁在办公室，史柏高敲门，她都不理。

两小时后，她向何日南递辞职信。

“辞职？”何日南摇一下头，“刚才，我说话语气太重。我这个人火性子，发起脾气来会胡言乱语。”“你说得不错，我实在无用。”“我说声对不起，不要生气了，辞职信拿回去。”“其实，我回来时已经决定辞职，与总经理的教训无关。人做错事，一定要承担后果。”甜甜垂下头，“刚才我也查过了，原来郭老板和总经理是好朋友，想必郭老板肯见我，也是总经理预先安排，我

这副总经理做过些什么？”“老郭脾气怪，我是……他也称赞你年轻有为。”

“总经理，请接受我的辞职。”“你不是不聪明，不是没有才干。根本有天赋，只是，超人也不可能一步登天，如果按部就班，对公司和你都大有好处。你做高级经理，必定胜任愉快，迟几年再升副总经理。”“人升上天会飘飘然，由天上掉下来，会伤得很重。我今天厚着脸皮回公司，是准备忍一天。我很在乎人家的闲言闲语，别说几年，几天都忍不住。”“那你继续做副总经理。”

“我没有条件担当要职，也不想跌下去继续做高级经理。我要辞职，我明天就不上班。”“甜甜，别孩子脾气。你辞职要三个月前通知，你看看你签的副总经理合约，说明不可还钱补偿。你心情不好就请假，你喜欢休息多久便多久，心情好了我们再讨论，好不好？”“由你怎样处理。总经理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栽培、教导和指点，”甜甜向他鞠躬，“更感谢你挽救了公司。这一次教训，是我一生最大的收获。”甜甜把自己封闭整整一个星期。

史夫人亲自来过，把何日南骂得一钱不值，她愿意代甜甜偿还一亿一千多万给公司，仍坚持聘请她做副总经理：“只要你喜欢，把何日南调去澳洲分公司。”甜甜婉拒，要求休息。

事业上的失败固然令她伤心，使她欲哭无泪的是被“好朋友”出卖，那份绝望与痛心，永远不能弥补。

这天，汪安莉来看她，甜甜好开心，朋友总是旧的好。

经得起时间考验。

刘黄玉儿事件之后，她怎可能对陌生人没有戒心？“立德托我问起你，希望你不要因为小小挫折而气馁，就当是买了一个教训。”“连他都知道？唉！”“传闻嘛！”“好事不出门，丑事传千里。看来我真要打道回老家。”“为什么？回美国？”“香港的大机构还肯请我这种人吗？商业间谍，出卖老板。”“放心，史柏高会为你安排，他对你很好。”“非常非常好，听话又乖，千依百顺，痴心一片，但是……”“不怕，事业失败，爱情大胜。好，从此不提伤心事。”汪安莉拍一下手掌，“我很久没看电影，陪我去看场戏。”“好极了，我是无业游民，时间特多，这就走。”近来甜甜总是玩玩、跳跳。

和史柏高打球、吃饭、跳舞、唱卡拉OK。

也会和汪安莉逛街、购物，说女儿家悄悄话，和从前一样。

甜甜不上班，柏高也不肯上班，于是常黏住甜甜。

接触多了，矛盾竟然增多。

没有日久生情，令甜甜十分意外。

她曾想：他对自己真是一心一意，趁空闲培养感情。

从前盲婚哑嫁的夫妻，婚后也可以培养出感情来。

不寄情于事业，当然希望爱情有发展。

她是放开怀抱，准备接受史柏高的。

况且，柏高最近老缠着要和她举行婚礼。

“结婚？我们了解还不够深。”“够了！否则，你怎会和我订婚？”“订婚和结婚是不相同的，我们仍未达到结婚的感情。”“婚后再继续培养，感情是随时日增长的。至于我，我已经很爱你，对你有足够的了解，而且感情早已达到非卿不娶、以你为妻的阶段。甜甜，我真的爱你。”他拥抱甜甜，吻甜甜，甜甜习惯性的没有抗拒，仿佛是例行公事。

今天柏高特别热烈，拥紧甜甜不放，吻过嘴唇又吻脖子。

甜甜索性闭上眼睛，并非享受，是放任他一下，看看是否可以接受。

因为她也奇怪，自己对柏高的爱抚毫无感觉，甚至觉得他很烦。

其实，柏高也很英俊，他们订婚前，一直都有名门淑女追求他。

她想着，突觉胸口凉凉的，她睁开眼一看，原来柏高在解开她的钮扣。

她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，吓了一跳，叫了起来：“不要，你不能……”

“甜甜，我爱你。”他全身发烫，“我需要你。”“你不能这样做，放手。”甜甜推他，打他的手，“你冷静一下，别胡来。”柏高欲罢不能，抱得甜甜更紧，死缠不休，气喘如牛。

甜甜好惊，她做梦也想不到柏高会这样。

他向来都听话，一叫停，便像按钮一样，立刻停住，但现在，推都推不动他。

他好像聋了，或者已经失去理智，像蛮牛一样。

“放手……”他的唇由她胸口移上去，吸吮住她的唇，令甜甜发不出声音。

他一双手在她身上移动抚摸，触及女性敏感之处。

手法温柔而不粗鲁，但甜甜完全不动情，反而有想呕吐的感觉，而且十分愤怒，发起蛮劲，咬他的嘴唇。他一痛，头移开，甜甜拼力抽出右手，跟着就是两个辣巴掌。

“贱格！”“甜甜。”柏高抹去嘴角的血。

甜甜踢开他，抽身而出，一面拉结好衣服，一面颤声叫：“滚出去！滚出去！”“甜甜，我……”“滚！滚！不要让我再见到你……你这禽兽……”“甜甜，我只不过爱你。”“你侮辱我，侵犯我！把我当成什么人？坏女人！”“不是……”柏高欲火熄掉开始吃惊，想过去安抚甜甜和道歉。

“不要过来！”甜甜退到房门口，一边开门一边叫，“不要过来！”“甜甜……”“救命！救命！”甜甜已冲出房间，柏高忙追上去。

这时候，佣人甚至司机都听见叫声走出来。

“送他出门口。”甜甜仿佛见了救星。

“但，八公子……”“管他是皇帝。他不走，你们走，我开除你们。”“甜甜，听我解释……”甜甜哪儿肯听？忙飞奔回楼上，关上房门。

第二天，史夫人就来了。

“要佣人把他赶出大门口，那会令他很难堪……”“我承认自己昨日是失了控制，做得太绝，但当时好惊，没想到那么多，对不起。”“怕什么呢？你又不是小孩子，都出来社会做大事了。”“你不知道他昨天怎样对我……”“他告诉了我，柏高好想和你结婚，但你一直不答应。他就想，如果已成事实，你就不会反对。”“他想强奸我，迫我嫁给他？”甜甜抚着胸，不惊骇才怪。

“不要说得那么难听。九十年代，男欢女爱好平常，做爱不能说成强奸。”

“我不想做爱，他就是强奸。”“你们已经是未婚夫妇了。”“就算他是我丈夫，我做妻子也有权拒绝。他再碰我，我就控告他。”“你已经打了他两个辣巴掌，惩罚他了。”“妈咪，我无心的，情急之下……”“我明白，我绝对明白。不过柏高可惨了，二十四五岁啦，他从未被人打过，甚至骂过。”“对不起，妈咪，希望你不要怪我，我是自然反应，控制不住自己。”“我不会怪你，这才好呢！柏高由出世那一大起，就被家中上下内外人等宠爱，你是第一个教训他的人。好啊！为什么要娶儿媳妇？就是想儿媳妇好好管教儿子。柏高爱你，都听你。”既然史夫人这样说，甜甜就不好再讲，况且，昨天她是过分了些。

“好啦，没事啦！小两口偶然吵吵，会增加感情，我通知柏高立刻来。”

“不！妈咪，不要……”“别怕！昨天他因为太爱你，一时冲动，但他已发誓，从今之后，他不会再做你不喜欢的事，他只想见见你就开心。他请我代他向你道歉，你看见他，仍可再惩罚他。”“妈咪，我想暂时分开一下。”“也好，让他冷静检讨他的过失，也可以等你的气平下来。小别感情好，我叫柏高一个星期后来向你请罪。”“不必，我会和他联络。”“女孩子找男孩子，不够矜贵，还是他先打电话给你，你才够面子，约好一星期了。”“咩！好开心。”“你这人真怪，和未婚夫不和，应该愁眉苦脸，笑什么？”她每天差不多都见见江安莉。

“开心就笑，现在好自出，像小鸟由金丝笼飞出来。”“你以前没有自由吗？”“完全没有。除了睡觉，总有个影子跟随，由早餐开始，午饭、晚餐甚至应酬，史柏高一直守在一旁，影子越迫越近，令我几乎透不过气来。”“你和立德分手，肯定不是为了名利。”“不是，史家请我回去当副总经理，我都不回去。我又没去支薪，反正谷仓的谷种丰富得很。”“你对立德不满？”“是呀！他大男人、固执、不容忍、不包涵、不浪漫、不会逗人，而且完全不赏识我。”“史柏高可以补立德的不足？”“他就不同了，他听话、千依百顺、赏识我、支持我、容忍我。”“史柏高能满足你做个大女人？”“不错。”“身边突然少了个听话的随从，你一点都不想念他？”甜甜侧头思索了好一会：“没有。奇怪，真的没有。”“你和立德分手都一样？”“不一样，我会很生气，痛恨他对我不重视；不过，偶然又会偷偷想念他，回忆我们过去的好日子。”“那证明你仍然爱立德，只是两个都死撑、死要面子。但你就真的不爱史柏高，否则，为什么你和他几天不见面会完全不挂念他，想他，而且还觉得很享受，好像整个人解放了一样？”“对，我整个人都轻松了，不过，如果我完全不爱他，又怎会和他一起，并且订婚？以前也有许多男孩子追求我，我都不理。”甜甜敲敲头，她是有点迷糊。

“依我看，有几个原因。当时事业方向有疑难，立德帮不到你，而你对事业的狂热达到顶峰，史柏高帮到你，你感激他。”“当时我一颗心都想着向上爬，野心的确很大，只有柏高帮到我。”“另一方面，你对立德因爱成恨，你想利用柏高去报复立德，刺激立德。”甜甜垂下头，咬咬下唇不说话。

“所以立德说你玩火，怕你被火伤害。”“这个我可不能全部承认，因为，当时我也很喜欢柏高，他长得好看，人又温柔。

不是玩，是真的想嫁入史家。”“什么令你改变？不会就因为史柏高那天对你示爱吧？”“应该算是导火线。之前，特别是我辞职后在家休息，接触实在太多。以前忙工作，天天见他都没把他看在眼里。当工作的热情、事业野心高峰过去后，我发觉柏高太小男人，没有主张，没有上进心，觉得不可依靠，没有安全感。我要的是个丈夫，不是应声虫和奴隶。”“若喜欢他，叫他改，他会听你的。”“他太听话，我反而觉得他很没用，很没男子气概。”甜甜闭上眼，摇一摇头，“而且，好奇怪，他和我接吻，我完全没有感觉，那天他爱抚我，我竟然想呕吐，人好闷。”“那怎么可以？结了婚，成了夫妇，没有特别理由，你不能拒绝和丈夫做爱。”“所以我才惊，怎样过一世？我也有点怀疑自己不正常，异性相吸，柏高条件又好，我没理由厌恶他，我要不要看精神科医生？”“你和立德一起，也有拥抱亲热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”“从来没有。虽然我们三天好、两天吵，但，我们要好的时候很亲热，也很甜蜜，我好喜欢被立德拥抱，他的怀抱又大又厚又温暖，好像盖住羽绒被，

好舒服。”甜甜越说越脸红，一副处女娇羞态。

“立德甚至要求和你做爱……”“他从没有，所以柏高才令我又惊又怒，从未试过嘛！不过，”甜甜的脸更红了，“若立德真要硬来，我也未必会反对，因为，因为……我和他接吻很陶醉，人迷糊可能来不及反抗，但事后我会揍他一顿，我厌恶人家未经我同意而侵犯我。”“那证明你心理和生理都没有问题，不用看医生。你拒绝他是因为你根本不爱他，而且，你内心仍然爱着立德，潜意识觉得和另一个男人亲热，对不起立德，有犯罪感，所以才会想呕吐。”“那怎么办？现在才发觉。”“和他分手。”“他决不肯。”“坦白告诉他，否则他感情越陷越深，你又放任不理，长此下去，他不能自拔就麻烦。”“但史夫人对我很好，又栽培我。”“不能因为人家对你好，就以身相许；况且你嫁的是柏高，又不是史夫人，再说，你已发誓不回高达。”“虽然人家不追究，自己也没有颜面见高达上下人等。”“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“高不成，低不就，好麻烦。等解决柏高的事再想，反正三个月内我不能跳槽。”甜甜一早醒来，满房满厅的花。

“八公子派人送来的。”甜甜抿抿嘴，在起坐间吃过早餐，换套衫连裤的紫色软皮衣，到客厅，竟然看见史柏高。

他坐在厅中，穿酒红色西装，精神焕发。

“你怎会来的？”她坐在他对面，一星期不见，陌生了。

“妈咪说，过一个星期，我就可以来看你。甜甜，那天我真对不起你，回去我也打自己。”柏高站起来战战兢兢，恭恭敬敬，“那天我必然疯了，竟胆敢冒犯你，以后再也不会发生同类事件。甜甜，你大人大量，原谅我。”“过去的事，算了。”“甜甜，你真肯原谅我？”“啞，你坐回原来的位置，”甜甜一急，指住他，怕他过来，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“你说吧！我什么都听你的。”柏高乖乖地坐下。

“柏高，我很高兴认识你，你是一个心地善良又品格好的青年，但人好未必适合做夫妻。”甜甜鼓起勇气，把想好的话说出来，“我想清楚了，我们还是比较适合做一对普通朋友。”他愣了愣：“但我们已经是未婚夫妇，所有的亲朋戚友都知道。又是你自己答应订婚的。”“我没有看清楚、考虑清楚，甚至是由于一时的虚荣心，想做副总经理，想和郭氏签约……就轻率答应和你订婚，那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！”“假如你喜欢，我可以求妈咪让你做高达的总裁。你不喜欢何叔叔，我们不要他，调他到西伯利亚。”“总裁、老板我都不想做。我也并非不喜欢何先生，其实，他爱护我，想我好，对我的要求是高些，我明白。柏高，我再也不会回高达。”“高达可能令你有不愉快的回忆，那么，去美鹰，美鹰那里我爸爸一样有股份，你可以做总经理。”“我对事业已经失去那份冲劲，我暂时不去想我的事业，所以，你帮不到我。”“不做事，结婚！做我们史家的女皇，人人都会尊敬你。”“我或真会结婚，但不会和你，因为，我们互相不适合……”“不，我觉得你最适合我，甜甜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孩子。你是第一个。”“我知道，所以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，辜负了你。不过，现在发觉还不算太迟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反正我们不可能结合，但仍可做个朋友。”“你不再做我的太太？”“我从来没有做过你的太太，是你喜欢太太、太太的叫着。我还是坦白告诉你，我不再做你的未婚妻，不再做你的女朋友，我们做普通朋友。”“你取消婚约，要得到我妈咪同意。”“柏高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，不能老拉着妈咪打头阵：况且，我过去只是和你订婚，又不是和你妈咪，与史夫人无关。”“甜甜，我们

过去一直生活得那么快乐，不要和我解除婚约。”他突然扑通一声跪在甜甜面前，“那天是我该死，我怎会做出那种事？我知道，你因为那天的事而憎恨我。

你杀了我，但不要不理我。”“柏高，你快起来，别这样。我根本没有恨过你，那天的事我早已原谅你。我如今的决定是为了我们好，因为，我发觉由开始到现在，我都没有爱过你。如果我再不说，你越陷越深，会伤害你，我名副其实的变成玩火者。”“不会的！你不爱我，就不会跟我一起，不会和我订婚，你也说过我可爱。甜甜，你罚我、打我。我扮猪扮狗都可以，死都可以。”“我现在也觉得你可爱，但可爱和爱情是两回事。柏高，我们之间不可能擦出火花，过去不会，将来都不会。”甜甜扶他起来，柏高捉住她的手，她连忙抽出手来，避开去，“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所以我不想玩火，你明白我的心意吗？”“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我很爱你，没有你，我活不下去。”“这又何苦？”难道坦白地告诉他，他一碰她的肉体她就会反胃？太伤害对方吧！

“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爱你的，这订婚戒指，我交回给你，其他的……”“不，不，”他叫着，“我不会收回的，付出的我不收回，留个纪念吧！无论你爱不爱我，我一样爱你，对你的爱不会减少丝毫。我相信可以感动你，你总有一天会爱我。”“你同意我们做回普通朋友？”“我可以不同意吗？”他苦笑，像吃了黄连，“随便你怎样对我，你也不要理会我怎样对你。”“你不会恨我吧？”“我从不恨我所爱的人。”“柏高，你真好，谢谢。”甜甜伸出手做个请的动作，“我有点事要出去办，我送你出花园，请吧。”他缓缓站起来，颓然跟在甜甜身旁。

“以后你来看我，请先给我电话，也不要再送花来了。我们最好在外会面，免佣人难做。体谅我的意思吗？”“我明白，你担心我到来再惊吓你。你放心，我向你发誓，以后未得你同意，我决不会再碰你。”

九

甜甜由汪安莉家回来，已经是深夜，马上洗澡更衣睡觉。

半夜，响起雨点打在玻璃上的声音，接着是一阵寒风。

谁把露台的玻璃门打开？她起来关上落地玻璃门，发觉露台外的树上有个大东西在晃晃。

别是做梦吧！睡得那么甜，她擦擦眼睛一看，啊！是个人，看看钟：两点十五分。

半夜三更，外面树上怎会有个人？好不惊心！她走向房间，穿上晨褙，走出露台去看清楚，因为雨点阻隔了视线。

“甜甜，别出来，下大雨呢！”“天！史柏高，是你？你怎会在树上的？你爬到树上去干什么？”“陪你。你又不准我进屋了，这儿最接近你了。”“你一早在那儿？”“快十二点吧？我看见你关灯，我也安心睡觉了，谁知道一场大雨，冷醒我又吵醒你。”“你快下来，雨越下越大，天气又冷，你会着凉，会生病的，快下来。”甜甜一边叫一边跳后，因为雨水飘进来。

“我不下来，我下来你会把我赶走，我就见不到你了。”“天，他疯了。”

甜甜回房间，走到下人间，叫佣人们把史柏高由树上抓下来。

柏高怎样劝也不肯下来，迫得甜甜也要到楼下、半劝半喝，又吩咐护卫员爬梯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捉下来。甜甜吩咐司机马上送他回家更衣，因为他已经全身湿透。

弄了半晌，甜甜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房间，莲达为她抹去雨水，正想离去，甜甜叫着：“把所有的窗关好，全部窗幔窗纱拉上。”“没有空气？”“开冷气。”“小姐，已经是冬天了。”“有什么办法？”甜甜拉个枕头，把脸埋进去。

那天起，她每次洗澡必然检查浴室一次。怕突然跑个人进来。

房间由早到晚都开窗拉上窗幔，晚上拥住羽绒挨冷气。

静了几天，甜甜松弛下来。这天她和汪安莉约好逛公司，谁知出了门不久，就发觉有车跟踪，一看，是柏高惯用的劳斯莱斯，甜甜马上叫司机把车子开回家里去。

“烦死。”甜甜握起拳头捶一下座椅。

“小姐，八公子的汽车已经开走，要不要继续去接汪小姐？”“确定他不跟踪才去，一发现他踪影就回家。”“知道了。”总算顺利地跟汪安莉去购物。她每次心情不好，便大买特买，哪间高级名店时装有特色的，她几乎都买了。

付帐时，店子的经理说：“已经有位先生为李小姐付过帐了。”“嘎！谁？”“还用问？”汪安莉说，必然是史柏高。

经理但笑不语。

“他人呢？”甜甜真害怕，如影随形，怎么搞？她缩到安莉背后去。

“八公子说先走了。”她们去吃下午茶，谈起刚才的时装很开心。

“安莉……喂！安莉，你在看什么？”突然发觉汪安莉精神不集中。

“没事，没事……你刚才说什么？这儿的咖啡不错，又滑又香……”“答非所问，是不是看见你的偶像汤吉鲁斯？苏联八月三天改变，他还在那儿……”“真是史柏高。”“天！”甜甜吓得跳起来，见大家望着，她又坐回去，“哪儿？在哪儿？”“他本来坐在你身后。”“吓！”甜甜转坐到安莉身边去，“后面桌子怎么空的？”“他刚才就坐在那儿，用报纸挡住脸，我看这个人干吗老看报不吃东两，于是我装作低头喝咖啡，他拉下报纸，我清楚看见他是史柏高。你叫的时候，他匆匆由那边门走了。穿套芥末黄西装，公子哥儿当中，他打扮最前卫。”“唉！”甜甜掩住胸口，急急喝口咖啡。

“你为什么惊成这样子？”“不惊才怪，他神出鬼没，步步追踪，好骇人。”“不用怕的。看情形，他不单不敢碰你，连接近你都不敢，只是暗中追随，你就当保镖保护公主。去夜街，碰见贼人也不用怕。他必会来救驾。”“我宁愿碰见贼人，最多让他们拿点钱。”“贼人除了劫财，还会劫色，特别遇上你这种美艳女子，史柏高肯定没兴趣劫财又不敢劫色。”“事情不发生在你身上，你说话口响，我就不同，提心吊胆。”“他大不了是只蚊子，烦是烦，没攻击性，不怕。吃东两……”甜甜为了避开史柏高的纠缠，尽量少出去。

安莉一有空，甜甜就要她陪，但安莉不巧又忙着。

甜甜只好自个儿窝在家里。

电话铃响，以为是安莉，忙上接听：“安莉，你还不来？我等你吃饭。”

“甜甜，甜甜，你不要挂电话，让我说几句话。”天！又是史柏高。“你为什么老缠着我？”“你说过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，我没做错，是不是？”“好，你说，你说。”甜甜既慌又烦。

“你的气还没有消？什么时候才可以原谅我？”“我没生你的气。我和你不相干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跟踪我。”“我也只不过想见见你，你又不准我到你家里去，我好想念你。”“但我不想见你，你令我好烦。”“你答应我们仍然是朋友，朋友自然要互相关心，你不能言而无信。”“好！你要关心随便你，只要不让我见到你。”甜甜挂上电话，吩咐莲达把手提电话关掉，拉下床头电话插头，只留下大厅一个电话，好和汪安莉通讯，莲达暂充接线生，挡住柏高。

吃晚餐，吃完一块牛扒，看见碟上有字，一看：我爱你，太太。

甜甜连刀叉扔掉，吃雪糕来代替晚饭。

看电视，荧幕突然出现柏高的大头样，嘴巴说着：“甜甜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求你给我最后一个机会。”“鬼呀！”甜甜尖叫，边走边喊，“关电视！不准开电视！”回到房间，关上门，跳到床上，还是这张床安全。

早晨醒来，在床上吃早餐，小心检查一番才敢吃，没事。

早餐后，看报刊，时间多嘛，一打开，突然，几个血口大字映人眼睛：太太，没有你，生不如死……“救命！”甜甜把报刊扔掉，心跳手颤，倒在床上动弹不得。

这几天，史柏高的字、声音、影子、无处不在，令甜甜神经紧张，心惊肉颤。

她抬头看房间，看到柏高的头好像在转在转，她惨叫一声，钻进被里，随即放声大哭。

一连安静了两天，甜甜的心才松弛下来。

和安莉通过电话。无聊，想起为马立德编织了一半的毛衣，翻出来，继续完成它。

“莲达，给我一杯鲜橙汁。”她坐在睡椅上编织，背向房门，身旁放个小几。

甜甜口渴，莲达就是那么慢手慢脚，不过，不信她又信谁？专心编织啊！

莲达终于把饮品送来了，甜甜忙拿起杯子，喝了一口：“莲达，这是蜜瓜汁，我要的是橙汁。”她边说边回转头去，竟然发觉史柏高站在房门口。

“你……”她手中的杯掉在地上，“你怎会在这儿？进我屋还入我卧室？史柏高你不要走……”甜甜跳下睡椅，追出去，追下楼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？你到底想怎样……”到楼下，史柏高踪影不见，大厦冷冷清清。

甜甜掩住胸口，倒在椅里。

莲达慌慌惶惶由外面进来：“刚才我被关在厨房。”“把所有人叫出来，见我……”全体佣人在甜甜面前列队。

“你们为什么要跟我作对？是谁放史柏高进来的？”“我们没有……”

“没有？谁放他进来爬上树？在餐碟、报刊写字、电视放映他的影带……他刚才还进入我的卧房，太过分，你们太过分……”“小姐，我们真的没有放八公子进来，不过，房子是史家的，他要进来不困难，地形熟识又有钥匙。况且，我们都是史夫人聘请的，八公子的话，我们不敢完全违抗，小姐，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！”“八公子好关心小姐，不会伤害你，他……”“不要说了，我全都明白，你们可以出去。莲达，你留下。”“怪不得，屋子是他的，人也是他的，所以他可以通行无阻，又知道你的行踪。”安莉点着头，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“一买到飞机票就回美国。”“为了逃避史柏高？”“当然，你

以为我喜欢回美国。”“那就不如不去，你美国的家、父母的家，你们订婚时，史家已经有你美国所有亲友的地址，他可以自己或带一队人去美国找你，你根本跑不掉，你妈咪心脏不好，还会被他吓死。”“我怎么办？甜甜顿着脚，“坐以待毙？”“也不可以为了他而亡命天涯，一动不如一静，你搬出来，走对了第一步。”“他知道你住在这儿。”“你当然不可能住在这儿，因为他会想到你必然来投靠我。”“住酒店。”“不方便的，女孩子。”“我半山的房子又租给了别人了。”“收回房子你也不能住，还怕他不会找到你原居地？其实，最治本的方法是立刻找马立德。”“找他干什么？”“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，他会想办法为你解决问题。”“不！一个小小的史柏高就弄得我团团转，他会看不起我，而且还会嘲笑说：玩火！

看！你终于被火烧伤了。”甜甜用力摇头。“解决了居住问题，我一定能想到对付史柏高的方法。”安莉想了一会儿：“有了，姐姐移民前把房子租给一对外籍夫妇，上个月他们已回祖家，房子空着未租出，你可以住在那儿。第一，史柏高不可能知道那房子；第二，房子在九龙，他要找也不太容易，你就和莲达搬进去。”自从搬到汪姐家去，史柏高再也没有出现。

甜甜过了些安静的日子。

她甚至敢公然出去走走，和安莉去看场电影也相安无事。

甜甜很开心，也没有前些日子那么提心吊胆、惶恐不可终日。

遗憾的是，安莉被公司派去日本公干两星期。

“我和你一起去。我早想去日本走走，吃鱼生买时装，享受一下。”“你不能去。”“为什么？我快要闷死了。”“我怀疑他们突然派我去日本，根本是想引你出去，我们到日本，日文又不是顶了得，史柏高又跟踪而至，更麻烦。”“他真该死！我怎么办？”“少出去，两个星期很快过去，不用担心的。他们在机场等着，就由他们扑个空。”莲达去超级市场买食物，去了不一会儿，就有人按门铃。

“莲达这大头虾，一定又忘记带钱包。”甜甜门一开，骇然看见史柏高。

“甜甜。”甜甜马上把门关上，心卜通卜通跳，但史柏高的左脚已经伸进来，她也管不了许多，用力压门，史柏高痛叫着，死也不肯把脚抽出去。

“你走，不然我把你的脚压断。”甜甜和他斗力，喘着气在叫。

“压断它吧！反正我见不到你，我也不会活下去。看，我在割脉，血流出来了，甜甜，我为你自杀，看，这些血……”甜甜一慌，一松，史柏高伸手进来了，他左手握着弹簧小刀，在右手腕上划了一下，血就流出来了。

“停手！你，你……你想死。”甜甜目瞪口呆。

“你都不要我了，死了倒好，我再划第二刀……”“不！停！史柏高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“让我进来，我的脚好痛。”“不能！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怎可以让你进来？”“为什么不可以？以前我们经常单独相处。都是我不好，那天吓坏了你，我保证，我发誓，只要你让我进来，我绝对不会碰你。不信，我再在手腕上划第二刀、第三刀……在你门口流血而死。”“好了，进来吧。”甜甜看见他手腕的血已经心软，她讨厌他，但绝不想他死，更不能见死不救，“把刀给我。”“不！你把刀收起，就会赶我走。”他一脸稚气。“我走的时候，就把刀交给你。”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“吃过晚饭，陪你看一张影碟就走。”“不行！吃过晚饭马上走。”“好吧！我听你的话，吃过饭就走。”甜甜真是筋疲力竭：“坐吧。”他就拐着脚，安分地坐在一张椅上。

史柏高的伤痕不算深，但仍在渗血，甜甜想到浴室拿止血药，但又不

敢进入屋子半步。

莲达回来，看见柏高，惶然望住甜甜。

“快去拿药和纱布，替史先生包扎伤口，给他倒杯热茶，他今晚留下来吃饭。”一切弄妥，甜甜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甜甜，你对我真对。”懒得回答他，差点没被他吓死。况且，心也未定，因为他仍然手握小刀。

两人相对，柏高不停地望住她笑。

“你继续去做你想做的事，我不会打扰你，你也不用招呼我，我只要能见到你就满足。”“你不来烦我，我见不到你。一样很满足。”“你是那么讨厌我吗？”他又动刀，忧郁的眼神望住手腕。

“不！不！我没说话。”他又展欢颜了：“甜甜，电话响呢，还不快去接听？”电话是安莉打来的，甜甜也不敢说太多：“他来了……没事……不能……总之不能……他吃过饭便会走……今晚我打电话给你……”“安莉的电话？”他张着嘴问。

甜甜点了点头，到厨房叫莲达尽快开晚餐。

吃饭时，由于史柏高右手腕受伤，不能拿筷子，数次夹菜都夹不到，甜甜看了于心不忍，便拿了个匙羹给他。柏高一匙匙的，吃得好开心。

“我很久没吃饱过，今天胃口最好。”他傻嘻嘻，甜甜着在眼内，觉得他可怜又可怕。

吃顿饭，吃过饭后水果，甜甜就对他说：“晚饭吃过了，回家吧。”“甜甜，让我多留一会。”“你发过誓吃饱饭便走，你一点都不守信用。”她真怕他赖死不走，那今晚怎么办？想想就浑身不安。

“好吧，我听话。我走了，甜甜。”他拖拖拉拉地站起来。

“小刀呢？”甜甜敲敲桌面。

柏高把小刀放在甜甜前面：“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告别亲吻？”“不可以。”甜甜本能反应地掩住口，打退步。

“没关系的，甜甜，下次再见，很快再见。”他一面用手做着飞吻，一面向后退。

甜甜飞身上去，把门关上。

她靠在门上喘气、喘气，好一会儿才平定下来，缓步向睡房走去人还未倒在床上，又听到门铃声，她震起大叫：“莲达，他又来了。”两主仆揽作一团，死也不开门。

但铃声不断，还听见有人喊：“甜甜，甜甜……”声音好熟，不像是史柏高，推推莲达，示意她看看。

莲达在电眼处一着，喜悦地说：“是马先生，开门？”甜甜不断点头，莲达把门打开了，马立德进来，甜甜扑进他怀里，哭叫起来：“立德，啊！立德。”“别哭，”他拥紧她那颤栗的身体，嘴唇吻着她的耳边，“别怕，甜心。”甜甜哭得更厉害了，就好像迷途的稚儿终于找到了母亲，失而复得，委屈、担惊受怕、喜悦、安全、依附……百感交集。

“我记得你从来不哭的。”立德轻拍她，“压抑太久了，抒发一下也好的。”莲达关好门，已识趣地回房间休息。

甜甜把立德拖得实实的，边呜咽边说：“他发疯了，是个疯子，傻嘻嘻，好吓人的。”“我来的时候看见他离去，他来做了些什么？”立德腾出一只手、用手帕替她抹去眼泪，又捧着轻微发胀的脸亲吻，安抚她。

“他坐在那边，光坐着，看住我笑，傻笑……吃过饭，他走的时候还要求我吻别……呜……他疯的，好怕。”“不用怕！他不敢再来。他再来吓你，我拉他上疯人院。你身体打冷颤，我拿件外套给你。”“不！抱紧我，抱紧我，立德。”马立德两手紧紧地环抱她，她的脸伏在他的胸膛上，好舒服，好温暖，眼泪不再流出来，只是仍在呜咽。

在立德怀里最安全：“立德，不要离开我。”“我不会，不用再怕了，他不敢再伤害你，我不会让他伤害你。”“真的。”她仰起脸，充满希望，梨花带雨，令人疼爱。立德情不自禁地轻吻她，甜甜反应大，紧紧攀住立德的脖子，两个人来了个久别热吻。

长久分离的爱情都贯注在那热吻中。

“唉，我透不到气了。”甜甜陶醉地轻叹。

“甜甜，”立德揉着她一头短发，“我爱你。”“我也爱你。”甜甜甜蜜地把脸埋在他怀里。

马立德拉起她坐下，让甜甜靠在他怀中，用两手围住她：“你怕史柏高，就应该拒绝他进来。”“我拒绝，差点没压断他的腿，但他在门外割脉自杀，我没理由见死不救。”“他吓唬你罢了。”“我不会怕他恐吓，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太认真，看不开。他用刀子割脉，刀还在桌上。莲达为他包扎伤口。这个人，好恐怖。”“可能真是有点心理不正常，危险分子。不过，他若真是看不开要自杀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把他交回给他母亲。他是史夫人的独生子，她比任何人都紧张，她会管住史柏高，明天我教你怎样应付她。”“立德，你今天怎会来的？”“安莉打电话给我，她找了我好多次，我正在开会。我吃饭时，她终于找到我，她说史柏高来了你家，她好担心，我便饭也不吃就赶来，在大厦外面看见史柏高匆匆上车。”马立德捏捏她的脸。“你有麻烦都不通知我？”“怕淤嘛！”甜甜用手指绕他的领带，“好小女人的。”“现在不淤吗？”马立德把嘴凑到她耳孔，“刚才谁像小狗似的呜呜哭？”“唔！你笑我，你笑我。”甜甜握起拳头捶他，撒着娇，“我早知道你会嘲笑我。”“何只嘲笑？其应该打你一顿屁股。”“打吧。”甜甜翻转身。

立德轻拍她一下：“算啦！看见你这么凄凉，心都痛了，舍不得。”“那你不再是大男人了？”“大男人是打女人的吗？”大男人是保护女人的。”甜甜一个大翻身，绕住他的脖子拼命摇：“那你以后不准欺负我，要疼爱我……”“好吧。”立德弯低头狂吻她的颈脖，“疼死你，宠死你……”甜甜咯咯笑得停不了口。

甜甜一早就到酒店的咖啡座。

马立德也来了，不过他在楼下的开放吧，他的座位可以清楚看到甜甜，若她有任何麻烦，他可及时保护。

史夫人如约单人赴会。

甜甜把一只漂亮的、公文袋式的袋子送上去：“里面放着的，全部是你和柏高送给我的名贵礼物，包括首饰、门匙和车匙。”“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干什么？”“这些都是订婚之物，我和柏高正式解除婚约。”“你不是说过，和你订婚的是柏高，与我无关？你自己跟他说。”史夫人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。

“我交过给柏高，他不肯要。史夫人，我交出来不会收回，喜欢怎样处置由你。我今天请你出来，有两件事向你报告，第一，本来我和柏高分手后仍可做朋友，但现在，我连跟他交朋友都不可以了，因为他最近的行为神奇

古怪，直接影响我的生活与精神，我实在受不了。”“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关心你，和你吃顿饭，很不正常吗？”“但他以自杀为威胁，在我家门口割脉，就不正常。这是我约史夫人到来，告诉你的第二件事。”她完全不感诧异：“自从你拒绝他，他每天在家都要生要死。他说过肯为你而死，我儿子是个重诺言的人。”“他是你的独生子，他的生死你不理吗？”甜甜感到意外了。

“你们订婚时，我已经说过把儿子交给你，他的生死也由你负责。”“史夫人，你怎可以这样说？当初，我也表示清楚，订婚后若双方不适合，就会解除婚约。”“如果不适合，你就不会主动承认他是你男朋友，答应和他订婚。你和他分手，完全是因为收购酒店失败，你认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。其实，你不必为那件事介意，没有人追究，只要你喜欢，仍可大权在握。”“我和柏高分手，与名利无关，主要是我发觉我并不爱他。”“那你就不该挑逗他、玩弄他的感情，害他不生不死。”史夫人一直埋怨甜甜，“柏高要不是回来看我，就不会遇上你，没遇上你，就不会有今天的痛苦，他在英国不知道多幸福，又有人爱护……”“那你送他回英国，让他继续过幸福生活吧。”“你见他如眼中钉，当然想把他赶回英国去。但柏高不愿意，他要留下来守住你。

他发过誓，一定要娶你。我疼儿子，我支持他，而且，柏高自有生以来，他要的东西没有一样得不到，我对他有信心。”“我和史柏高已经一刀两断，史夫人，请你转告他，别再来骚扰我，否则，请别怪我。”“你会怎样做？报警？警方真是那么无聊，会去理会一对未婚夫妇耍花枪？”“我和他已经分手，我不是他的未婚妻。”“又怎样？他只过去探望你，又没有污辱你，柏高奉公守法。”“他骚扰我，威胁我的精神。”“那就请队警察二十四小时保护你，看能保护你多久？”“除此之外，我会用任何方法保护我的安全。”“你本来很安全，你庸人自扰。如果觉得这儿不安全，逃到外国去。不过，就算你去到北极，只要柏高想见你，你仍然没有办法制止。”“史夫人，你不好好管教儿子，下一次，柏高死在我门口，我也不理。”“我爱儿子，我支持儿子，若是他生存不快乐，我也不会残忍到逼他生活。”史夫人十分激动，“但他是我唯一的儿子，唯一的希望，若我儿子死在你家，你休想逍遥，我要你生不如死……”“史夫人，”甜甜咽一下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你在恐吓我！”“你在要我独生子的命！”史夫人顿一顿，声音转柔了，“不要再伤害柏高，只要你肯接受他，我把史家全部财产都送给你。真的，我和柏高都爱你。”“承蒙错爱，史夫人，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女人，你还是保住儿子的命，以他的条件和痴情，不愁找不到一个比我好的女孩子，而你只有一个儿子。保重，再见。”“史夫人说柏高在英国很幸福，倒令我想起一个人。”“谁？”甜甜用手指捏捏眉心。

“我表弟。你和柏高订婚期间，他回来住了一个月。他提过史柏高，他们是剑桥大学的同学。有一次，他们参加划艇比赛，柏高翻艇下海，原来他不会游泳的，表弟就救了他，成了他的救命恩人。”“你表弟呢？”“回英国去了，亚姨一家人早就去了英国发展。”立德回忆看，“当时我心情不好，他不敢多提，但我知道他一定十分了解史柏高在英国的情况。”“那又怎样？”“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你不觉得柏高知道你的太多，而我们对他及史家却一无所知？”“对呀！他真神通广大，有一次我和安莉去看电影，突然有人递了一包爆谷到我面前，原来柏高就坐在我后面，我吓得爆谷都扔了，拉住安莉便走。”“他广泛派人跟踪，甚或请了私家侦探。”“我们也可以请两三

个，反侦查。”马立德点着头：“英国方面，就拜托我表弟。”“最重要是查一查史夫人为何判若两人，甚难相处？呀！我好累。”“快去睡吧。”马立德捧起她的脸：“你憔悴了，史柏高令你没过好日子过。睡觉，不准再编织了。”“加快点，赶得及做圣诞礼物。我不是身体累，是史夫人令我的心累。”“要听话，不准找借口。”马立德点点她的鼻尖，搔搔她的耳朵。

甜甜放下织针，双手往他脖子一搭，马立德一手抱她背，一手捉她双腿，把甜甜整个抱了起来，放到床上去，并替她盖上被。

“看看窗关好没有？”“不用怕，我陪你，看着你睡了才走，走前我会锁好门窗。”“真的？”甜甜伸出手来，握住马立德的手。

“你乖嘛！”在马立德眼中，甜甜不是艳光四射的尤物，不是意气风发的女强人，只是个十分漂亮山爱的BB女，他低头在她面颊上深深一吻。

“立德，讲故事。”甜甜娇嗲的说，“我要听故事。”“好吧！就讲个最古老的圆桌武士……”甜甜很快就睡过去了。

自从甜甜和史柏高闹分手，柏高的行为令甜甜寝食不安，惶恐终日，精神极度紧张，承受很大的压力和惩罚。

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摧残。

马立德再次出现，她才松弛下来，因为马立德令她有安全感，她像天塌下来都有马立德承担。

昨天吧！马立德很宠她：“今天我不上班了，好好陪你玩一整天。在哪儿吃饭、看戏、游玩，我全部由你作主。”甜甜想一想，摇了摇头。

“你一直说我大男人，爱摆布你、控制你，你完全不受尊重和重视。现在，我一切由你安排，都听你。”“还是由你伤脑筋去，反正你主意也不错。”“怎么了？被史柏高那小男人烦腻啦！”“就是嘛！他真是小男人，大如订婚，小如看电影、买零食，他都要问个够，一点主意也没有。”“他尊重你呀！”“不必太尊重了，单是每天晚餐吃什么菜，都搜索枯肠。他不用脑的，什么都开口问，好烦！”“他起码千依百顺。”“男人应该有主见、有上进心、有事业。他不爱上班，天天就守住我，真像哈巴狗。

别说他，提起就恐怖。我不想再烦，只想明大坐享其成，舒舒服服地玩一天。”“你不会骂我大男人？”“大男人没有什么不好，只要你真心爱我又疼校，就行了。你爱我吗？”“考验我还不够？”“会不会再大声大气骂我？”甜甜两手捉住他的手臂，摇来摇去。

“舍不得了。”马立德轻抚她的脸，“怕把你吓走，不想再分开。”“千依百顺办不到，容忍体谅、和平共处办得到吧！”“爱侣理应如此。”“如果我要求你送花呢？”“这么小的事不用求，圣诞前夕送你第一束。”“好啦！就让你做大男人。”“你好聪明。”马立德搔她，“其实你自己怕烦又懒。”“格格……”甜甜笑得弯了腰，“你真没大男人风度，不要识破我的阴谋嘛！嘻嘻……”甜甜是可爱的，无心机又乐观，脾气是刚烈些，也爱逞强，但谁人没有缺点？而且经过一连串的教训，她已有所改变，是越变越好。

他把她的手放回被内，被子拉上些，凝视她一会儿，情不自禁地轻吻她的嘴唇。

“唔！不要……”她翻个身，原来已经在做梦了。

马立德看着她微笑，轻轻拍了她一会儿，她真正熟睡了。

床头放着一盆白玫瑰，是马立德早上送给甜甜的，甜甜开心到不得了，当珍宝似的放在床头。

甜甜由美国来的，有轻微花粉敏感，立德不让花太接近她，便把花拿到窗台去。

他检查过窗户和房间，再亲亲她发鬓，熄了灯才关好门出去。

他又到厨房，打开冰箱，看看明天有没有食物煮早餐，不够还赶得及去便利店买。

他不放心留下甜甜，因此他要莲达等他每天来着甜甜时，才出外购物。

其实，关于居住的问题，马立德已经和甜甜讨论过了：“我上班不能集中精神，老挂念着你。”“对不起，我拖累你。”“怎会？我很开心能照顾你。甜甜，搬到我家去，那儿最安全，我上班也不用担心留下你一个人。”“还未过门就搬进去，成什么体统？不好的。”“你怕人家说闲话？”“我很怕闲言闲语，我就因为受不住人家的奇异目光，才决定离开高达。”“到二姐家，二姐家保安森严，更加安心，史柏高一定烦不到你；况且，二姐一直支持你。”“你妈妈就不支持我了，是不是？”“你在生我妈妈的气？她是保守些，不过……”“说真的，若说未来家姑，最好是史夫人了，她真的十分疼爱我，可惜我没福，不能做史家媳妇。”甜甜成熟了不少，“若说你妈妈不是理想长辈，我何尝又是一个及格的小辈？连逗逗老人家开心都做不到。其实我应该问你，马伯母是不是很讨厌我？”“你怎会令人讨厌？妈妈只是怨你不肯忍让她，你现在明白，她会很高兴。”“她听到我和史柏高订婚的消息也不骂我？”“有点误会，又迫我交女朋友，她是想尽办法，但都被我一一拆招，后来她知道我对你真的一往情深，不会再爱别人，她就放弃了。她是个儿子第一、爱屋及乌的母亲。”“我和史柏高一起期间，你没有和别的女孩子来往吗？”“没有！应该说，我自从认识你之后，就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孩来往，别说看戏，吃顿饭都没有。”“但，已知道我和史柏高订婚。”“我从不看好这婚事，我知道你不会爱他。我等着，你终有一天回到我身边。”马立德拍拍她的脸，“别说男孩子都不专一，花心的是你，我对你始终如一，从未变心。”“其实，我根本没有变心，我由认识史柏高的那一天到现在，从未爱过他，我心中仍然有你。”“那何必惹他，和他订婚？”“我和史柏高订婚之前，叫安莉找过你，但提出的条件你都不答应，你不知道你那时好可恶，我一气之下，就……”“玩火啦！”甜甜扮个鬼脸，笑而不语。

“知道吗？你真的好可爱。”马立德捧起她的脸，吻她，“史柏高没福气了。”“怎样？搬到二姐家去住，好不好？”马立德让她躺在臂弯。

“我想过了，东躲西避，偷偷摸摸，总不是办法。况且，史夫人说过，就算我逃到北极。史柏高一样会找到我，最彻底的办法是我结婚。”“和史柏高？”“怎会呢？只有我结了婚，史柏高才会死心；而且，我已是有夫之妇了，他也不好来找我。”“那就嫁给我吧！嘎！”“乘虚而入。”甜甜笑打他，“卑鄙！”“你不嫁我，一世都不结婚。”“你妈妈肯放过你吗？”“她不肯，叫她自己去娶老婆。其实，妈妈很支持我。”“支持你求婚？”“这个当然！她说，我们马家不穷，但比史家还差些，她迫我接管家族生意，巩固我的财力。”

“她把我看得那么爱虚荣？”“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错觉，因为史家的确有财有势。”“我离开高达，又退婚了，你妈妈知道不知道？”“她当然知道，也称赞你有骨气，同时相信你并非贪慕虚荣。她知道史夫人对你很好，很疼你。她不是不自我检讨，老说：‘年纪大了，落伍了，追不上时代，九十年代的老人家应该和年轻人打成一片。’”“我也要好好反省。第一步，下次和她打牌，给她放牌，让她赢个够，好不好？”“当然好，她会很开心，疼你，宝贝你。”马立德拥抱她，挨着她的身体，“甜心，我不想趁火打劫，但我的求婚希望你好好考虑，行吗？”“我不是守在家里等丈夫下班的乖太太。”“结了婚，你一样可以做事。家族生意好忙，帮帮我，替我打理保险公司，我正筹备在加拿大开第二间分公司。”“连香港的总公司一共三间？”“跟随社会发达，保险业大有可为。意下如何？”“替你打理保险公司。”“我的保险公司一定要交由太太管理的。”“好，我考虑……一年半载。”“你耍我……”可能马立德的出现吓退了史柏高，自那晚之后，史柏高没有出现。

也可能史夫人知道儿子闹自杀，把儿子看管着。

甜甜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

合约所限，甜甜还不可以出外找事做，便趁此机会和马立德游山玩水。

双方感情更一日千里。

“甜甜，你会不会打牌？”马太太翻开甜甜的牌，“你叫牌叫五万，自摸五万不糊牌，打出来干什么？”“我一时漏了眼，以为打的是三万呢！”甜甜笑嘻嘻。

“她走漏眼好几次啦，三只一筒也拆开打。”“甜甜面精心懵。”坐在甜甜后面的马立德，揽住甜甜的肩膊摇着，“她是出了名的小迷糊。”“你才心懵！甜甜是故意放牌给我赢。”甜甜转头和马立德对望一眼。

“马伯母，你四圈没糊牌了，怕你没兴趣，而且，不能老让你输。”“愿赌服输呀！打牌只不过是耍乐，赢了开心，输了也不用埋怨。若老要赢钱，谁跟你玩？你是长辈，人家让你，但是心里不服气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”“妈妈，你好像想不通。”“不想通不行，老摆长辈架子，不合潮流，增加两代的距离，这叫代沟吧！有代沟就不好，最好呢！大家像朋友一样相处，坦坦白白、老老实实。立德说，虚伪就没意思。”甜甜拉住马立德塔住她肩上的手：“不过做小辈的，无论如何应该尊重长辈。我以前态度也不好，总认为，你是我男朋友的妈妈又怎样？为什么我要受你的气？其实，老人家嘛！要的也只不过是晚辈的尊重。”“你可不要像他们一样，设个陷阱让我跳进去。”“怎会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好像史夫人疼她儿子一样。”“我又不是你女儿。”“你是我的大女儿。小女儿呢，就得靠你合作。”“你讨我便宜。”甜甜追打他。

他反过来捉她，捏她的脸，亲她：“我讨便宜来啦！”两个人扭在一起。

马立德本来和甜甜约好，接她一起去吃午饭。

但时间到人没来。

甜甜正奇怪，两人早已改掉迟到陋习。

这时候，电话来了：“甜甜，我正在乘车去机场。”“你别玩了，约好我去吃饭，忘记了吗？我穿好衣服等你，快来。”“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，让我失一次约，你会支持我不会怪我的，是不是？”“你说什么？又肉麻又怪，快坦白招供，从轻发落。”“我现在乘车到机场，搭飞机回大陆。我告诉所有公司，我回大陆看厂，事实上，我们正在大陆建厂。”“原来要公干，为什么

去得那么匆忙？”若是从前，她一定和立德吵，现在已经懂得体谅对方，她自己也试过为工作忙得六亲不认。

“我买了回大陆的飞机票，我也会去办 CHECKIN，李，但一进了禁区，我会转乘飞机去英国。”“你到底去哪儿？诡秘又曲折，兜兜转转干什么？”“避开史家耳目，怕他们知道我去英国。”“你表弟有好消息？”“是好消息，但是不知道能否成功，我去作最后冲刺。打令，你到底明白不明白？”“你不说，我怎会知道？总之，我信任你就是。”“支持我吗？”“支持，你要我做些什么？”“跟任何人都说我回大陆去，甚至我妈妈、二姐。”“你对我最坦白了。”“知道就好，我一有空就给你电话，但若情况不许可，赶不及打电话你不要生气。”“别把我说得那么小家子。”“没事少出去，等我回来。”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圣诞树的闪灯还没有挂上。”“希望赶得及和你过圣诞。安莉早应该回来了，闪灯请她和莲达代挂，那天天使就等我回来，好不好？”“好的，我等你。”“我要下车了，甜甜，我爱你。”立德透过电话吻她。

“我想念你，保重。”甜甜回吻他。虽然知道他关上电话下车，甜甜仍然舍不得把她的电话放下。

立德的表弟到底查到些什么？史柏高曾经进入精神病院？他被人抛弃、失过恋？他曾在英国犯法？别胡思乱想了，等立德回来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马立德说过，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她好。

倒是汪安莉，她一而再的拖延了归期。

她说工作不甚顺利，她是高达派去的，会不会和史家……又朝思乱想了。

圣诞前夕。

甜甜终于把马立德的温暖牌羊毛外套编织好了。

她把外套摊开着：“哗！款式好，花纹好，颜色配搭高雅鲜明，手工也很好嘛！”可以送给马立德做圣诞礼物。

他一定很开心。

第一，他早说过甜甜不可能在圣诞前完工。

第二，这是甜甜送给立德第一份用钱买不到的礼物。

她把早已准备好的盒子拿出来，用礼物纸、丝带、花球包装成美丽的圣诞礼物，放在圣诞树下。

汪安莉还没有回来，甜甜便和莲达合力把闪灯挂上圣诞树。

那天天使仍等马立德回来。

闲着无聊，和莲达商量布置一下房子。

家庭里的事她从未过问。在美国，忙念书，回家就只是睡觉，吃牛扒、蛋糕。

来香港，生活就更多姿多彩，又事业又拍拖，特别是事业，一心想爬上副总经理的位置，见客多过见男朋友，根本没时间理会家里的事。

反正又有莲达。

她好像从未做过一天真真正正的女人。

就算嫁个有钱丈夫，婢仆如云，但，如何做个好的女主人，领导下人，其实并非易事。

今天就来个实习，看看可否做个女主人。

“小姐，好漂亮。”“唔！果然不错。”甜甜双手交抱胸前，左看右看，很意自己努力的成果。

一看表，五点三十分。

昨晚立德来过电话，没肯定今天是否能赶得及回来。

因此，甜甜不敢去订座。

今天立德的电话没有到，不过，就算他今天赶回来，他们也不能到外面吃饭庆祝。

圣诞前夕大日子，到处都爆满。

晚餐倒不如就在家里吃，他今晚回来也好，明天早上回来亦可，反正家里不受时间限制。

好吧！今天就下厨弄几个拿手好菜。

她聪明，学什么都容易上手。她在母亲那儿偷师，煎牛扒、海鲜汤、夏威夷果仁蛋糕，嘿！很有水准的。

她列好一条单子给莲达去买材料，准备合力弄个温馨家庭圣诞餐。

莲达出门，她把门关好，就走到厨房去，动手做圣诞曲奇饼。

天色渐暗，这时候，有人按门铃。甜甜一阵心花怒放：立德回来了。

马上洗手，把大厅的灯都开了。浪漫点呀！女主人！于是，她亮了圣诞树的闪灯，正要关大灯开门时，突然心念一动，不对呀！立德有钥匙的，他赶得及回来还不给甜甜一个惊喜，静静开了门，进来唬她？无论如何，经过上次事件，万事小心为上，先在电眼处看看。

竟然是莲达那喜怒不形于色的懵样，她又忘记带钥匙了。

“莲达，你这大头虾。”她一边开门一边说着，门一开，莲达突然向她冲过来：“SORRYMADAM.....”她身后马上出现了穿白色晚礼服的史柏高。

“喂！你.....”甜甜打退步，正想喊救命，就看见史柏高手上有柄刀。

他一面关上门，一面对莲达说：“进去，不准出来。”莲达无奈地望住主人。

甜甜看看史柏高手上的刀，她向莲达点头示意。

莲达进去，史柏高就扑通跪在甜甜脚下：“甜甜，嫁给我。”“我说过许多次了，我根本不爱你，我不会嫁给你，你不要又做傻事。”“你不爱我没关系，我爱你，对你好，把你当女皇就行了。”他痛苦哀嚎，“这些日子我想清楚了，失去你，我不想活，我宁愿死，死倒痛快。”“柏高，你心理有病，应该去看看医生。”“好，你答应嫁给我，我什么都依你，看医生什么的，都由你。”“那是不可能的。”“我也知道你不会关心我，你偏心，爱马立德.....”史柏高放声呜呜大哭，“我早知道不是他对手，死了也甘心.....”甜甜从未见过一个大男人哭得这么厉害，于心不忍：“别这样，快起来。”甜甜伸手扶他，他马上把她的手捉紧不放。

“嫁给我！甜甜。”“不可以，放手.....”房间的电话铃响，莲达走出来：“小姐，马先生的电话。”“回去！回工人房去关住自己，快！”史柏高挥挥刀，莲达吓得飞奔进去。

“你放开我。”“答应嫁给我，”史柏高收起凶相，很温柔地看着她，“我给你考虑十分钟，好吗？”“你把我的手弄得很痛。”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他不断吻甜甜的手，并且一直吻下去。

“快停手，停口.....你令我作呕。”甜甜既惊又厌恶，不断挣扎。

甜甜越挣扎，史柏高的酒涡越深，他似乎很开心，很兴奋。

两个人纠缠不清。

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“答应嫁给我，今天就要嫁给我，明天马立德回来，

你就会变心。”史柏高香她的脸，“现在嫁给我，现在，嘎……”他的手往甜甜身上乱抓乱摸，甜甜实在忍受不住，狠狠咬了他一口。

这一次，他没有道歉也没有罢休，他抱起甜甜直走向睡房，把甜甜往床上一抛。

甜甜翻身想溜，史柏高用刀指住她：“宝贝，刀很锋利。”他带刀来不是自己割脉的吗？原来用来控制甜甜。

甜甜先是一惊，随即，她一咬牙说：“你杀了我吧。”“你拒绝我太多，我不能忍受，我真会杀了你。”“我宁愿死都不会被你污辱，杀吧。”“你玩弄我的爱情，你伤害我的感情，你这坏女人……我今天一定要你顺我。”他全身发抖，突然目露凶光，爬上床跪在甜甜身边，伸手把西裤的裤链一拉……甜甜看着，心胆俱裂，吓得晕了过去。史柏高哈哈笑的扑倒在她身上，他身体一压下，甜甜醒了，马上用尽一切方法，咬、打、踢……保全自己的贞操。

史柏高判若两人，平时文弱有礼，如今孔武有力，而且力大如牛。

“救命，莲达救我……”忠心的莲达冲进来，又打又咬又扯，弄得史柏高火了，两手握着她推她到墙角。

甜甜几乎已滚下床，史柏高抓住她的腿把她抱回床上，并且整个人压在她身上。

甜甜泪如泉涌，虽然力抗，但已筋疲力竭，心想，这次完蛋了。

她闭上眼睛……突然身体轻了，侵犯她的手失踪了，她睁开眼睛，看见马立德揪起他，一拳打向他头上，他跟踉跄进两个人当中。

“立德，救我，救我……”“别怕，我回来了。唔，别怕，甜心别怕。”马立德走到床边，一面抱紧她、一面替她拉好衣服。可怜的甜甜面青唇白，全身打颤。

“他疯的，他有病的……所以，我特地去英国，把他的主治医生——岳图医生和他的两个助手请回来。”“他由精神病院逃走出来？”“不是，他已经康复了。”“但你看他……”这时的史柏高张牙舞爪，面目狰狞，根本不似人形，像只豺狼。

“三年前他在英国追求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，最初感情不错，他得到外祖父的帮助，又下了不少功夫，但结婚前夕，那位女孩子要取消婚约，他要强奸那位小姐，像刚才对你一样，幸而被他父兄及时阻止，他就发疯，他外祖父把他送进医院……安莉，帮忙开门好不好？”“安莉也回来了？”“我叫她回来的……”“柏高……”史夫人看见史柏高的狼狈相，吓了一跳：“谁把我儿子弄呆了……”“史夫人不知道的吗？”甜甜悄声问。

“她并不知道儿子进过医院，我在机场通知她到来，她都不相信。史柏高的外祖父怕女儿伤心，瞒着。”史夫人和岳图医生交谈，眼泪直流。

“她好可怜。”“其实，一切事情都是史柏高安排，他没发病时很有计谋，尤其是追女孩子，史夫人像他外公一样，因深爱他而替他执行计划。”“他以前的女朋友？”“好像仍在英国，表弟说她已经嫁了人并且怀着孩子。”“史柏高不找她麻烦吗？”“岳图医生说他的病例不多见，他复原后已忘记前恋人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。”史夫人和医生交谈完毕，岳图医生为史柏高打了一支药针，史柏高逐渐静止，眼神呆滞。史夫人凄然带着儿子，准备离去。

“安娣。”甜甜跳下床，追上去，立德马上趋前护着，“你们准备把史柏高怎样？”“先送他入院，尽快送他回英国医治。”“他会完全康复吗？”史夫人抹泪摇头：“除非他永远不再恋爱，但这似乎不可能，他是那么渴望得

到爱情。你放心，医生说的，他不会再记得你。”“对不起，安娣，我不该轻率和他订婚，又放弃他。我内疚。”史夫人忍泪拍拍她的脸：“我儿子好眼光，他喜欢的女孩子都是聪明、年轻貌美又心肠好。祝福你。”“安娣，珍重。”史夫人抱着爱心，怀着希望，把儿子带走。

汪安莉联同莲达先去马家，原来马家今晚有个烟花舞会。

甜甜经过马立德一番抚慰，心情已经平复，回房更衣。

马立德在厅中等候，替圣诞树再整理一番。

经过梳洗沐港后的李甜甜，名花复艳，萍一件露背宝石蓝晚礼服，每边肩膀各用五条金色水钻带子吊着，带子绕到背后交叉，成了许多钻石格子。

马立德上前迎接，握着她两只手，轻轻在她面颊上一吻：“甜甜你好漂亮。”“谢谢。”她温柔地抚抚他的脸，“你从来没有当面称赞过我漂亮。”“每一件事情都有第一次，对自己心爱的人不是多挑剔，而是多欣赏。”“史柏高已经做到了，为什么我仍然不爱他？”甜甜说着，头又垂下去。”“因为你心有所属，而且爱情专一。”“你不认为史柏高弄成这样子，是我一手造成的？我该不该受到惩罚？”“史柏高带给你长久的恐惧和伤害，已经是一种惩罚。而史柏高的事你也不用太自疚，因为他遇不上你，总会遇上别人，他有病的。”

“玩火的人，总是第一个烧伤自己。”“是的。”“史柏高其实是个好人，他会找到一个真心爱他的人，不离不弃。”“希望在人间，下一个。”马立德托起她的下巴，“你答应过忘记过去的一切，重新做人。你不听话……”“你就不再疼我了？是不是？”“不疼你疼谁？但要打个五折，要不要？”“不要。”她摇一摇头。

“那，快给我笑一个。”马立德呵她。

甜甜含笑倒进马立德怀里：“你终于把大天使放到圣诞树顶。”“嗯！她正在引领我们走向一条光明、幸福的道路。”火树银花下，照出了一双璧人。

